

# 攀枝花文学季

(双月刊)

2022 NO.6 (总第359期)

2022. 6

桃上花街谢文峰  
楼上李仁学利平  
找缸之李王太生  
十步之许国横  
梅村如恨舟自海  
雪花来寄美王梅意  
静下如的美王梅意  
乐府中来中的梅意

象于素香



攀枝花文学季

二〇二二年六月



翰墨写成盛事，大美写花城，“一门风雅”第二届李良胜师生书画展在市文艺创作中心金江展厅开展。以中青年为主的十五位艺术家、九十余幅含国画、油画、岩彩画、综合材料在内的艺术佳作，体现了优美的意境拓展和笔墨图示，包含了对时代精神和本土文化的守望，本刊遴选部分佳作，以共诸同赏。



▲ 《山音》 纸本 160×90cm/ 阳锦

## 卷首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生活是如此火热，时代是如此伟大，讲好中国故事，是作家的责任和使命。与时代同行，抒人民心声，它昭示当代的写作者们当突破自我的局限，与更广大的人民同理共情，去获得持续的写作资源和写作动力，创作出新时代气象万千、富于广度和深度的优秀作品。

本土作家谢文峰与煤矿结缘，煤矿生活让他积累了大量鲜活的素材，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动力。本期刊发的短篇小说《桃花街》，以矿区生活为背影展示开叙事，桃花女子的传说连缀起多位矿场女工的命运，有对凡人众生相的描摹，也有慨叹、叩问与沉思。王文涛小说《二姨的饭馆》、陈利平小说《楼上楼下》、李仁学小说《找缸》，世相小说的动静遍布字里行间，细节构成故事的河流，承载着时世演进和心灵寄望。

本期散文缭绕着思辨意蕴，宽悯演绎出清越，从知识、智慧的一面读取，天道和人心的呼吸从头至尾贯串。密实的文字中，人与世间万物相互渗透又各有层面，盛着不绝的天问。本期诗歌活现那些苍莽的生命，强悍与微茫是据守和流落其中的人。

# 攀枝花文学

2022年第6期

(总第359期)

## 编辑委员会

顾 问：阿 来

主 任：赖小红

副 主 任：李吉顺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成东 吕文秀 沙 马

宋晓达 李吉顺 周 强

徐肇焕 黄 薇 普光泉

赖小红

## 编 辑 部

主 编：周 强

副 主 编：黄 薇 徐肇焕

执行主编：黄 薇

编 辑：黄 薇 徐肇焕 沙梦成

管夏平

# 目 录

## Contents

### 卷 首 语

#### 特别推荐

桃花街（短篇小说）	谢文峰	04
创作谈：揭开现实的伤疤	谢文峰	13
编辑札记：理想与现实之间	沙梦成	14

### 小说看台

二姨的饭馆（短篇小说）	王文涛	15
楼上楼下（短篇小说）	陈利平	22
找缸（短篇小说）	李仁学	28
小小说二题	杨志艳	37

### 散文天地

十步之泽	王太生	41
梅村之恨	许国华	47
观自在	徐玉向	52
遥望一座山	赖柯羽	57

### 诗歌展台

· 诗人频道 ·		
雪花如寄（组诗）	舟自横	59
静下来的美（短诗14首）	王海云	61
速写与速记（组诗）	木 易	63
胡中华的诗	胡中华	65
· 诗海拾贝 ·		
有风掠过旷野	李 冰	67



## P15 二姨的饭馆

光阴的补丁(组诗)	楚天舒	68
以一棵树的名字命名一座城(外一首)	王振策	70
攀枝花,花团簇拥的城市	张文冀	71

## 镜与灯

乐府诗中的“梅”意象	于素香	72
------------	-----	----

## 刊授学堂

梅绽深山(微小说)	陈麒名	77
星空露营地真是个好地方啊(散文)	马语含	78
青春(诗歌)	张敦奎	78
觅(诗歌)	乔镜伊	79

## 古韵新声

### 词三首

卜算子·书山	邓明莉	80
临江仙·旧友登山	张牛生	80
满江红·神墨碑林	方克逸	80

封面设计:朱建荣  
刊头题字:何应辉



## 投稿邮箱

小说: Pzhwx\_xiaoshuo@163.com

诗歌: 972797343@qq.com

散文邮箱: pzhwx\_sanwen@163.com

评论: pzhwx\_jingyudeng@163.com

刊授学堂: kanshouxuetang@sina.com

旧体诗词: pzhwx\_shici@163.com

## XIE WENFENG

〔作者简介〕：谢文峰，一九七〇年生于四川西充，四川省作协会员、中国煤矿作协会员，在《阳光》《星星》《诗刊》《当代作家》《西南作家》《班组天地》《巴蜀史志》《中国煤炭报》《中国应急管理报》《中国作家网》等刊物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著有诗集《阳光里的歌声》，现供职于华荣能源大宝顶煤矿。

诗观：写诗、做人，铁水一般沸腾。



“仁和小说改稿”选载

### 桃花街(短篇小说)

谢文峰

—

桃花街是桃花矿山一条不大不小的街道。说是桃花街，其实连一株桃树都没有，街道两边倒是有几株歪脖子树。它们歪歪扭扭，稀稀拉拉地立在街道两旁，在阳光下显得疲惫不堪。街道上人群穿梭、热闹非凡，那些小百货摊、小吃摊、水果摊传来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桃花街的各式店子里，品茶的、打牌的、吃饭猜拳的无所不有。来玩耍的人大都是桃花矿山的小煤窑职工，他们每逢“一”的日子，比如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或者月大的时候有三十一日，便喜欢到桃花街上来溜达。

桃花街有一个传说，相传一位秀才上京赶考，怕考不中，无意间来到桃花矿山。夜晚，秀才的梦里飘进一位面如桃花的女子，用盘子端来两个鲜艳硕大的桃子。女子见秀才秀气，便挑逗说：“秀才先生，请吃仙桃。”秀才不敢相信，便用手挡住盘子。女子见秀才推诿，细声细语地说：“秀才先生，你吃了我的仙桃，我保你中状元。”女子的声音缠缠绵绵甜如蜜。女子边说边拉着秀才的手一起入寝休息，秀才被浓烈的香粉味包围得如痴如醉。他津津有味地吃着桃子，吃着吃着，两个桃子突然就变成女子的奶子了。秀才心想：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份，竟然撞上桃花运了。秀才醒后，喜笑颜开收拾东西，赴京赶考果中状元。秀才考中状元后为了感谢这位桃花女子，就差人修缮了此条

街道，并且命名：桃花街。

那时，农活忙完之后，一个个青壮年便出去打工，冲着桃花仙女，大伙儿都愿意到桃花矿山去挣钱。他们主要从事井下小煤窑的开采业务，干这项工作，仅凭劳力就行，虽十分危险但很挣钱，一年下来，能挣十几万，可以添补家用，心里自然高兴呢。

当初，牛建业来桃花矿山，心里自然乐滋滋的，听到小煤窑职工闲谈，说一个月下来能挣村里全年收入的两倍多。牛建业越想越兴奋，可是，小煤窑的矿井矮小、狭窄，牛建业个头大，又壮实，干起活儿来实在施展不开。牛建业来回走路都得躬背弯腰，更不说挖煤以及利用手推车把煤推出来了。几天下来，牛建业推着手推车，不是撞在煤邦上就是撞在木柱上，煤车推得跟舞龙一般，摆过来甩过去的，弄得整个巷道一溜儿的煤灰。牛建业浑身上下不是擦伤就是划出口子，一滴一滴的血往下掉，好不容易把车推到井口，抬头一看，煤早已不知所踪，只剩一个空荡荡的车。牛建业心想，挖煤的活儿是干不了了。有人给他支招说：“如果挖煤的活儿干不了，可以收煤炭。”这话一出，倒是提醒了牛建业，他弄来一辆三轮车，收购那些挖来的私煤。久而久之，牛建业的生意就做大做强起来，从三轮车到小货车，从小货车到解放牌大卡车，后来又成立汽车公司，专门收购和运输私煤。再后来，牛建业又购入桃花街的商铺，每年收入几百万，让街坊邻里好生羡慕，都竖起大拇指说：“牛建业，真牛！”

在桃花矿山，能挣钱的活儿似乎都有牛建业的身影。

## 二

那年，单菊花在桃花街开了一家理发、美容、按摩一条龙服务的店子。单菊花长得美，每每逢“一”的日子，小煤窑的职工

们，都喜欢到单菊花的店子来找她做按摩。

街面人多，事情也多，坑蒙拐骗偷、打架斗殴的事情时有发生。

不知怎的，一来二往，牛建业与单菊花两人竟然好上了。后来，还偷偷地生下个“支帐篷”的娃子，小名俗称：牛二狗。

牛二狗名叫牛来志，在桃花街上，有人叫他牛来志的时候，故意把名字叫成牛癞子，牛二狗气得没办法，就一边用脚使劲踹着歪脖子树，一边骂道：“他奶奶的，他奶奶的……”由于牛二狗的父亲“走”得早，单菊花便时常以不在家的理由搪塞牛二狗。牛二狗每次跟单菊花提起他爸爸去哪儿了、问他爸爸是谁的时候。单菊花总是说：“你爸爸到工地干活儿去了。”牛二狗始终不相信，因为每次问她时，单菊花都是这样回答。

牛二狗去学校读书报名，户籍簿上没有他的名字，没有一个确切的身份。大伙儿就说他是个“野种”，同学们都欺负他，说：“牛癞子，你这个龟儿子，你妈是个婊子，偷了野汉子，生下你这个野种，你还赖着不走了。”

“我爸爸是老板，我有爸，不是野种。”牛二狗辩解道。

“那你爸爸怎么不来接你？”

“他工作忙，没有时间！”

“放你妈的屁！你就是个野种！打他……”

同学们一哄而上，将牛二狗挤在中间，牛二狗动弹不得。大小拳头如雨点一般，就落在了牛二狗身上。牛二狗委屈极了，哭着跑回家，单菊花问他：“怎么回事？”牛二狗就是不说。

单菊花气急了眼，找来一根树条子，眼看树条子就要落在牛二狗身上。突然，牛二狗大叫了起来，说：“同学们在学校里打我。”

“为什么打你？”

“他们说，我是个野种，没有爸爸……”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单菊花举起树条子的手，划了一条弧线，最后定格在半空中，她傻傻地望着牛二狗，没

有声响，好像时光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好半天，单菊花一下子抱起牛二狗“哇哇”地哭个不停……

打那以后，牛二狗有了思想包袱，也没心思读书，成天就与街面上的混混们混在一起，嘴上还叼着烟，经常喝醉了在街道上打人骂人。

### 三

牛建业风流倜傥，又因自己老婆不在身边，想亲热一下都亲热不成。他见单菊花店子里的美女多起来，就时不时地上门光顾。单菊花招揽客人有自己的一套，她用食指弯成一个勾，紧挨着眼睛下面的脸庞，一勾一勾的，就引来了客人。

在牛建业的心里，单菊花风韵犹存，那股风骚劲儿如同一团火，在胸中燃烧。他朝思暮想、坐卧不安，满脑子都是单菊花的身影。那甜死个人的笑容，那妩媚性感的身材，特别是那涂满口红的嘴一个劲地喊：“牛哥、牛哥”的，那声音像灌了蜜似的，让牛建业整夜整夜睡不着。

那天，天空下着蒙蒙小雨，牛建业来到单菊花的店子前。单菊花见牛建业到来，热情地招呼着：“牛哥，进来坐嘛。”一边说着一边将牛建业连拉带拽地拖了进去。牛建业闻着单菊花身上的香水味，不禁心旷神怡，他躺在按摩床上，微微闭着眼。单菊花那温柔的身子就贴了上去，只感觉两个奶子抵在胸前，肉麻麻、痒酥酥的，一双玉手在牛建业的胸前抚摸着。牛建业心里的潮水骤然间澎湃起伏，感受到一股热流从心里涌出，他一下子把单菊花揽在胸前，紧紧地抱着不放。

窗外的雨越来越大，透过窗帘望去，雨噼里啪啦打在窗台上。外边虽然凉爽，但屋里的故事就升温了，在别人眼里，孤男寡女在一起，无疑是干柴烈火，牛建业与单菊花

两堆干柴，在按摩室里熊熊燃烧着。后来，就有人传出牛建业与单菊花偷情的事来。

单菊花对牛建业动了真情。

可是，好景不长。牛建业是有老婆的，他老婆小芳打来电话说，她最近要来桃花街看看。小芳只知道牛建业在桃花矿山承包了工程，压根儿就不知道牛建业还购买了整幢楼的商铺。小芳要来桃花街，只要她一来，所有事情不全都暴露了吗？牛建业陷入沉思和痛苦之中，小芳贤惠温婉、知书达理，对牛建业体贴关怀，女儿乖巧懂事、聪明漂亮……牛建业想着，又感到了家庭的温暖。牛建业常常陷入这种矛盾和纠结之中，一边是小芳的温柔体贴，一边是单菊花的娇艳妩媚。牛建业每每与单菊花交往过后，又感到提心吊胆，怕事情败露，随时感觉小芳就在他身边似的。牛建业想着，如坐针毡、左右为难。

其实，单菊花讨好牛建业是看中他在桃花街上的商铺，没想到，这种你情我愿的事情竟然发展成恋人关系，而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每每早晨起床和晚上睡觉，两人都要用手机发一些暧昧的短信，亲爱的，你起床了吗？睡觉了吗？在干什么呀？想没想我呀？等等酸溜溜的语言，把牙齿都要酸掉似的。

从那天起，单菊花和牛建业彻底陷入了情感的漩涡，两人像膏药一样，几乎天天黏在一起。有时，牛建业与单菊花一阵激情之后，会觉得她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麻烦、一个包袱、一个让自己家庭破灭的导火索。由于牛建业的妻子小芳要来桃花矿山，这段时间，他不想再与单菊花交往了，可是又甩不开、丢不掉，同时又怕小芳一来，看出他在外面有女人而伤心，他不想失去自己的老婆和女儿，他在她们的心中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他不想家庭分散，不想让老婆和女儿瞧不起自己。

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单菊花和牛建业天天黏在一块，已经怀上了牛建业的“宝贝儿”了……牛建业知道后，叫单菊花把孩子打掉，然后再给她一笔钱，让她远走高飞，这样



就没有人破坏他自己的家庭了。单菊花也想拿到一笔钱，远走高飞，但她在孕检的时候，医生告诉她，你怀的这个孩子，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如果打掉的话，以后可能没有孕育机会了。单菊花这才死活不依，偏要生下孩子。这下可惹怒了牛建业，他冲进单菊花的店子，气势汹汹地叫单菊花滚出去，不许在这儿开店了。边说边把单菊花店子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扔了出去，地上也碎了一地的玻璃碴子。围观的人多起来，都在看牛建业的笑话。单菊花没有吱声，也没有去理会，好像跟个没事人一样，任凭牛建业在屋里发疯。牛建业折腾累了，就坐在店子门口喘着粗气。单菊花走过去拉了牛建业一把，示意叫他起来。单菊花说：“牛哥，我不会破坏你家庭的，你不要撵我走……”单菊花眼睛里闪着泪花：“只要你让我把孩子生下来，我做你的情人好不好？”说完含着泪花跑进里屋去了。

#### 四

牛建业的妻子小芳要来桃花矿山的事，被牛建业挡了回去。他说他在桃花矿山的工程就要结项，又承包了B市的一个工程，这几天就要迁入B市，叫她先暂时不要来，不然搬迁过程中没有人照顾她。小芳自然很听话，很快就应下来，她从来都是听牛建业的，这是牛建业最高兴和最满意的一点。

由于牛建业的生意越做越大，承包了B市的工程。但在桃花街上的商铺就无人打理了，牛建业就把商铺交给单菊花，毕竟，单菊花还怀着自己的亲骨肉呢？他想起单菊花那苦苦的哀求，想着单菊花那伤心的样子，心里突然对单菊花产生了同情，产生了爱慕。

牛建业临走的时候，单菊花大摆宴席，请了好多朋友吃饭喝酒，唱卡拉OK，一直折腾到深夜。牛建业喝得东倒西歪，单菊花

送他回去后，还“恩爱”了一把。牛建业家里有老婆、外边有“小三”，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外人都不知道牛建业在农村老家娶了老婆的事，都觉得牛建业和单菊花是很般配的一对。可实际上，牛建业就是那地地道道的陈世美。单菊花又心甘情愿地当“小三”。

一到年末岁初或节日假期，牛建业时不时回老家探亲，后又到桃花街单菊花那儿潇洒，形成了老婆、情人和工地之间三点运转的局面。在单菊花生产时，牛建业回来了。单菊花躺在医院的床上，喜笑颜开地望着牛建业说：“给孩子取个名字吧。”牛建业抓了抓脑壳，沉思片刻说：“就叫牛来志吧。”寓意将来继承自己的志向。单菊花说：“好、好！这名字好！”单菊花看着牛建业又黑又消瘦的身影，忍不住地说：“累了就休息，注意身体呀！”牛建业抱起孩子，高兴地说：“儿子，等长大了老爸教你做生意、挣大钱……”说着亲了又亲牛来志，可能是胡子扎疼了孩子，牛来志就“哇哇”地哭了起来。单菊花便坐起，伸手去抱孩子：“来！儿子，到妈妈这儿来。”牛建业把孩子交给单菊花，说：“我工地上忙得很，要回工地去了。等过些日子再回来看你们。”临走时，牛建业与单菊花情依依切切。牛建业说：“我会回来的，你等着我，好好地把儿子带好哟。”说完，转身出了门，一溜烟儿消失在门外的阳光里。

可是，单菊花这一等就是一辈子，牛建业再也回不来了……

那晚，单菊花眼皮跳得厉害，一个劲儿地像抽筋似的。据老人讲，要贴一张小红纸在眼皮上，眼皮就不会跳动了。可单菊花贴了好几张，眼皮还是跳得厉害，单菊花没有办法，就烧香求菩萨保佑……那晚，狂风暴雨，大地风尘吸张，天空吞云吐雾，道道闪电开天辟地，大地在风中摇曳着，雨水瓢泼一般……牛建业担心工地上会受灾，便去工地查看，不料，被风吹倒了架管，一下子坍塌下来，正好砸在牛建业身上。第二天工人们出工后才发现牛建业，

那身体早已僵硬。消息传到单菊花耳朵里，单菊花就伤心起来，整个人散了架，失去了筋骨似的。恍惚中，单菊花使劲儿地摇着头，好让自己立刻坚强起来。她定了定神，然后急忙收拾东西赶去B市。到工地时，单菊花见到了小芳和她的女儿。因小芳伤心过度，没有在乎单菊花的存在。单菊花送了一些钱给小芳，头也没回就走了。单菊花在心里头说：“牛建业呀，你说话不算数，说好的要回来，你怎么这样就走了，孩子还这么小，叫我们母子咋个过呀？”单菊花眼里挤满了泪水，只有把委屈往肚里咽。

## 五

牛建业“走”后，桃花街的商铺就由单菊花打理了。单菊花意外得到商场大楼，心里自然高兴，可念及牛建业的好时，心里自然又很难过。自从单菊花有了牛来志，就再没有干理发按摩的活儿。她不能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这段经历。单菊花顺理成章成为商场的老板娘。她心里一阵阵惊喜，但又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她觉得自己除了钱，就剩下把儿子好好养大成人的希望。

由于牛来志是个“独苗”，又是个带“把”的，单菊花很是迁就和放纵牛来志，如此一来就把牛来志给宠坏了。那时，电视里正在播放电视剧《小兵张嘎》，牛来志就学着汉奸的样子悄悄地进到店来，用大拇指和食指叉开，比成手枪的样子，举着“枪”对准店里人喊道：“不许动！不许动！”然后就从嘴里传出“叭叭叭”的枪声。租客们见牛来志十分调皮，便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二狗子！”这“二狗子”的绰号落到牛来志的头上是最恰当不过、名副其实的了。有时，牛来志路过别人的店面时，总要用手去敲打或推几下店里的东西，单菊花见状，一个劲儿地拉着牛来志的手，可拉住了手，脚又踢出去了。只听得店里丁丁当当、噼里啪啦

的声音，牛来志才会“哈哈”地大笑而去。远远地，大伙儿一见二狗子来了，便提高嗓门儿大声喊道：“二狗子来啦，‘鬼子’扫荡了。”牛来志听后，一边冲了过来，一边“哈哈”地笑弯了腰，不时还手舞足蹈地做着鬼脸，天真调皮的样子，成了店子里老板们口中的笑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牛二狗开始上小学，经常欺骗单菊花，说：“学校要缴学习资料费，要缴补课费，要缴野炊的费。”单菊花信以为真，就一五一十地把钱交给了牛二狗。每次骗完钱后，牛二狗都与那些狐朋狗友在桃花街上挥霍一空。在学校里，牛二狗时常弄些小虫子放在同学的书包里，吓得同学们跑去老师那儿告状，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牛二狗是个坏孩子，我们不跟他玩！”牛二狗还会伙同其他调皮的同同学，在学校里收取保护费，今天叫这个同学拿钱，明天叫那个同学拿钱，不然的话，就用拳头解决问题。校长和老师觉得这个学生太调皮，一提到牛来志的名字都直摇头叹气。

牛二狗进入中学时，好的没学到，坏习惯倒学了很多，开始抽烟、喝酒、打牌，成天坐在桃花街的茶馆里，只要见到有长得“亮”一点的女子经过，牛二狗就故意打口哨、起哄挑逗，说：“美女，过来耍一耍，看看哥哥帅不帅，你想死哥哥了。”牛二狗经常与社会上的混混儿吃饭喝酒，喝醉了便要酒疯，在街上打架斗殴。那些混混儿成天与牛二狗在街道上转来转去、惹是生非。校长和老师多次找到单菊花说：“牛来志没有来上学，成绩差得很，要好好管教。”可单菊花哪里管得了，十五、六岁的孩子，个头已是一米七八，长得五大三粗。要是单菊花多唠叨几句，牛来志一来气就跑出去，一连几天不回家，在外面肆无忌惮地鬼混。

后来，牛二狗就很少去学校上课了。

牛二狗在桃花街上成了真正的祸害，成天与那些混混儿在街上晃来晃去。一次，单菊花在一个破旧的巷子里找到牛二狗。那是一个“小姐”们做皮肉生意的巷子。单菊花走进巷子，东瞅瞅、西瞧瞧，仔细搜查询问，最后在

一间粗糙的砖房屋里发现了牛二狗。单菊花进屋子里去,看到里面的墙壁上贴满了电影女明星的画像。她们或搔首弄姿,或袒胸露乳。屋子摆设很简单,就摆着一张床和一个大木箱子。床上很零乱,一个女人半遮半掩地将被子盖在身上。牛二狗下床,穿着裤衩蹲在地上,将烟盒的锡箔纸平放在木箱上,用手铺平之后,拿出一些“面粉”放在上面,用打火机一点,那“面粉”便化作一道烟。牛二狗趁着这团烟冒出来的当儿,用嘴一下子把烟都吸进了嘴里。牛二狗吸完“面粉”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感觉身体很轻松很兴奋,浑身有了劲儿。

此时,单菊花气愤至极,冲过去一把抓住牛二狗的锡箔纸和打火机,往地上狠狠摔了下去,随着“啪”的一声,打火机在屋里爆炸了,发出很响的声音。这下惹怒了躺在床上的“小姐”,她掀开被子腾地站起来,三点式的打扮就暴露在眼前,胸前挺得高高的两坨肉随着站起来的惯性一颤一颤的。“小姐”满脸愤怒,骂道:“你她妈的是谁呀?敢到老子这里来撒野!”说着,顺手拿起茶杯,将茶水一下子泼到单菊花的脸上。单菊花顿时火冒三丈,冲上去一个巴掌抽在“小姐”的脸上。“小姐”就呜呜地哭了起来,边哭边骂道:“牛二狗,你王八羔子不回家,钻了老子的被窝,还喊了家里的老婆娘来欺侮老子,你龟儿子有本事的话,就把这个老婆娘给老子弄出去!”说完,一下子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全身。

“自己都他妈的是个烂货,还来管老子?”牛二狗的声音在口腔里哼哼着,虽然声音很小,但单菊花还是清楚地听到了。

“你说什么?再给老子说一句!”单菊花勃然大怒。她随手夺来一把扫帚,举起便打。牛二狗眼疾手快,眼看扫帚就要打下来,拿了衣服裤子飞似地向屋子外边跑去。那扫帚便一下子打在木箱上,上面的东西四处开了花。茶杯也掉落下来,碎片散落了一

地。单菊花追出门去,伤心地喊道:“儿啊、儿啊,你要到哪里去呀?”声音里夹着沙粒。单菊花来到屋外,牛二狗的身影早已无影无踪,只有自个儿蹲在地上连骂带哭地喊道:“牛建业呀牛建业!我们这是造的什么孽呀?”说完,哇哇地嚎啕大哭起来……

看来,单菊花确实是把牛二狗惯坏了!

单菊花无奈,带着伤心离开了巷子。单菊花一离开,牛二狗又回到“小姐”的出租屋里。日子一天天过去,牛二狗包包里的“子弹”随之渐渐花光。先前,牛二狗的钱都是从单菊花的保险柜里偷出来的。后来,单菊花发现钱少了,便在保险柜上加了两把锁。牛二狗束手无策,只有望柜兴叹的份。

## 六

单菊花回到屋子,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坐在凳子上,长一声、短一声地叹着气:“唉——这该死的东西!真是气死人了。”在邻居们的劝说下,单菊花慢慢地恢复了平静。日子久了,单菊花也气消了,但她却爱上了打麻将,每天下午都要和商铺的老板们打麻将牌。刚开始打牌,单菊花还不会,几天后就很熟悉了。她们打牌时总是要说一些夹枪带棒的话:“你打的牌,我碰,碰了就可以留‘根’了。”可对面打牌的传来话说:“你留个铲铲的‘根’,老子把‘根’都给你废球了!”大伙儿就挑逗起来,说:“你个老娘们儿,老子今天就看看,你怎么去废球他的‘根’,尽吹牛逼……”“我的‘根’是传种接代的,不能乱球废的。”“给老子的,你身体功能好,净射老子的牌。”“哈哈……”这样,单菊花每天在麻将中度过。她似乎忘记了牛二狗的存在。

在这桃花街上,牛二狗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传闻不时传进单菊花的耳朵里。单菊花说:“我就当没有这个儿子了。”单菊花说完照旧打她的麻将,但心里还是感觉一阵阵地痛。牛二狗在桃花街影响很坏,经常吓得那些女孩子不敢单独出门。就连那些年轻的父母,遇到小孩

子哭的时候，就吓唬着说：“二狗子来了，专门抓爱哭的小孩子。”那孩子顿时就会停止哭声。

牛二狗天天在外晃荡，兜里没有钱，为了活命，只好去找活儿干。他听说后山的小煤窑需要一个打更的，牛二狗便跑去了。井口有一个两米见方的草房子，是用四个木桩插入土地里，再用席棚子围起来搭建的，这就是打更的“岗亭”。一个小板凳放在屋子中央，是休息用的，旁边生了一堆火。那些上晚班的，每推出一车煤，都要在火堆旁点燃一支烟，边抽烟边聊天烤上一会儿，等烟抽完了才进去推第二车煤。到了深夜，风“呜呜”地吹进来，凉飕飕的，冻得牛二狗直跺脚，一直熬到了天亮。牛二狗守在井口，哪里吃得了这般苦，没过两天，连人影都见不到了。然而，牛二狗却打起了小煤窑铁道的主意，与那些混混儿们趁小煤窑休息时，将运煤的铁道全部给撬起来搬走，卖给废铁收购站换些钱，然后又去巷子找“小姐”吃“面粉”。

牛二狗染上了毒瘾，人变得憔悴不堪。他需要钱供他买“面粉”。牛二狗在街上“踩点”时，有人告诉他，有个叫大傻的在放高利贷。牛二狗就跟着那人找到了大傻。当牛二狗拿到一叠“毛主席头像”时，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东边我的美人，西边黄河流……”他有了钱，又回到“小姐”身边，成天云山雾罩，花钱大手大脚。每天享受着人间仙境的梦幻和美妙绝伦的日子……

## 七

牛建业虽然“走”了，但他在桃花街上购买商铺大楼的消息，不知怎么就传到了他结发老婆小芳的耳朵里。这天，单菊花正在商场的办公室打扫卫生，“咚咚”的敲门声将单菊花的目光吸引了过去。单菊花瞟了一眼，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单菊花开始没

在意，然后突然眼睛一亮，说道：“请进，请进！”单菊花仔细地端详了这个女人，她想起来，这个女人就是牛建业的老婆小芳。心想肯定有人把牛建业在桃花街购买大楼的消息告诉了小芳。她站起身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快、快、进来。”单菊花很是热情地将小芳接进屋里：“请坐、请坐！”又拿茶叶去沏茶，边沏边说：“这是今年刚进的新茶叶！”单菊花沏完茶，将茶杯放在小芳面前的茶几上，说：“哎呀，你看看，小芳姐还是这样漂亮！”单菊花与小芳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单菊花拿起手机打了电话说：“王老板，请给我多炒几个菜，顺便端点饭上来。”过了一会儿，餐厅的服务员就用盘子把菜端了上来。单菊花走进里屋，拿出一瓶酒说：“小芳姐，咱们喝点儿。”小芳说：“不喝、不喝！”单菊花说：“喝点酒、解解乏，吃完洗个澡，好好睡个午觉。”

在单菊花的怂恿下，小芳的酒还是满上了，几杯下肚后，她的话就多了起来。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在这儿，两个女人就有一台戏。她们喝得醉醺醺的，说话时，舌头似乎都打着卷。她们从出来打工谈到开店营业，从按摩业务谈到生意的艰难。最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谈得自己疲惫的时候，身边需要个男人靠靠，就自然而然谈到了牛建业。小芳说：“这个……死鬼，真的……是死了……才好，虽然……在外挣钱……辛苦，但很少……回家看看，孩子也……不管。在外边养了……小三……真不是个……人！”小芳说完，就趴在桌子上，不多时就睡着了。单菊花也感觉有些晕头转向，她站起身来，拈了一颗花生米往嘴里一抛，花生就飞到了嘴里，牙缝里“卡崩卡崩”传出咀嚼花生米的声音。单菊花自语道：“你这盘农村的‘土菜’，还嫩着点儿呢，要跟我分产权？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说完摇晃着身子，走进里屋睡觉去了。

一连几天，单菊花把小芳不是带到公园玩，就是带着泡温泉。不是逛街，就是陪她看

电影，从不在嘴上提房产的事。小芳老实得就像一头绵羊，就是别人把她卖了，还要帮别人数钱呢！小芳被单菊花牵着鼻子走，每当小芳开口说起房产的事时，单菊花总是打断她的话，以各种理由推诿，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叠钱来，显得很大方地说：“小芳姐，咱俩谁跟谁呀？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先拿去用吧！”说着将钱甩给了小芳。小芳也无可奈何地说：“菊花妹妹，这个事情总得解决嘛？”单菊花一推再推地说：“小芳妹妹，等我忙完了再说吧，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小芳没有法子，只好又回乡下去了。

就这样，小芳每次来桃花街与单菊花谈及此事时，单菊花总是请吃请喝、陪玩陪耍，然后拿了一些钱给她，就将小芳打发回去。

## 八

牛二狗的钱花光了，他便伙同那些混混儿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在棚户区“踩点”时，发现一间干打垒房子里养了好多鸡，了解到这家的婆娘每天中午要去给在小煤窑上班的老公送饭。等看见那妇人出了门，牛二狗几个人，除了一个“放哨”的，其余都翻进院墙。院子里先是传来一阵狗叫，又传来咕咕的鸡叫以及噼里啪啦的翅膀拍打声，弄得整个院子乌烟瘴气。突然，在外边“放哨”的喊了一声：“快走，有人回来了！”牛二狗几个人顿时像松鼠一样，一下子窜出院墙。原来那妇人忘记带钥匙，突然杀了个回马枪，正巧碰见牛二狗翻墙行窃。那妇人边追边喊：“抓小偷哟！快来抓小偷哟！”幸亏她回来得及时，才吓跑了行窃的小偷。

没几个月，高利贷到期。大傻带着四个彪悍的汉子找上门来，围着牛二狗，将他摁倒在地，脚踩在牛二狗的头上。牛二狗突然觉得晕头转向、天昏地暗。大傻抽出匕首，在牛二狗的脸上比划着，一边问道：

“什么时候还钱呀？”牛二狗毕竟是个孩子，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在桃花街上，牛二狗算是个“祸害”吧，可大傻比他更“祸害”，这叫恶人自有恶人收。被踩在脚下的牛二狗吓得哆嗦着，说话都断断续续，说：“等……等我有钱了……立即……立即还给你们。”大傻咬牙切齿道：“要准备好哟，如果下次来不给钱的话，老子就卸你一条腿！”说完，大傻在牛二狗的屁股上还踢上几脚。大傻走后，牛二狗一下子瘫在地上，脑子里“嗡嗡”作响。围观的告诉牛二狗，大傻这些人是放高利贷、走私毒品的，心狠手辣！街上的人都恨死他们了。突然，牛二狗站起来跑回家，向单菊花要钱，可单菊花就是不给。牛二狗就将茶杯摔了一屋子。单菊花无可奈何坐在沙发上，看着牛二狗一个人在屋里“表演”。单菊花已经对牛二狗死了心，就是不把钱给他。牛二狗发疯似地冲进厨房，提着菜刀出来，疯狂地对单菊花说：“给不给钱？不给就砍死你！”牛二狗说着，举起菜刀就朝单菊花的头上砍下去。此时，围观的人们见事情不妙，说：“这样要闹出人命的，赶快制止！”说时迟那时快，大伙儿一哄而上，夺下牛二狗的菜刀，语重心长地劝道：“单菊花是你的母亲，你这样做是犯法的，要坐牢的！”牛二狗听大伙儿劝告，不知怎么才好，又突然一下子冲出了家门……

单菊花的电话响了，电话是派出所打来的，叫她赶紧去桃花矿山的垭口公路，说有人被石头砸伤，很快就没命了，这个人很像牛来志。单菊花顿时晴天霹雳，急忙赶到垭口公路，她一看就是自己的儿子牛来志。单菊花抱着牛二狗的头哭得死去活来：“儿啊、儿啊！你怎么这么短命啊？老天爷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呀！”单菊花撕心裂肺的呐喊和哭声，让围观的人看了都感到心惊肉跳、好生可怜。警察走向单菊花，叫她节哀，并对她说：“情况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是牛来志上山去偷运煤炭，被矿主发现，在逃跑过程中，脚踩滑，连人带石头一下子滚到山坡下去了。”单菊花这才想起：

“儿啊，是我害了你，昨天你要钱，我就该给你的呀……”

牛二狗生命的句号，划在了第十八个年头。

牛二狗暴死的消息传到桃花街，人们都说：“那个祸害‘报销’了，真是老天有眼啊。”单菊花处理完牛二狗的丧事之后，整个人变了个样。她萎靡不振地回到桃花街商铺里，正拿出钥匙去开门，突然有人跑过来问道：“你是单菊花吧？”单菊花看都没有看一眼，说道：“什么事？”那人说：“我是小芳请来的律师。”律师一边拿出起诉材料，一边又告诉单菊花，说：“牛建业在桃花街购买的商铺，很快就不属于你了。”

原来，法院把牛建业在桃花街上购买的商铺产权将要判给小芳了，这已经是板凳上钉钉子的事。小芳才是牛建业明媒正娶的妻子，才是法定的继承人，理应继承商铺的产权……

单菊花听到这个消息，脑子“轰”的一声，一头栽倒在地！唉——真是祸不单行！单菊花遇到这种事情后，受不了打击，觉得自己人财两空。当大伙儿把单菊花扶起来

时，单菊花也不晓得东南西北，说话时已经前言不搭后语了，有些疯疯癫癫的。她成天披头散发、四处游荡、浑身上下脏兮兮的，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件金黄“佛”衣穿在身上，左手拿着一把破扇子不停地搨来搨去，右手竖起手掌，边走边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些调皮的孩子见了，拿着树条子抽她，赶她走，连街道上的流浪狗都要与她抢骨头、翻垃圾……好心人见了便轰走那些调皮的孩子和野狗们，并施舍一些东西给她吃。单菊花脸上流露出微笑，然后张着嘴巴：“嘻嘻……回家……嘻嘻……回家啰……”说完便又蹦又跳地离开了。

看来，单菊花真的是疯了。

围观的人们多了起来，他们的眼睛里似乎有一些泪花在闪烁……大伙儿议论着：“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律治不了，自有老天收！”

后来，就再也没有在桃花街见过单菊花了。再后来又有人说她已经离开了人世间。在桃花街上，至今还有人在谈着她的故事，说她此生苦难，下辈子必有后福。

责任编辑：沙梦成

【创作谈】

## 揭开现实的伤疤

谢文峰

我生长在煤矿里，对煤矿生活可谓了如指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周边一些搬迁的“农转非”和小煤窑的农民工一起涌向矿山打工挣钱。俗话说，人上一百，各形各色。人多嘴杂的地方，自然就有没完没了的故事，比如《桃花街》里的各色人物，就是演绎故事的人。

在矿区，几乎每天都有五花八门的传闻。说某小煤窑老板做过煤炭生意，干过引水工程，挣了不少家产，却成天在外边花天酒地、包养小蜜、涉足赌场、毒场，弄得妻离子散，生意亏空，银行追还贷款，无奈之下老板纵身一跳，一死了之；说某乡长的儿子平日欺行霸市、祸害乡邻，当地村民深恶痛绝，有一天他开车途中小便，被山坡上滚下的石头当场砸死；说某职工帮不识字的矿工写汇款单，把钱尽往自己家里汇……

这样的传闻一听多，我就开始琢磨如何把这些不沾边的故事“串”起来，或者由此发酵成小说。这些年来，我在《阳光》《中国矿工报》《攀煤文艺》等刊发表的文学作品，

都是由这些有鼻子有眼的传闻“加工”出来的。

煤矿，蕴藏着无穷尽的文学“能量”。有着“短篇之王”美誉的刘庆邦，一辈子都在煤矿里披沙拣金，创作他的“刘氏”煤炭文学。就煤炭本身而言，黑不溜秋，没什么值得炫耀的，然而，如果用文学的眼光去打量，在我看来，无论是从矿井里开采出来的原煤，抑或经过筛、洗、选等加工过的成品煤，除了其与生俱来的燃点、热量等功能外，还应该超出物质层面的东西。正所谓万物有灵。

《桃花街》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单菊花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件金黄的“佛”衣穿在身上，她左手拿着一把扇子摇来晃去，右手竖起手掌，边走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她疯了之后才一心向“佛”，要做个好人，可惜晚矣！

最后，感谢“攀枝花市作协仁和小说改稿会”！感谢《攀枝花文学》让我用小说的方式，揭开了《桃花街》现实的伤疤。

责任编辑：沙梦成

【编辑札记】

## 理想与现实之间

——关于《桃花街》两位女性的命运

沙梦成

《桃花街》是我初来《攀枝花文学》接触的首篇稿子，正巧也是攀枝花本地作家的作品，这一冥冥中的联系，使得我这个新人与本土作家们对文学的热情撞了个满怀。此般开端，在一个对文学始终保有虔诚之心的人而言，就萌生了悸动的情愫以及美好的希冀。带着动心与期待走近《攀枝花文学》，踏上本土作家们的创作世界，如是，我们从谢文峰的短篇小说《桃花街》启程。

当一个作品不止一个向度的解读，甚至有矛盾的意味漫于其里时，其在出发点上就已先成功一步了，《桃花街》便是如此。“桃花街”只是单纯的地理意义上的一个街道名，跟生物意义上的天天桃花并无关系，可完全没关系又说不过去，因为桃花街的“桃花”与桃花的象征含义（女性）有着直接的联系。《桃花街》共分为八部分展开叙述。作者开篇便开门见山地道明“桃花街其实连一株桃树都没有”，进而以一个民间传说道出其来源；紧接着到第二部分时，小说运用预叙的手法把三个主要人物（牛建业、单菊花、牛来志）的关系提供给读者。就短篇小说而言，这样的结构设置和叙述节奏显然是具备优势的，即读者仿佛已了然小说的全部事实，又似乎并未完全知晓，由此将读者进一步带入小说叙事进程中参与阅读。

《桃花街》以一种朴素的叙述，展现了“小人物”的悲剧命运。

单菊花这个典型的底层人物形象，在其身上演绎了一个“以恶传恶”的过程。她实际的行为以及她思想上的动机，尽管皆以爱的名义出发，最终却导致爱子和她自己走上不归路，这既是一种在一定环境下“小人物”难以避免的性格缺陷，同时也成为一种“恶”的循环。在总体的叙事框架内，开篇桃花女子的传说和结尾单菊花的人生故事构成遥相呼应的格局，一边

引导着世人向善，一边警醒着世人勿为恶。

通过单菊花的凄惨故事，进而所揭示的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普世价值观，对于《桃花街》来说这是它最直接的表达意图，而它还另有亮点可以引申更深一层的思考：那就是文本自身所含有的对称叙述。此对称叙述即桃花女子的传说和单菊花的故事。两位女性都是为了情人而“献出自己”，结局却不可同日而语。桃花女子不仅得以扬名立说，且成为人人心中美好夙愿，从“冲着桃花仙女，大伙儿都愿意到桃花矿山来干活”就可窥得一二；单菊花则得到另一个完全相异的结果，她既失去骨肉和财产，同时也失去理智继而发疯。在实质上两者的故事内核是一致的，她们的命运都遭受到父权社会的极大影响，即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她们的情人的态度。但是桃花女子通过梦和传说的形式成为一种理想存在，单菊花则凭着自己的坎坷生活成了现实写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读者也许可以体味，桃花女子的传说只不过是芸芸众生活成了现实写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读者也许可以体味，桃花女子的传说只不过是芸芸众生活成了现实写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读者也许可以体味，桃花女子的传说只不过是芸芸众生活成了现实写照。

当看见“关于《桃花街》两位女性的命运”时，读者也许会认为讨论的是单菊花和小芳的问题，结果却是单菊花和桃花女子的命运；《桃花街》也是如此，当我们看见小说名字时会有美好想象的涌现，但是如作者所言，它揭开的是现实的伤疤。《桃花街》的文本立意很清晰也很有意义，当然也有诸多提升的空间，如语言粗糙，叙述散漫等，是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上是《桃花街》主要存在的两个短处，相信在作者不断积累和进步下，往后的作品将越发优秀。

期待更多的谢文峰们写出更优秀的小说。





## 二姨的饭馆(短篇小说)

王文涛

### 1

二姨许婷,从镇上的职业学校离开后,就告别了学校生活。

她虽然只在镇上的职业学校上了半年学,但是她一直坚持读书。她读散文、读小说,也读诗歌和鬼故事。二姨说,生活里没有的事,书中都有。

二姨觉得读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

二姨,二十一岁嫁给二姨夫沈晓波,她的生活可谓是衣食无忧,愉悦和幸福的,一张年轻的脸上也总闪现着知足的笑容。

镇上的人都夸二姨好眼光,羡慕她寻得一个好丈夫。

的确,二姨夫不管是在镇政府工作,还是在镇上的生活,给镇上的人留下的印象只有一个:沈晓波真是一个实诚的后生。要是遇到熟人,他总是不笑不说话,而且早早把一支烟给人家递过去:“你去哪儿,吃过了吗?”

二姨夫给镇上人留下的可贵印象,二姨自然是满心喜欢。

二姨,平静而安宁的生活呢,是她的女儿——我的兰姐姐在城里上小学起开始渐渐打乱的。原因是,兰姐姐送进学校的大门后,除过一天两顿饭以外,加上二姨夫又时常不回城里,二姨空闲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二姨只说为了消磨日复一日漫长的时光,便学会了跑麻将

馆打麻将。

二姨跑麻将馆,开始只是出于消磨时光,只打一块两块的,一场下来也就三五十块输赢的样子,二姨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一天两顿饭也能按时给兰姐姐做,能按时接送兰姐姐上学、放学,能很好地照顾兰姐姐的生活起居。只是我不明白,后来二姨对于打麻将为什么会走火入魔呢?清早送兰姐姐前脚进了学校的大门,她后脚像是得了魔怔一般,就拐进了学校附近的麻将馆。

再后来,二姨嫌打五块的麻将都不过瘾,打到了十块,还下两个炮子,而且还带明暗杠。这一场麻将下来,输赢往往会上升到一千多,甚至两千块。

### 2

如果时光能倒流的话,那时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成天跑麻将馆的;如果生活真的能重新开始的话,那时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撂下还在上小学的孩子,去白天晚上的打麻将!……二姨之所以能有这般感慨,原因是她赌输了,原因是她后悔得要死。可是二姨又总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兰姐姐是好样的,尽管二姨常常因为跑麻将馆把她一个人锁在家里,尽管二姨不能完全尽一个家长的责任,认真专心地辅导她做作

业,但是兰姐姐每一次考试总在班级前十名之内,而且她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兰姐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城里的重点中学,上了初中,而且还进了重点班。后来,兰姐姐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级重点中学——边城中学,上了高中,而且还是进了火箭班。

二姨跑麻将馆的最终结果是欠下了六万多的赌债。二姨说,其实她的手气也不是背得要命,像是麻将馆的自动麻将机有问题,像是被什么人偷偷安装了遥控器,又像是人家打“联手麻将”。

总之,二姨说,她是被麻将馆给骗了。

还好,二姨在麻将馆的名声是好的,她不像别的跑麻将管的女人,不是把“麻友”趁着夜深人静引到自己家里,就是跟着“麻友”跑了。她也不像别的跑麻将馆的女人,欠下了十几万、几十万赌债被男人毒打一顿,再沦落成街头巷尾的暗娼。

二姨欠下了六万多的赌债,尽管二姨夫不知情,但她心里还是不好受的、不踏实的:二姨白天失魂落魄,夜晚又总是失眠,弄得她那一双年轻漂亮的脸也粗糙了,苍老了。

等到兰姐姐到边城中学上高中以后,二姨这才一把鼻涕一把泪,老老实实对二姨夫交代了她这十多年来所犯的错:“晓波,都是我的错,是我该死,是我该死啊!你能原谅我吗?你要是真能原谅我的话,我以后一定赶死也不再碰麻将了。求你原谅我吧!……”

二姨夫是一个乡镇干部,虽然也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但他的本质是没有变坏的,他是善良的。面对二姨的再三请求、再三保证,二姨夫狠劲地抽着烟,左思右想,最终长叹一口气,算是原谅了二姨,而且最终做出决定:戒烟、戒酒,不再酒盅盅菜碟碟了,一年开过六万块的利息,最少能还上一万块。

### 3

得到二姨夫的原谅后,三十六岁的二姨思

考再三,决定要在城里开一个饭馆。

繁华地段,租一间房子得三万六七,甚至五万块左右;相对冷清一些的地段,房租也得两万多,要转让一个小一点的饭馆,加上转让费,起码也得五万多六万块的样子。

秋季开学,十多天后,二姨在城南瞅好了一家饭馆,地理位置和房租相对也还合适:一年两万两千块。

饭馆要重新装修,旧的网状式防盗门换成了卷闸门,木质的玻璃门要换成落地式玻璃门,地板也是要铺的,“大众饭馆”的招牌,大体定了下来。再看一眼原来满满当当的房子,除过六张餐桌、二十四圆凳儿,和一个旧冰柜、一个铁皮包着的案板,就真的没有什么了:锅灶上的铁锅拔走了,水龙头底下二十块钱的塑料水桶也搬走了,留下的只有一些废弃的杂物和尘土。

网状的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在电焊的流火里割了下来,安上了亮堂的卷闸门。木质的玻璃门,在锯子、锤子和撬杆的武力镇压以后妥协了,在围观的人群里卸在了一旁。只是那落地式玻璃门一两天还不能安上,地板呢一时又定不下来:最便宜的地板大约得花三百来块,只是匠人的工资就得四百五十块(大匠一天三百,小工一百五),还有铺木地板用的焦土,还有运费什么的算下来估计得近一千块吧。最难的是,工人不好找,人家看不上这点小活儿。换成一种叫“地板革”的吧,一米三十块,有六米就够了,又担心用不了几天会面目全非,而且也没人愿意揽这点活计。

二姨盘算来盘算去,最后决定就铺木地板吧,估计八百块左右应该够了。

像监狱一样的铁门换上了落地式玻璃门,木地板铺好了,“大众饭馆”的招牌也挂上了。

第二天一早,二姨买了一把扫帚、一个铁簸箕,打扫饭馆里的碎玻璃时,门口就有几个老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关里这地方,做什么生意都好不到哪里的。地方太背,上门生意难做哩!

人们的议论,二姨是不怎么在乎的。打扫完饭馆的里里外外,前晌,二姨计划着购置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忙忙乱乱,张罗她的饭馆开张。期间,二姨算了一账:卷闸门一千一百元、落地玻璃门一千七百元、木地板八百五十元、招牌四百元,合计四千零五十元,加上昨天购置煤气罩一百五十元、面和油二百一十元,零零八八将近一千六百元的花销,大约得五千六百五十元,再加上十八个月的房租及转让费,总计四万八千六百五十元。

二姨一个人忙前忙后十多天,看一眼大众饭馆招牌,心里就不由得激动:“我的饭馆就要开张了啊!”

二姨的大众饭馆主营:烙饼、烩菜、饺子,外加简单的凉菜、热菜。

星期五一上午,二姨像变戏法一样,把新买的一袋面拆开,烧水和面,擀开刷油,搭锅开火,结果在家里烙得好好的烙饼硬是烙不成,一烙全是碎渣渣。二姨着急了,而且是出了一头一身的汗。

“烙饼烙不成,是不是水温兑的不合适,还是油出了问题?”二姨自语着,擦一把脸上的汗,借来邻居家的面,烧水、和面、擀薄,加油、葱花和盐——再一烙,好了!原因是,面没有买对。

#### 4

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这话是对的,星期六,二姨夫从镇上回到城里,二姨的饭馆正式开张了,而且一开张买卖就红火热闹。十一点的样子,一位退下来的某局局长,带着老婆孩子光顾了二姨的饭馆:点三碗烩菜、三张烙饼(烙饼一张三块,烩菜是家常素烩菜一大碗八块),合计三十三,二姨只收了三十。

下午四点半的样子,二姨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报了六个人的烙饼烩菜,说十分钟后来吃。

六个人的生意乐坏了二姨,也忙坏了二姨。好在,这当儿,二姨夫回来了,他进门就挽

起袖子,东抓一把西抓一把打下手。二姨、二姨夫忙得脚不点地,六个人一桌烙饼烩菜,二姨一合计:八十二块。

接着,关里的一位退休老教师,带着一家六口光临了二姨的饭馆:合计七十二块,实收七十。

两宗大生意做过,将近七点钟时,再接待了母子两位顾客,和一位年轻女人的生意,已是八点钟的样子,整条街上基本没有了人影儿。二姨细细算了一账:“呵呵,今天开业营业额是二百一十七块!”

二姨的饭馆开张两天后,二姨揭掉了玻璃门上贴的“招聘服务员”,一个月以一千五百块的工资,雇来一个叫春来的女人。

二姨的饭馆开张那天,外婆、外爷、舅舅、妗子、我、狗狗和小妹妹都去品尝了二姨的手艺:二姨的烙饼烙得脆黄脆黄的,非常酥软,烩菜吃起来有点儿像砂锅的味道。就在我们一大家子吃得面红耳赤的当儿,二姨夫走进了饭馆的门。加上还有六个人的一桌子(客人),小饭馆一时间觉得十分窄小,仿佛让我透不过气来。

外婆,原本是说好要给二姨的饭馆帮忙打理的,但是外婆还要照看上小学五年级的我、上学前班的狗狗和小妹妹(小妹妹,还没到上学前班的年龄)。其实,二姨心里清楚,外婆是力不从心的,外婆总不能把放学的狗狗和一天不离身的小妹妹锁在房子里吧。

我晓得,二姨就是出于这种原因,才不得已一个月花一千五百块雇佣春来。我还晓得,这样一来,外婆便不好意思再派舅舅、妗子他们去二姨的饭馆一天吃两顿饭了。

春来,我每天都能在二姨的饭馆见到。她来二姨的饭馆两天后,右手拇指感染了。原因是,之前她在她舅舅开的饭馆里,为吃抿节儿擦伤了右手拇指,就搞了一个猪苦胆套在手上。

“叫你吃你就吃嘛,怎么这么麻烦呢!”满头银丝寸把长的老汉,是被那女人死硬拽进二

姨的饭馆的。

“唉，刚吃过！你叫我老汉怎么吃得下嘛！”银丝老汉讲一口普通话，斯斯文文。

“别说了，叫你吃你就吃！也不怕人家老板笑话。”女人，穿一件黑色无袖低领上衣，外面套着一件白色网状毛衣，一条九分浅绿色裤子紧紧地绷在屁股蛋子上，脚上是一双高跟儿浅口皮鞋。她回望一眼背后墙壁上的“今日供应”，再把银丝拉着按在凳子上，问：“烙饼、烩菜、饺子，还有羊肉汤，你想吃什么？”

“唉呀——刚吃过嘛！”银丝老汉左右为难，无奈地跟着回头看了一眼“今日供应”，抹一把没有胡子的下巴，睁着一双深灰灰的不大的眼睛说：“那就，烙一张饼尝尝。”

女人笑着朝厨房喊一声：“一张烙饼，再加一份儿三鲜烩菜！”

烙饼烩菜端上桌，银丝老汉慢慢品着自语一般：“不知烙饼如何？一尝——哎呀好嘛！饼，烙得好、香！”

女人是吃过饭的，她品着一支芙蓉王，吐一个烟圈儿，打断银丝：“还如何呢，香你就快点儿吃！”

“我不是你大（父亲）吗？不是老了吗？八十五岁的人了还怎么能吃快呢？再说吃快了，也不好消化嘛！”银丝老汉边吃，边自语着。

这当儿，女人打电话叫来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小子，他一阵风似地闪进来急匆匆地说：“来一碗羊肉汤，一张烙饼。”

“这回考试像是考冒了，语文竟然考了八十分！”他穿着小西服、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网状运动鞋，就着羊肉汤吃着烙饼，像是高兴坏了。但女人立马就扑冷水给他：“你看看你外爷八十五了多精神，再看看你那鸡窝头发都快把眼睛挡住了，赶明儿把鸡窝收拾一下！”

教训了儿子，再看一眼银丝老汉，女人又是一番嘱咐，然后付了二十四块钱，摆了一下像是才染过的金黄色长发走出门去。

没有了别的声音，饭桌上静悄悄的。他们爷孙吃烙饼烩菜，吃羊粉汤的声音时高时低，

时急时缓。银丝老汉是最后一个起身离开的，他一面把绑着沾满油渍的“白”绳儿圆形石头镜套在头上，一面又感慨一声走出门去：“烙饼如何？烙得好、香！”

这是初夏的一天，我在二姨的饭馆看到的一幕，听到银丝老汉对二姨的手艺这般夸赞，我自是暗暗为二姨高兴：“二姨的饭馆一定会财源滚滚。”

## 5

常言说得好，酒香不怕巷子深。渐渐地，二姨的饭馆就有了些名气：二姨烙饼的手艺那叫一个绝。城里，那些派头十足的名流们，总也隔三差五来光顾二姨的饭馆。

一个星期六晌午，饭馆里没有一个顾客，清冷犹如门外旧街上冷的秋景。

二姨夫一会儿擦桌子，一会儿拖地板，二姨则拿了一本《战争与和平》在看。这当儿，所说的名流带着一位中年男人、一个半大后生走进了二姨的饭馆：名流，二姨夫是认得的，他全然没有了十多年前的派头儿，头发稀少，身板也瘦了，但是精神看上去还是好的。

名流要了一个小菜，把一支苏烟递到二姨夫面前，然后开始喝一瓶四块的啤酒。这当儿，一个素拼盘被二姨笑盈盈地端上了桌：“小饭馆，要是有什么不周不到的，还请见谅！”

“很好，很好！我们是奔着你的烙饼手艺来的。”名流定平着脸，淡然一笑，说着又把一支好烟递给正在倒茶水的二姨夫。几瓶啤酒下肚，名流客气地说：“来三小份羊肉烩菜、三张烙饼。”二姨夫满脸堆笑，应一声道：“马上就好！”

也就一支烟的功夫，说话间，二姨和春来张罗的三小份儿羊肉烩菜、三张烙饼就端上了桌，二姨还是笑盈盈地招呼一声：“你们尝尝咸淡，盐、醋、油辣子桌上都有。”

名流就是名流，烩菜里不要葱花、香菜，也不要别的杂乱，而且十分客气。

“烙饼好！烩菜也不错！”烙饼烩菜得到名

流的称赞,二姨显得踏实多了,望着他们先后走出饭馆的门,再不慌不忙地消失在那条依旧窄小的街头,二姨又像是得到了一个保证似的,感慨一句:“大概呢,饭馆的买卖会一天一天好起来的吧!”

果然,渐渐进入初冬,二姨的饭馆就好起来了。好的时候一天可以进账八九百,甚至上千块,最多一天还进账一千三百块呢。生意兴隆,二姨夫每天下午早早从镇上赶回来,卖力地给二姨帮忙。

二姨说,她总是每天清晨六点半被滴滴的闹钟叫醒。她就伸一个懒腰,又伸一个懒腰,还打着呵欠,想着一天在饭馆烙饼、烩菜、包饺子的热闹便起床、穿衣,而后烧水洗脸。

星期天清早,二姨换上厚外套,换上新近买的短腰真皮靴子,戴上那顶早年里买的帽子(黑毛线制品),再把浅绿色精致的书本大小的皮包一夸,便出门,坐着二姨夫的摩托车向城里走去。

城南的菜市场,各式各样的车辆,行色匆匆的人们早已把唯一的一条窄窄的“路”堵死了。缝线里,是左右不能动,装得如小山一般的架子车、三轮车:“前面能动一下吗?嗨呀,该死的车——”

更让人恼火的是有高级小车横在路中央,而且车里空无一人。摩托堵死在人群车林里,堵死在一双又一双急匆匆的脚下。二姨中等的身体,左一躲,右一闪,得了机会赶忙挤在就近的调料大全门前,跟着那些高跟鞋,或是粗布鞋的屁股继续去挤菜市场。

二姨今天先买些大葱、西红柿、茴子白、萝卜,割六斤左右前胛子猪肉绞成饺子馅儿,买一副羊骨架,再买一瓶白醋一些辣椒等调料,一并装在摩托车上,挤出依旧乱糟糟的车流人群,这才和二姨夫绕城外匆匆去了饭馆。

## 6

二姨的饭馆前前后后,辞去五个雇佣的女

人,第一个就是春来。

我有时就不大明白二姨为什么要狠心辞去春来。春来是二姨花一千五百块雇佣的第一个女人,而且她很灵活,干活麻利,长相又漂亮。

春来,个头高挑,身材匀称,可以说该胖的地方胖,该瘦的地方瘦,瓜子脸,大眼睛,而且一见吃饭的人走进门,她总是笑呵呵地问:“烙饼、烩菜、饺子,还有羊肉汤、稀饭和素汤面,吃什么?”

春来,不光总习惯穿那件大红上衣,和那条黑色短裙,把烫染的棕色头发在脑后扎起来,而且她每天来二姨的饭馆前,都要精心化妆,那唇膏,那指甲油,那叫一个闪闪亮。

后来,我发现,我每一次放学去二姨的饭馆蹭饭的时候,就见一个半大小子哧溜一声蹿进门来,而且是高着嗓门朝厨房喊一声:“妈——饿死我了!”不管饭馆里坐了多少吃饭的人,也不管二姨、春来忙不忙,他总要这么喊上一嗓子,往往弄得人们没有了食欲。

往往在这当儿,春来也会“噌——”的一下蹿出厨房,招呼她那正上初二的儿子吃这样,喝那样。有时,他还要吃烙饼,吃烧肉和丸子。

后来,我听二姨对外婆说,这个春来也真不像话,每天一点钟一过,她总要对着镜子把自己打扮一番,然后找借口到街上游逛去,而且一去就是两个多钟头的样子。其实,就春来怎么尽自己最大极限在二姨的饭馆招呼他的儿子吃好、喝好,怎么去街上游逛,外婆都是清楚的。外婆时常看不过眼,总会瞪她两眼,或者捎带一两句类似于“我们婷婷还指着这饭馆挣几个钱的,揽工总要有个揽工的样子不是吗”这样的话,但是春来像是没听见,或是没有察觉似的,她在装聋作哑——由此,我觉得春来的脸皮也真是够厚的。

进入腊月,二姨思前想后,最后在厨房向春来摊了牌:“我说春来,你来我的饭馆快大半年了吧。你的能力我知道,你拿得起放得下,大半年来你也出了不少力……”

二姨说这话的时候是沉着脸的。外婆、我、狗狗、小妹妹都在前面餐厅坐着，我们也像是很懂事似的，静静地听春来回二姨的话。我偷偷溜进厨房，见春来臊得脸都红了。她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二姨只说：“没事——老板，你有什么话尽管说，我听着就是了。”

“呵呵……”二姨假笑一声，接着说，“春来，我觉得你有时候是不是也过分了一些呢？壮壮（春来的儿子）在饭馆一天吃两顿，你事先也没说清楚，我给了你们方便，你不能总是每天按时按点到街上去散心吧？要是你不能安心在我的饭馆里做活，那再过三天给你结了这个月的工资，以后你就不用来上班了。”

春来是打工的老油条，油滑到怎么个程度，我是没法子评判的。用二姨和外婆的话说，春来太精了，简直成精了啊！原来，春来她舅舅在县城东面的巷子里开着一家包子店，每天中午她都要准点到包子店去帮忙；说是帮忙，其实一月下来，春来照样能拿到她舅舅的四百五十块工钱。

二姨最终摊牌：一条是，壮壮不能每天总来饭馆吃两顿饭；另一条是，春来不准每天一点钟再离开饭馆到街上“游逛”。对于二姨的摊牌，春来最后不能接受。所以，二姨和她就解除了雇佣关系：三天后，黄昏时春来拿到一千五百块，像是特别难过地离开了二姨的饭馆。

## 7

二姨一向匀称的身体，和一向光洁的脸，近来又消瘦了很多。虽是这般，但二姨总是笑盈盈地对待我们，她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客人一样。

辞去春来，没几天就放了寒假。妈妈带着我和狗狗回了镇上，外婆就只带着小妹妹在二姨的饭馆帮忙。腊月二十三一过，二姨的饭馆和整条街上的饭馆一样，歇业过年。二姨和二姨夫细细算了一账：开过大半年六万块的利息，净赚两万多块。这样，二姨和二姨夫一合

计，给过年留下五千多块，给人家还了两万块欠款。

“半年光景净赚接近三万块呢！小小的饭馆，看来就是我们翻身的机会。”如此这般，二姨盘算了又盘算，心里仿佛就踏实了，她呵呵一笑对二姨夫说，“晓波，照这个样子不出意外的话，饭馆再开一年，我们就可以还清所有欠债了。那真叫一个‘无债一身轻’啊！”

然而，令我们所有的人都想不到的是，来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二姨的饭馆附近，一家大医院搬迁了。听说公家又出台了新的“文件精神”：大杀特杀吃喝风、赌博风，情节严重的还要关禁闭。

有了这两个意外情况，二姨的饭馆一天不如一天，由原来一天进账七八百上千块，一下子下降到三百左右，有时甚至还不足两百块。

二姨的大众饭馆和整条街上的饭馆一样，都面临倒闭的危险：香辣灌汤包、农家饺子馆、李记炒面王、喜事饴饴、老张羊肉面等等饭馆，干净晃眼的玻璃门上都贴着“饭馆急转”的字样。所到之处，面面相觑，一问一答再简单不过了：

“生意怎么样？”

“唉，没生意！过了年开始净赔钱！”

饭馆，转又转不出去，一年半的租赁期限还没到期。挨到秋末，二姨的饭馆还是没能转让出去。二姨思前想后，决定辞去第五个雇佣的女人常美丽。她，只在二姨的饭馆做了两个月零二天，就被二姨辞掉了。二姨说，这鬼地方实在太背了，辞了服务员起码能节省一月一千多的开资。

在这种节骨眼上，对于二姨的饭馆来说，二姨夫像是一个没用的人一样，他大多时候不在城里。二姨夫也和所有吃公饭的人一样，他要按时按点上下班，而且在上班时也不敢上网。听二姨夫对二姨说，什么县上的、市上的工作组，隔三差五就会突然出现在镇政府，而且一来就对着“花名册”细细核对。

二姨夫，根本不敢再急急忙忙往城里赶

了。二姨也老是对二姨夫说，饭馆正月初八开始开门营业至夏初就没几毛钱的生意，让二姨夫不要担心饭馆，一定要安心上班。二姨的话再明白不过，她是怕二姨夫因为担心饭馆的生意整天镇上城里两头跑，最终再丢了工作。

那样的话，一家三口怕是也只能喝西北风了。

## 8

二姨最终决定辞去常美丽，一是因为常美丽生就的一口黑而且圪撩的牙，二姨看着她就不想吃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外婆下决心要给二姨的饭馆帮忙。外婆说，屋漏偏逢连夜雨，麻绳偏选细处断，饭馆一年净赔钱，辞去服务员最起码一个月一千五百块省下了。外婆还说，这回她就是忙死累死也要帮着二姨把饭馆撑下去。

转眼，又临近腊月。星期五，早上营业额不到一百块，下午没来一个顾客。星期六，一整天没有一毛钱的买卖，舅舅、妗子的两顿饭照样在二姨的饭馆吃。星期天，也是没有一毛钱的买卖，舅舅一家还是笑嘻嘻来二姨的饭馆吃两顿饭。

二姨的饭馆和整条街上的饭馆一样，可以说没有什么前景可言了，天寒地冻的，整天看不见几个吃饭的人。尽管饭馆近大半月来生意特别清冷，但二姨还是从清早开始一丝不苟地炼猪香油、和面，做烙饼胚子，洗菜、切菜。等差不多忙完这些时，外婆才会推开晃眼的玻璃门来到饭馆。

往往外婆一来饭馆，二姨就把四片电暖气片全开了，饭馆里这才暖和起来。往往也是这

时，二姨就会问外婆：“妈，咱们早上吃什么？”

二姨是满脸笑着问外婆的，外婆也是笑脸相迎：“婷婷，你看吧什么方便咱们就吃什么。饭馆生意也不好，就随便吃一点。”二姨是晓得的，外婆是想借着饭馆的方便，尽量一天两顿饭调剂着让舅舅、妗子、小妹妹、我和狗狗吃好。

就在二姨辞去常美丽的第二天后晌，镇上的妈妈和出远门的爸爸也来到了二姨的饭馆。原来，这天是外爷的生日。为了给外爷过好这个生日，凉菜、热菜，二姨忙前忙后一整天，虽然辛苦，她却毫无一句怨言。

外婆说：“还好，一整天没来一个吃饭的人。”

就在我带领着狗狗、小妹妹正在吃外爷的生日蛋糕时，在昏黄凄冷的街灯下，二姨的饭馆里走进一位臃肿的老人。他像是一位乡镇学校退休的校长，雪一样的一头短发，皱皱巴巴的脸没有多少生机，也没有多少活气儿。一双水泡子眼睛，肿胀得似乎半辈子没合眼了，连同那老女人一般的嘴也似乎合不上了，说话也有气无力：“人家城北的饺子一斤才二十八，我常是十四块钱买八两的……你家的饺子又不是很大，就十块给我卖八两吧！”

老校长满是祈求的眼神儿，二姨看不过去，就数给他八两饺子。

这当儿，我停住手里的蛋糕，就觉得不对劲……老头给了十块钱还让二姨找两块给他，还要紫菜汤——见我噘着嘴，手里举着切蛋糕的塑料小刀，正要和老头算账时，他弯着腰，提着八两饺子没有再等一分钟，也没有再等紫菜汤，竟然迈着欢快的步子走出门，消失在一片昏暗、惨淡的街灯里。

责任编辑：召唤



## 楼上楼下 (短篇小说)

陈利平

因为下午学校开会,女人回到家已经七点了,儿子呢一边做作业,一边往嘴巴里灌牛奶。女人一阵心疼,赶紧奔进厨房做晚饭。她心里一着急,手中握着的刀也跟着着急,不偏不倚地切在左手食指上,她哎哟一声,血一直往外冒。儿子在外面问了一声怎么了,女人连忙说,没事,认真做作业哈。赶紧用白酒洗了伤口,贴上一张创可贴,继续忙。

这时,敲门声响了,女人以为是男人回来了,刀一甩,就去开门。怎么又不带钥匙?门一开,才发现是楼上的。楼上的是个九零后女人。楼上的问女人,在忙啊,刘姐,李哥呢?便塞给女人一个袋子,说这是我回老家顺便给你们带的。女人惯性地接过袋子,只见楼上的快速地扫了一下屋子说,刘姐,昨晚你们不在家吗?我来敲过门的。好,不说了,你先忙,拜拜。

昨晚?想起昨晚的事女人就冒火。女人怒视着楼上的背影,真想一脚踹去。女人跑出门去,楼上的背影刚好被电梯咣当一声关上,女人朝电梯踢了几脚。她打开袋子,里面躺着一些猕猴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女人懒得再数,对着这些猕猴桃冷笑一声,那些猕猴桃也板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对着女人冷笑。女人咚地一声把手中的袋子扔在地上,抬起右脚一阵猛踩,一边踩一边骂,去你妈的!

末了,拉起袋子,啪的一声扔在楼道的垃圾桶里。

昨天晚上,出差半个月的男人一回来,便急不可耐地把女人压在床上。正在他们翻云覆雨的兴头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不合时宜地响起,二人从云端里咣当跌落。女人扫兴地停下来,谁呀?敲门也不挑时辰,哼!男人竭力想续上那根断了的弦,可敲门的人好像故意使坏,不停地敲打着。男人一下兴致全无,准备穿衣服去开门,女人却不依了,不开,天王老子来了都不开。说完便双手勾着男人的脖子,心里却在咒骂那个敲门的。

一晃又到了周末晚上,男人坐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盯着手机,偶尔瞟一眼在书房里做作业的儿子。

女人在厨房里收拾好锅碗瓢盆后出来了,端了一盘削好切成块状的苹果放在儿子的面前,儿子,把苹果吃了哟。

嗯。小家伙随后应了一声。

女人走到男人身边坐下,打开茶几上的一个袋子,从里面抓了一把炒花生开始剥,剥了一把后,放到男人嘴边,来,张嘴。

男人张口接住了女人手中的花生米,把两片厚厚的嘴唇凑上女人小巧的嘴,像小鸡啄米似地猛啄了几下,然后有滋有味地咀嚼着花



生米。

女人心满意足地傻笑着，又抓了一把花生，继续剥。女人倚靠在男人肩上，和男人一起盯着手机屏幕：一个拿刀的男人和一个舞剑的男人正在激烈地打斗。

紧张气氛愈演愈烈，女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正当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女人神经质地跳了起来，尖起耳朵听。咚、咚、咚、咚、咚！敲门声又响了，只有五下，不紧不慢，但节奏一致，热烈而奔放，活力四射，充满无限妩媚与诱惑。

女人知道，那五下敲门声的意思，每一下代表一个字符：我是楼上的，或者，我是九零后。这可是她为男人量身定义的，并且她也认为，这定义很精准。女人的心一下子又揪了起来，脸上飞来片片乌云，嘟着小嘴，非常生气地看着男人，找你的，你去开嘛！

男人依旧盯着手机屏幕，嘟囔了一句，你去。

女人气汹汹地说，又不是找我的！

咚、咚、咚、咚、咚！敲门声再次响起。

女人厌烦地小声骂了一句，臭不要脸！把手中的花生米连同没有剥的花生气冲冲地冲进垃圾桶里，起身准备往卧室走。

这时小家伙从书房里走出来，爸爸、妈妈，有人敲门，你们没有听见？

女人深吸了一口气，努力保持平缓的语气说，儿子，你去开下门。如果她问你爸，就说不在家。

小家伙屁颠屁颠地去开门了，娇媚的声音便传了进来，小帅哥，你爸爸呢？

小家伙眨眨眼，阿姨，我爸和我妈出去逛超市了！

显然，娇媚的声音略微有些失望。行，这是阿姨从老家带来的新鲜水果，送给你们。

小家伙接过东西，脆生生地说，谢谢阿姨，阿姨拜拜！便关上了门。

小家伙提着水果走过来，妈，楼上那个阿

姨送的。

女人锋利的眼神把男人上上下下削了个遍，然后对儿子说，扔了！

小家伙把水果袋子放在茶几上，偏着小脑袋，不解地对女人说，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哈密瓜哟。

女人说，瓜什么瓜，给瓜娃子吃的，我才不要。

小家伙一脸懵状，男人终于发话了，却是对儿子的，小子还不去做作业。

小家伙淘气地说，我做好了，我想看会儿电视。我们老师说，不要光看书做作业，还要看电视、看新闻，这样才能开阔眼界。

女人强作欢颜，儿子，你们老师说得对，该放松一下了。自己去看电视，我和你爸说点事，别进来啊！

小家伙应了一声，便急切地打开电视，搜寻自己中意的节目。

女人赶紧把男人拽到卧室里去。到了卧室，她一把把男人推在床上，然后起身而上，贼贼地说，老实交代吧，不然我就煎了你！

男人邪邪地说，你奸吧，我等了好久了！

女人理了理腮边的发丝，努力保持平和的语气说，我是跟你说真的哈。你老实说，楼上的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其间必有猫腻！还有，我们才搬过来不到三个月吧？她三番五次地来敲门，敲个鬼啊！

男人被女人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女人把身子从男人身上移开，双手扳了扳男人的脸，你说呢？你不懂我是什么意思吗？那你懂她是什么意思吧，或者，你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吧？

男人憋屈地，我能有什么意思？男人眼珠一转，戏谑地说，难道你是说我这个70后的，娶了个80后的，还想着楼上那个90后的？

女人“啪啪啪啪”地拍了几个响亮的巴掌，赞许而又激动地说，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这可是你亲自说的哈。

男人假怒,你不要乱弹琴好不好?

女人生气了,我乱弹琴?

女人翻身下床,急匆匆地从衣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条,说,听好哈,你看我乱弹没有?

女人开始念:教师节那天中午,楼上的敲门来我们家里,和你弹了四十五分钟零八秒。我当时在书房,谁知道你们在外面乱弹些什么?有天晚上我们去超市里买东西,我们跟楼上的在电梯里碰见,她只跟你有说有笑,对我视而不见;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给儿子讲英语题,楼上的提着一篮子水果、带着上一年级的女儿来找你辅导功课;国庆节那天,我在拖地,你抱着你那亲爱的手机亲热,楼上的来敲门请你到她家去帮忙弄水管,前后时间共十五分钟零三十八秒,鬼晓得你们是弄水管还是喉咙管;有天晚上刮着大风,把楼上的这个妖精刮来敲门找你,那天你没在家,我问她什么事她说没事;双十一那天晚上,我出去拿快递时在楼下碰到楼上的,楼上的就直接问我你今天晚上回不回来……

男人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停停停!你有聊无聊?你属猴啊?

属猴又怎样?

我看你就属猴,这猴戏耍得一出一出的!

你爸才属猴、你妈才属猴!生了你个马屁精!

男人确实属马,正月生的。逢人算命都说是一马当先、飞黄腾达之命,一生荣华富贵、衣食无忧。

可现实往往不遂人意,眼看着四十出头了,好不容易混个政教处主任的职位。可成天不是备不完的课、改不完的作业、扶不完的贫,就是弄不完的迎检资料。天没亮就走,半夜才回家,累个半死,连与老婆亲热的时间都没有。他的心里就像堵着一面铜墙铁壁,憋屈、压抑,感觉稍不注意就会被冠上抑郁病患者的光荣称号。

女人又开始絮絮叨叨,不过我还真想属猴呢,猴子多精!哪像我们这属猪的这般窝囊。

你还窝囊?理直气壮的窝囊?男人有些生气了。

女人开始诉苦,猪是最容易被人哄骗的。只要给它吃的,给它喝的便心满意足了。而最后呢?却是任由别人宰割的下场。

男人愈来愈不耐烦了,我先申明一下哈,你刚才说的这些行事历,你都是在场者,你怎么还乱弹?

女人不依不饶,我在场?你们俩的磁场,我哪能进得去!

你这吃醋的本领可真是有增无减。我跟你讲,我跟她什么事都没有,信不信由你!我睡了!无语!男人极不耐烦地扯过被子,蒙着头,气呼呼地睡了。不到五分钟,男人的呼噜声响起,像针尖一下下刺进女人的心窝里。

女人咬牙切齿地撕着手中的纸条,眼角的泪水慢慢向下滑落。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熬到四点多,女人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早晨,当女人还蜷缩在被窝里做梦时,儿子便推门进来了,妈妈,我饿了。

你爸呢?女人打了一个哈欠,赶紧坐了起来。

在被窝里耍手机呢。小家伙照实说。

手机!手机!手机比他老婆儿子还亲!醒了也不煮饭!

小家伙竖起食指做了一个禁声的动作,懂事的小声说,别让他听到了。

好,好,好。去叫你爸起来,我们出去吃。

一家人走出小区,迎面走来一个高高瘦瘦的小青年,一头红棕色的卷发很是抢眼。在他的手里,提着一个白色的大袋子,看样子应该是早餐。

这装扮也太……女人瞄了卷毛一眼,自言自语地说。

怎么,看到小鲜肉激动了?男人讥讽地说。

切,老娘可对小鲜肉不感兴趣。女人生气地说,不由自主地转身。这一转身不要紧,她看到了楼上的,正接过卷毛手中的袋子,两人手

拉手往家走。

这、这、这,你看。女人忙对男人说。

男人转身看了一眼后,风轻云淡地说,没见过别人耍朋友啊?

耍……她离婚了?什么时候?

去年。

你怎么知道?

哎!她上次无意间说的。

女人感觉心空中那片片才散去的乌云又开始聚拢,并且重重地压了下来。

女人还想说什么,这时走在前面的小家伙开始催促,你们走快点嘛。

女人应了一声,赶紧跟上去。

女人吃完饭后回到家里,还在纠结一个问题,最后忍不住开口了,你的意思是刚才那个卷毛是她的男朋友?

嗯!

可是我前天晚上下班回来,看见楼上的拉的不是这个卷毛。对了,上次那个男的要矮一些,很胖,皮肤很黑。

哎!我说你有完没完?这么关心自己去问嘛。

切,我关心?关我屁事!女人气冲冲地说,这也换得太快了吧?换人就像换衣服?哼,这些小青年,太不可思议了!

女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右手用力地握住刷子使劲刷鞋子,仿佛胸腔中那股奔腾不息的怨气这时已通过手指源源不断地注入到了这双无辜的鞋子上。

咚、咚、咚、咚、咚!妩媚的敲门声又来了,女人斜着眼向男人看去。突然她甩了一个挑逗的媚眼,笑眯眯地凑到男人耳边,我去!

女人取下手上的袖套,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和衣服,从容地去开门。

你好刘姐,李哥在家吗?妩媚的声音就像这冬日里的一阵冷风,毫不留情地灌了进来。

女人微微一笑,在呢,有事吗?

哦,我要出去办点事,刚好我家小囡有几道题不会做,想麻烦李哥辅导一下。

好、好,你去忙吧。女人拉着小女孩的手进了屋。

女人走到男人身旁,用力地拍了一下男人的肩膀,李哥,学生来了,去吧。

说完,女人一扭身又去洗鞋子了。

一天夜里,女人突然被楼上的响声吵醒了。咚咚,咚咚咚……响亮而又节奏鲜明,那分明是床头撞击墙面的声音。

女人推了推男人,你听,大半夜的,楼上的又开始折腾床了。男人听了一下,猛地翻身骑在女人身上,你也想了?来吧。

想你个头!女人一把推开男人,男人便索然无味地睡去了。

女人起床,重重地关上窗户,开始骂道,骚货,真是个骚货!

女人重新回到床上,居然再也睡不着了,她的眼前不断地浮现着楼上的拉着不同男人的手走在小区里的情景;时而耳边又似乎传来妩媚、热烈的敲门声。她觉得她的耳朵嗡嗡直响,像有成千上万只蜜蜂在围着她瞎闹。

女人使劲地晃了晃头,看了一眼床上鼾声如雷的男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日子就像这树枝上的枯叶,一晃就不见了。一天中午,女人站在客厅里的阳台上,手握着一杯开水,望着小区里树上那些在寒风中不停摇晃的黄叶,不由自主地感慨道。

突然,敲门声又响了。

咚、咚、咚、咚、咚,又是五下。可这次的声音不再妩媚、热烈,而是缓慢中透着急促、紧张里透着怯弱。女人赶紧去开门,令她惊讶的是,她看到的是楼上的女儿。小女孩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阿姨,女人便莫名地感到一阵心碎,心窝子上就像被刀片猛地削了一下。

小乖,你怎么啦,你妈妈呢?女人急切地问。

呜呜……我妈妈……他们打起来了,阿姨,你们快去吧,呜呜。

女人连忙叫上男人,拉着小女孩,向楼上跑去。

来到门口,女人便听见楼上的正声嘶力竭地狂吼,你他妈的不是人,老子不陪你玩了,你滚!

卷毛潇洒地理了理头上红棕色的卷发,鄙夷地说,我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说完便大步向外走去。

女人飞快地朝男人使了个眼色,男人立即跟着卷毛出去了。

屋子里一片狼藉。楼上的有气无力地坐在地板上,披散着头发,一张俏脸因愤怒而涨得通红。

女人拉起楼上的,对小女孩说,小乖乖,去你的房间玩,我和妈妈说点事。

小女孩感激地望了女人一眼,懂事地走开了。

刘姐。楼上的一下扑进女人怀里,无声地抽泣着。女人像哄小孩儿一样轻轻拍着楼上的背。

过了一会儿,楼上的缓过神来,把身子从女人的怀里抽了出来,拿起女人递到手里的餐纸满眼满脸地擦了一遍。

何必呢?怎么就动手了呢?身体没事吧?女人吃力地从嘴里吐出开场白。

让你见笑了,姐。你不知道,他妈的就是个混蛋。本来我们都说好了,明天就去民政局登记,结果、结果……

他反悔了?

不是,他妈的居然在被窝里光着身子与别的女人视频。楼上的气愤非常。

这确实是他不对!女人又拍了拍楼上的瘦弱的肩膀,继续安慰,既然这样,就与他分了吧。你还这么年轻,重新找一个优秀的。

女人似觉不妥,又赶紧换了语气,不过,我看他对你、对你女儿都不错的。要不,原谅他这一次吧。

原谅?楼上的自嘲地笑了,“如果能够原谅,我就不会和她爸离婚了。姐,这男人都他妈的一个德行——贱!吃着碗里的,盯着盘子里的,想着锅里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话可不能这么说。不知怎么的,女人一下子感到十分紧张,不过她很快又镇静了,这世上也有好男人。

对不起,姐,李哥就是好男人,你真幸福!

他?

其实,我很喜欢李哥这种性格的人,不,是崇拜、是敬佩!他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又对你很专一。

你怎么知道?

姐,你别急,听我慢慢说。楼上的很坦然,实不相瞒,原来我一直把他作为我的择偶标准呢。他常说,家庭很重要,他很爱你,很爱你们这个家。

你怎么知道?女人似笑非笑,尽量压抑着心海中那一道道几欲排空的浊浪。

我们是微信好友,有时偶尔聊聊,他开口闭口都是你刘姐怎么啦怎么啦。楼上的微笑着说,还有,看他的朋友圈就知道,全是你们一家人有说有笑的开心场面。

如果。女人赶紧打断了话,如果她爸回心转意,你还接受吗?

姐,你还真是女诸葛呢。

咋啦?

几天前,她爸给我打电话说出去谈谈。我听别人说,00后的那个女人骗了他几十万,然后把他甩了。

你去没去?

我还没定。

如果他有这个想法,何尝不是件好事呢?毕竟他是你女儿的亲生父亲啊!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后爹后妈比亲爹亲妈更好的。

这时,小女孩举着电话手表出来了,妈妈,爸爸让你接电话。

楼上的突然起身去了厕所。

趁着这个当口,女人赶紧拉过小女孩,一张樱桃小嘴在小女孩的耳边说着悄悄话,小女孩不停地点头,脸上荡漾的微笑就像五月里盛开的栀子花。

做晚饭时,女人变着花样做了好几道菜,蒸、煮、炒、炖、炸一应俱全,还不忘轻声地哼着她遗忘了好久的小曲儿。

对于一个小山城来说,冬日里下雪并不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雪花沸沸扬扬地下着,似柳絮漫天飞扬,人世间的喧闹与执拗、狂戾与愁怨,在这些白色精灵的舞蹈中慢慢融化了、消散了。

天地间笼罩在这一团耀眼的白里,不可自拔。

屋里,红通通的炉火映照着每一个人的脸庞,一家人正围着火炉看电视。

咚、咚、咚、咚、咚!敲门声响了,女人诧异地说,怎么变了味了?的确,不再是令她揪心的热流因而奔放、活力四射、充满无限妩媚与诱惑的敲门声了,而是沉稳的、诚恳的、彬彬有礼的。

女人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去开门,门一开,三张幸福无比的脸一起朝她笑:楼上的女人双手拥着小女孩和一个男人,笑盈盈地说,刘姐,这是我女儿她爸。又对男人说,这就是刘姐。

小女孩的父亲朝女人点了一下头,激动而诚恳地说,刘姐好,感谢你们一家人对我们的关照,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说完,赶紧把好几袋礼品盒放进了屋,这是我从三亚带回来的特产,一点儿小意思,请你收下。

他们临走时,小女孩不忘在女人的耳边悄悄地说道,阿姨,明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早点来哟!说完小女孩便噤噤地向楼上跑去。

不知什么原因,女人关上门的一刹那,心里突然升腾起一个奇怪的念头。她眯起眼睛,从门上的猫眼向外望去,可她居然看到了四片

紧贴在一起的嘴唇。那四片嘴唇在她的瞳孔中越来越大,她不由感到一阵眩晕。

看着屋子里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礼品盒,小家伙无比兴奋,妈妈,他们是不是破镜重圆了?

你说什么?女人有些吃惊。

你们别瞒我了,妹妹跟我说过,她爸爸妈妈离婚了。可她不想他们离婚。小家伙振振有词。

对!女人略有所思,然后对男人说,你看他们又是礼品又是请客,楼上楼下的,我们是不是该礼尚往来一下。

你说了算。男人看了一眼摆在地上的各种礼品盒。

要不,给他们包个红包吧!女人想了一会儿道。

可人家肯定不会要的。男人马上否定。

要不这样。小家伙赶紧插嘴,包个红包送给妹妹嘛,明天不是她生日吗?就说是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小家伙赶紧说。

你看,你看,还是我们的儿子聪明。快去吧,帮我拿个最大的红包。女人笑靥如花。

小家伙飞奔而去,脚底腾起一阵风。

黄昏,雪越来越大,像一柄柄利剑从闷沉沉的天空汹涌而下。寒风裹挟着雪,在天地间凛冽、回旋。一棵棵树木缩紧手脚、耷拉着脑袋,隐忍地静默着。

屋内,炉火更旺了,炉火散发出来的光,温馨四漾,与灯光互相呼应。男人和女人满含期待地望着他们的儿子,小家伙正在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念自己刚写好的习作:幸福的日子,就像这冬日的炉火一样温暖。

责任编辑:沙梦成



## 找缸(短篇小说)

李仁学

马葆四下里巡睃一遍，细声道，没人呢，赶紧开演吧！杨三咳一下，润了润嗓子，又提一口丹田，接着就要开始检阅了。不料马葆又说，下回把那宝马开过来吧，站在车子上检阅才拉风呢！杨三说，别打岔——你就是宝马！说罢敞开腔门吼道——同志们好！声音很震撼，震得马葆耳窝子嗡嗡作响。

马葆磨叽半天才接茬：厂长好！马葆显然怯场，嗓子眼只眯一条细缝，声音吝啬得就像挤牙膏，纤细而短促，兼有一丝嫩羊咩咩的颤音。

杨三很不满意，说，此刻你代表我杨家酱的千军万马，可不是一只没吃奶的小羊羔！

马葆呛道，我代表酱缸！你活像个叫驴子，把我耳窝子都震麻了。

杨三斥道，好了好了，接着来——照我说的做！

接下来，不待杨三吼完上句，马葆立马

抢过去了，卯足马力猛喊——为酱民服务！喊完便是哈哈大笑，蹲在地上直喊妈耶妈耶，你可笑死宝宝啦！

马葆是个巨峰女子，平时连走路都像揣着两颗吊雷似的，荡来荡去的让人觉得危如累卵。这会儿可就更好看了，只见一阵疯笑之后，胸门刺啦一声，里面的景色全都曝光了。杨三傻愣了半天才涎着醉眼说，再笑，再笑我……我把你两颗雷腌到酱缸里去！说着就像探雷似的，手果真颤颤地伸过去了……

这是杨三第一次检阅马葆，也是马葆第一次陪同杨三检阅酱缸……

检阅酱缸，是杨三独创的一套酱文化，也是他每天早起必做的一项仪式。不过，他从来不让其他人掺和——当然，马葆是个例外。自从马葆加入杨家酱以后，一个人的仪式，也就变成了两个人的秘密。

杨家酱的酿晒场很大，场子里齐齐摆了一百单八缸，放眼望去，缸缸孔武釉亮，个个生龙活虎，那阵仗俨然一百零八条梁山壮汉嘯聚一处。不过，那种冷兵器时代的阵仗

并不合乎杨三的想法。杨三的想法和创意是山寨的，但却热腾着一种时代感——他看到的是一个墩满雄兵铁甲的现代阅兵场，一脚踏进去，整个精气神儿犹如掀开炮衣的战车，霍然生动起来。他梗着脖子行走在缸的丛林中，浑身充满了仪式感。沉睡缸中的大酱在他目光和曙色的映照下渐渐苏醒，空气弥散五谷的芬芳和村庄的气息，小麦、大豆、芝麻、辣椒、菜籽等等这些属于大田的物质都集结在这里，正在以另一种生命形态蓬勃地生长……

杨三属异地办厂，他跟马葆是在一家洗脚城认识的。那时候，杨三结束了一场牢狱之灾，刚从噩梦里走出来。可回到家里，他却发现噩梦并没有结束，朝他扑面而来的尽是白眼和唾沫星子——他就像个刚从屎缸里爬出来的拖尾巴蛆一样，乡亲们一见他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拿脚碾死他。看来，老家是容不得他了，于是他便像只流浪狗似的，夹着尾巴来到了这个遥远的异乡小城。站在异乡的屋檐下，杨三两眼一抹黑，实在找不到别的出路，只好硬着头皮重操酱耙，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做酱！酱厂依然还叫那个名字：杨家酱！酱厂生意挺好，可杨三却很苦恼——苦于单枪匹马，篱笆墙挨不着半根桩，老是无助地晃荡着，担心哪天就被一阵风吹趴了。

那天，他也是特别郁闷，才把脚伸进洗脚盆，四仰八叉地躺在了洗脚城。

洗脚妹一边掰他的脚丫子，一边笑吟吟地跟他搭讪，先生，考你一哈——你说你们男将身上哪儿最遭孽？

杨三觉得这话问得太突兀，突兀得就像她陡峭的胸脯；也很暧昧，暧昧得如同这间包房里萤弱的光。杨三知道，这种场合里的妹子其实洗脚比较外行，跟人拉牵扯淡倒是挺在行。所以真正到这里洗脚的客人很少，他们要么直奔主题而来，要么就是纯粹扯淡来了。杨三纯属扯淡！他是消遣洗脚盆里的

语言艺术来了，想藉此排解一下流落异乡的那份孤独与苦闷。杨三有些失望，这妹子的话貌似含蓄，却一点也不艺术，如同她这一身装扮。妹子裹一袭薄衫短裙，衣衫开胸很低，半壁江山露在外头。杨三直直地望她，说这问题也太肤浅了，男将那厮不遭孽，也不会往女将小屋里头拱了！说罢便斜眼歪嘴地笑。

妹子咂出话味儿了，睨他一眼说，猜不出来就往裆里钻——真不要脸！

杨三挠脸嘿嘿地笑，改口道，脸最遭孽！

不对！你可以不要脸，却不能不要脚。男将两脚踏天下，脚丫子成天驮你东颠西跑，就像累驴似的，顶受罪了——你可得善待它，每天洗爽了再让它上路。

杨三笑道，你倒是蛮会做广告呢！如果改行做生意，肯定是把好手。

妹子问，那你又是做哪行的？杨三说，你猜？妹子定睛瞧他一眼，突然耸了耸鼻子，像是嗅到什么了。杨三问，闻出来没，啥味？妹子掩嘴笑道，一股臭脚丫子味！

杨三一本正经地说，告诉你吧，鄙人姓杨，我手下有一支部队，旗号“杨家酱”。我撒豆成兵，帐下一百单八酱。接着屈指数道，那些将里头有大酱、上酱、中酱、少酱、嫩酱……

妹子撇嘴一笑，顺口就接过去了：黄豆酱、芝麻酱、豌豆酱、豆豉酱、萝卜酱、洋姜酱、苔干酱、牛肉酱、鱼丁酱、虾球酱、蚕沙酱、鼠沙酱、洗脚水腌的臭豆腐酱……

妹子活像秀绕口令似的，竟然一气蹦跹了十几款酱名，甚至有几款连杨三听着都一愣一愣的。杨三惊喜不已，心里绽出一朵花来，接着又生出一枝橄榄，当即就递过去了——他攥着妹子的手说，你可是做将的料呢，怎能在这儿当丫鬟，替人掰脚丫子呢？走，到我府上去——咱杨家酱正缺一枚女酱呢……

就这样，马葆被杨三连哄带骗地拽出了洗脚城。到了他府上，马葆望着满地酱缸才悟过神来——嗨，这吹牛不打草稿的日白佬，原来他不过就是个做酱的小老板，难怪身上一股子臭酱味呢！

## 二

这天，杨三接了一个电话，接着夜里就做了个梦。他梦见自己赤条条地被人塞进了一口酱缸，那人还哼着鼻子对他说，你这酱里头缺味，把你腌进去，这酱才算真正的杨家酱了……

一场梦魔疼得杨三爹毛，再也睡不着了，他推了推身边的马葆，马葆眯缝着睡眼问，半夜三更的不眯觉，干啥？杨三说，眯不着了，刚才做了个怪梦，心里头呛得慌。

马葆一哧溜钻出被窝，说，我帮你解解，看里头啥玄机？杨三一五一十讲了，马葆听完就有了答案，说这叫“鬼压身”，说明他心里头有鬼！转而问他是不是做啥缺德事了？杨三说，你整天魂儿似的跟着我，啥事瞒得过你？马葆软软地趴过去，一头乱发泼在他怀里，嗔道，是嘛，我就是你魂儿呢，要是哪天你把魂儿弄丢了，我就把你腌到酱缸里去！

杨三搂着马葆暧昧地说，宝马呀宝马，我杨三哪天不是腌在你这口酱缸里！

杨三虽说跟马葆同居好些年了，可同榻未同框，一直没办证。马葆时常提醒他，再无证驾驶，我就一蹶子把你炮下去！杨三却总是嬉皮涎脸：宝马呀宝马，你可是一匹好马呢，我不骑你骑谁？

杨三从来不叫她“马葆”，嫌这名字太土。那时，杨三刚好换坐骑了，是一辆宝马牌的，于是他将“马葆”二字倒腾过来，干脆就唤她“宝马”了。

马葆是那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

人，里里外外替杨三招呼得妥贴。这些年，杨家酱之所以异地重生，越做越大，也是篱笆仗着桩，幸得马葆一旁给力相挺。

早起以后，杨三照例要往酿晒场检阅酱缸。进了场子，杨三似乎仍然沉浸在那个噩梦里，快快地打不起神来。马葆催道，开演吧，再迟工人可要进场了。

杨三说他今天不检阅了，他要翻酱。说罢便操起酱耙忙活起来。翻过一缸之后，他拿指头往酱耙上一点，放进嘴里喇了喇，说，熟了，好酱！

马葆也尝一口，点头嗯道，好酱！

杨三却说，好是好，可我总觉得里面缺了一宗大味。

马葆问啥大味？

杨三说，人味！

马葆忽闪着眼，不解。杨三说，我老家杨家寨就有一口腌过人的酱缸，是我姥姥用过的。那口缸腌的酱，出味得很！沉吟片刻，又说，我想回去一趟，把那口缸找回来。

瞧他一脸认真，马葆跺脚叫起来，杨三，好恶心哪——你真是个奇葩！

杨三确实够奇葩的。前年杨家酱新上了两条生产线，急招女工，马葆叫他去打广告，他却天天钻洗脚城。等广告费差不多都扔进了洗脚盆，招工的事也就搞定了，而人家洗脚城却因此空了城。有人笑话他，你哪是办酱厂哟，分明就是开染坊嘛！有人还笑呵呵地提醒他，蛆多了，当心把缸拱翻哦！在检阅酱缸这件事上，马葆一直哭笑不得，说他堂堂一老板却像个神经病，要是让人看见了还不真的钻缸啊！杨三说她没文化，说他那是酱文化！酱是有生命的，他每天喊酱，意在唤起酱的苏醒。尽管只是个仪式，却能激发酱们的士气，加速酱的发酵和成熟。马葆眨巴着眼沉默了，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其实，马葆还是不懂，但她是个懂得妥协的女人。

这次杨三说要回去找缸，马葆起初以为



他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岂料杨三越说越离谱。他说把那口缸找回来，以后就用它做酱麩子，然后再把麩子点化到一百单八缸里头去。这种玩法，完全吻合他那套奇葩的酱文化逻辑。马葆决定不再陪他玩这种无聊而又恶心的行为艺术了，说，你找回来吧，我司马缸砸光，给你砸个片甲不留！

杨三的酱厂隔老家杨家寨横跨了好几个省，他决定亲自驾他的宝马回去。马葆看他真的铁了心，反倒柔软了，于是忙着替他收拾行李，又往车里塞了许多酱礼盒，说他杨三大小也算个成功人士，如今衣锦还乡，两手空空岂不是回去找骂！说着便将车门掀开，一屁股坐进去，说，出发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杨三没成想马葆会和他一起回去，不免疑惑地问，准备啥？马葆对着车上的镜子抿了抿头发，笑嘻嘻地说，丑媳妇见公婆呀！马葆平时穿着不怎么讲究，杨三这才发现她与往日不同，已经换了一身行头，从头到脚收拾得熨熨贴贴。

### 三

杨三和马葆轮流驱车，翌日晌午也就抵达了老家地界，一条熟悉的河流哗地便淌进了眼里。

杨家寨是个傍水而居，枕着黄金码头的滩涂村落，也是曾经名噪一方的酱寨。每年这个时候，麦子熟了，辣椒红了，杨家寨便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喧腾的季节，满寨子的屋顶上摇曳着炊烟穗子，剁椒声热辣辣响成一片……

小车颠簸在寂静的原野，金色的麦浪从河畔一直漫到车脚。麦穗子伸着丫丫小手哗地挠着车门，挠得杨三心里痒酥酥的。此刻，他在呼吸中就能嗅到麦子的乳香以及各种青草的气味。远处暑气蒸腾，大地就像点了一把野火，在熊熊地燃烧。透过暑气，隐

约看到麦浪中的那座绿色孤岛了，杨三的心情忽然变得凝重起来，他示意马葆停下。马葆点了刹车，问他干嘛？杨三说，找缸！

马葆嘟哝道，这麦浪野地怎会有缸，莫非是检阅麦子来了吧？

趟进齐腰深的麦浪，密密匝匝的麦丛犹如层层叠叠的网，马葆脚下的高跟鞋就像被网困着的鱼儿，怎么也洒脱不起来。磕磕绊绊之中，麦穗子蜇得她胸口痒痒。她叫杨三替她挠挠。杨三伸手进去，却像和面似的揉了起来，一面揉，还一面荤腥地笑道，要是让人看见，会不会说我流氓？马葆说，他管得着，我是你老婆！

马葆这么一说，杨三反倒歇手了，说，就要到家了，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马葆见他欲言又止，已然意识到他要说什么了，心里郁郁的，却大大咧咧地说，你直说吧，我听着呢。

杨三说，我这次是觑着城墙厚的脸皮回来的，可不是啥衣锦还乡，所以我想跟你交代两句——就算“约法三章”吧……

马葆冷脸回道，知道——你以前钻过缸，没脸见人呢。

杨三开始“约法三章”了，说，一是见了你老乡，得笑脸相迎！

马葆说，知道——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二是不要跟我抬杠，得像平时我两跟客户谈判和检阅部队那样，步调一致。

马葆说，你说树上结的是南瓜，那我就说它肚脐眼上还长着个把儿呢——保证一唱一和。

稍事犹豫，杨三说出最后一条：三是暂且不要跟人挑明我俩啥关系！

马葆的鼻翼骤然翕动几下，眼泪兀地就啪嗒下来了。她讷讷地问，那要是别人问呢，我怎回答？

杨三说，照实说吧，就说你是公司业务总经理。

马葆忽闪着长睫毛想了想，说还是秘书

妥当些，这样他杨三会显得更有面子。

及至登上那座孤岛，马葆才发现这里不过是麦浪拍岸的一片坟茔地。在这片幽静的世界里，有一处墓相当抢眼，它既不是碑状的，也不是土葬时代遗留的那种土丘型，而是一幢类似鬼子炮楼的塔陵。塔陵鹤立鸡群，显得很有些傲慢和霸气。马葆一看塔陵上的字就明白了——这便是杨三他爹娘的合葬墓。马葆行前说要“丑媳妇见公婆”，眼下看来是不可能了。

杨三先是在一座墓丘前哐地跪下，连磕三个响头，然后喃喃地喊了声姥姥，接着才起身在塔陵前趴下，一动不动了。

马葆虽说平时跟杨三形影不离，其实对他的过去并不十分清楚，也不知道他爹娘其实早已作古。她只知道杨三钻过缸，还蹲过两年监狱，而且也是杨三亲口讲了她才知道。至于他为啥敢于将自己头上的癞子晾出来给她看，马葆不明白，只知道当时听了挺开心，觉得没必要仰视面前这个男人了。至于他为啥钻缸，又为啥蹲监狱，马葆没有问他——她是个不喜欢打探隐私的女人，就像不喜欢别人追问她的过去一样。

马葆见杨三半个身子紧趴地上，屁股撅得像座坟，不由得暗暗好笑。不过，杨三趴在地上都老半天了，既没听他呃一声，也不见他有起身的意思，于是心里想，娘养儿真是划不来，可怜死了都没个哭坟的！

马葆耸了耸鼻子，眼圈忽然就红了。她决定替杨三好好哭一回，于是哐地跪下，扯起嗓门曼声大哭：娘啊，你老睁开眼吧，杨三今儿出人头地了，可威风啦！他统领三军，手下千军万马，每天还检阅部队嘞！娘啊，你老瞧瞧吧，杨三如今衣锦还乡，可阔气啦！他出门不用脚，洗脚不用手，腩下骑的是宝马，怀里搂的是马葆，还为了一口破缸跟人“约法三章”嘞！娘啊，俺亲娘哟，你老爬出来瞅瞅吧，杨三可是个大孝子呢，他给你老修的神仙塔子就像小鬼子的大炮楼，

你老住着还舒坦吧……

杨三终于慢慢起身，拍了拍膝上的草渣，没好气地揉一把马葆，好了好了，谁叫你嚎丧来了？瞎叨叨些啥，嫌我心里不够烦呐？

马葆擤一把鼻涕，使劲扔在杨三脚下，一仰脸就起身了。杨三这才发现，马葆刷过漆的长睫毛上竟然沾满泪星子——还真哭了！

杨三望着塔陵咕哝两句，接着掏出手机：喂，二叔呀，我杨三！我在娘这儿呢，你过来一哈。

不一会儿，一个人骑着摩托突突地过来了，那人老远就发脾气，说回来怎不吱一声？兜里有钱了，眼珠子就滚到脑壳上去了？

杨三躁道，看你做的啥事？难怪你在电话里头瞎咋呼，硬说人家要炸墓呢！

那人撩腿就从摩托上蹦下来，黢黑的两脸趴满汗珠，他一面拿草帽呼呼地摇风，一面气喘喘地说，他敢！惹毛了，老子还在上头架一挺机枪呢，两梭子扫死他！

这人便是杨三的二叔了。马葆一听就乐，心想杨家寨人怎这个德性，一出场就像林子里杀出一条蝥贼来，难怪杨三在酿晒场上也要整个“一百单八酱”呢！

接着二叔怪道，你回来就为这个？

杨三说，我回来找缸，顺路看看娘。

啥缸？

就是姥姥用过的那口酱缸。

二叔嗤地笑了：天涯海角就奔一口缸回来，要它做啥？

杨三说，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楚，反正有大用。

二叔气鼓鼓地说，那你得找德贵。不过，恐怕找也白找——他病了，怕是要见姥姥去了，正躺在床上哼哼呢，可别去挡他的魂。说着转向马葆，两瞳立马就亮了，声音旋即矮下来，笑眯眯地说，稀客！你是杨三女朋友吧？

马葆僵着脸有些局促，杨三立马就接过

去了：哦，她是我秘书，跟我一起过来找缸。

二叔有些失望，叹了口气说，大热天的可别呆在地里烤糊了，赶紧带客人到家里歇凉去。说罢便一溜烟地走了。

回到车上，马葆困惑地问，那缸不是你姥姥的吗，关那个德贵啥事？

杨三说，这里满寨子姓杨，姥姥不是他一个人的姥姥，杨家寨的晚辈都这么叫她，只有上了年纪的才敢称她“酱娘”。不过，酱娘也到那岛上去了。接着，杨三讲起了酱娘的故事。

杨三小时候也见过酱娘。酱娘做的酱那才叫个好吃！每次馋了，他都冲酱娘家跑。不过，那时候酱娘已经很老了，但她每年还是要腌上满满一大缸酱，一见鸡伢般毛茸茸的孩子们过来了，她总是老母鸡似的乍开膀子迎上去，抱抱这个，又摸摸那个，接着忙不迭开缸取酱，拿调羹喂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吃完酱，还狗一样伸着舌头咂嘴巴，巴巴地望着酱娘，迟迟不肯散去。酱娘绽开满脸菊花，问她的酱好不好吃？说好吃也不多给——细伢胃嫩，她担心喂多了伤了孩子们。

酱娘是个寡妇，她丈夫是叫鬼子拿刺刀捅死的。丈夫死后，她便回了娘家杨家寨，一直守着祖传的那片酱坊过日子。说起这个酱娘可不简单，有人说她就是《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阿庆嫂当年开茶馆，把个胡传魁藏在水缸里；而酱娘则是开酱坊，操一把酱耙，硬是把个闯进酱坊掏酱吃的鬼子砸进缸里去了。当时，一位新四军首长听了“酱娘腌鬼”的故事，感慨不已，握着狼毫喇地写下三个大字：杨家将！写好后，他先是掂在手里端详了一番，接着又在“将”字脚下加了个“酉”字，这才叫警卫员拿去做了一面酱旗，然后便挂在了酱娘门前那棵大槐树上。从此，酱娘的酱坊便得名“杨家酱”，酱越做越好，名气也是越来越大。再后来，乡亲们纷纷跟她学起了做酱，杨家寨很快便成

了一方有名的酱寨，杨家酱从此也就不再是酱娘一个人的骄傲了，而是成了杨家寨人的共同财富。

马葆啧啧连声，说真还有这么一口缸啊！接着问德贵是谁？

杨三说，德贵是姥姥收养的一个孤儿。姥姥过世后，那口酱缸也就落在了他的名下……

#### 四

回老家的第一顿饭自然要叨扰二叔。饭菜上桌的时候，二叔邀杨三上坐，说他幸亏当年是在酱缸里泡过，如今才成了有味道的人物！二叔说，咱叔侄两今儿怎也得坐在一起，好生庆贺庆贺！

杨三客套道，宝马今天是稀客，得让宝马陪你坐上席才是！

二叔瞅了瞅停在院子里的小车，为难地说，宝马它的确是个稀客，我也是头回看见这么高级的小车。可它宝马歇在院子里还算凑合，要是让它一屁股坐进来，咱这条老命和这一桌子饭菜不他妈全完蛋了？接着就火了，说，你小子今天是怎了，是嫌二叔饭菜不好，还是路上马儿把你颠邪了？

杨三这才意识到二叔误会了，赶紧解释：哦，忘了给你介绍，我秘书也叫宝马！说完便朝马葆递眼神，马葆却冷冷的一声不吭。

二叔猛拍大腿，嚷嚷起来，好！你小子车子是宝马牌的，想不到连秘书也是个宝马牌的，看来真是显贵了！我看你这酱也得换个牌子才好——干脆也叫宝马得了！

杨三连连摆手：那可不行！宝马早就叫人注册了，我去牵它，它会尥蹶子的——别人会告我侵权！

二叔切地笑了：啥侵不侵权的？“杨家酱”这牌子原先属于姥姥一个人的，后来大家不都打这个旗号，今天你照样还不用她的

招牌，也没见姥姥爬出来打你伢的屁股。

杨三语塞，仿佛有一只手真的呼啸着扇过来了，却不是打在他腓上，而是重重地落在了脸上，两颊倏地通红。杨三见马葆也是一脸通红，胸脯就像要绽放了，于是赶紧说，约法三章，约法三章——咱不说马的事了行不，还是先把肚子填饱。

马葆果然不生气了，随即一脸嫣然地上了上席。二叔跟杨三一边喝酒，一边唠家常。二叔滋地咪一口，说，我前天之所以打那个电话，就因为高兴——高兴他狗日的德贵活该报应！

杨三问，德贵叔究竟怎了，还有治吗？

二叔说，那老东西穷得就剩一口缸，咣当响，拿啥治？

酒过三巡，二叔开始说酒话了，说当初不是他德贵举报，别人也不会抡着酱耙撵到他杨三酱坊里来；如果不是急了，他也不会像胡传魁那样往酱缸里头钻；如果不是他德贵狗拿耗子，又把他从酱缸里拎出来，兴许人家就不会发现；如果他躲过那一劫，他娘也不会走得那么早。紧接着板脸问道，你关心那老家伙做啥，他害你还不够惨哪？

杨三活像被人揭了疮似的，呲牙咧嘴地吼，我是关心姥姥那口缸！

二叔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连忙瞥一眼马葆，却见马葆兀自埋头吃饭，于是松了口气，说，那口缸对你就那么重要？

杨三说，那缸里装着个宝贝，我急着要用呢！

二叔问啥宝贝？杨三侃侃而谈：比方说你老喝的这酒吧，它就有酒文化；你老喝的茶呢，那里头也泡着文化，叫茶文化；咱这酱当然也不例外呀，它里头也有学问，就叫酱文化！这酱文化有的是从缸里酿出来的，有的则是从它的历史和故事当中来。有故事才有味道，有历史才有嚼头。我现在是做企业的，不单要把产品做好，还想把企业的内涵也提升一下，做出一种文化来。企业和产

品就像人一样，有文化了才有价值，才会更加受人的尊重和喜爱——你老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二叔墩下杯子，猛地擂了杨三一拳，骂道，狗日的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看来这些年你真没白混，确实长大学问了！转而拢着眉头说，你去找他，怕是耗子闯进面缸，会碰一鼻子灰的。

杨三说，那没办法，我怎也得试一哈。

二叔说，也好！你跟宝马秘书一起开那宝马过去吧，正好也让他瞧瞧。让他德贵知道，你今日可不同于往时，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杨三了——你今天是刘三，是刘三还乡、大驾光临！说完一仰脖子，朝嘴里兴奋地丢了一杯，一囫囵咽了，脸膛醉得像酱缸。

## 五

德贵果然躺在床上哼哼。德贵跟二叔年岁相仿，但显然要比二叔苍老许多。也许是受疾病折磨的缘故，老人浑身瘦楞楞的，就像一棵带着枝桠的朽木，嶙峋地摆在那儿。尽管是一堆朽木，但老人深陷的眼窝依然透着两道犀利的光。

杨三不敢正视老人，他将礼盒放在一把藤椅上，然后哈着腰说，叔，我看您老来了！

见是杨三，老人起先愣怔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苦笑，接着指了指礼盒，问那是啥东西？

杨三说，没啥，一点土特产。

老人皱了皱眉头，说，就是你那“杨家酱”啰，怎不敢直说？其实我早就听说了，这些年你在外头发财了。发财了好啊，只是咱杨家寨遭殃了。打从你做的酱差点闹出人命案来，咱杨家酱从此就成了人人唾弃的老鼠屎，咱杨家寨可是一口酱也卖不出去了。

杨三不敢抬头，脸上就像火烤，熏红着

满是热汗。老人见他一副难过的样子，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了一些，语气也就不再那么生硬了，说，都过去这许多年了，乡亲们其实早就原谅你了，你还是经常回来看看吧，这里毕竟还埋着你的祖坟呢。只是以后千万得把路走正了，别再往咱姥姥脸上抹黑，不然老人家在那边也不会饶你！接着，老人变得一脸和蔼，招呼杨三靠拢点，别老站着，坐床沿上跟他说话。

杨三受宠若惊，赶紧屁颠颠地过去。一阵寒暄之后，恩怨纠葛的两代酱寨人拢在一起，话茬还是绕不开一个字——酱！

说着酱事，杨三两眼一溜达，很快便在屋子里找到了那口酱缸。那缸看上去就像一个身着铠甲的武士，凛然地伫立在墙的一角。那缸尽管有些老相，好些地方已经开始脱釉了，但他一眼就能辨出它的原色是那种古铜瓷的。杨三起身摸了摸缸沿，漫不经心地问，这就是姥姥那口缸吧？

老人嗯了声，说等他死了就把缸带过去还给姥姥。杨三叹息一声，犹豫片刻之后，终于把他的“酱文化”端出来了。不料老人听得直打哈欠。于是杨三开门见山，说他也不白要，老人只管开口，给多少钱都行。老人又打了个哈欠，突然猛地啐了一口，说那缸腌过酱、打过鬼，可就是不装他狗日的“酱文化”。说他杨三分明是想拿姥姥的缸洗白自己，仗姥姥的英名抬高自己，拿姥姥的缸腌羊头卖狗肉，继续赚那黑心钱！要是姥姥知道那口缸落到他杨三手里了，还不爬出来再死一回。老人越说越气，指着杨三的鼻子骂道，从你修的那个炮楼子看，就知道你狗吃屎，一辈子也改不了啦！说着就从床上爬起来，拎起礼盒呼地扔出去了，同时扔出去的还有杨三——杨三被重重地推了一掌，险些一头栽倒在台阶下。

见杨三提着礼盒灰头土脸地回来了，马葆抿嘴笑道，做酱你比我在行，看来谈判之类的事还得由我出马！二叔立马附和，是

呀！宝马出马，肯定马到成功！转而埋怨杨三，我叫你带着宝马秘书一起过去，你就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马葆是开车到德贵家去的，才不到半个时辰就回来了。马葆一下车便兴奋地耶了声——搞定！杨三也很兴奋，赶紧吩咐二叔叫了一辆小卡，然后由马葆随卡车将缸拖回来了。马葆担心德贵看出破绽，卡车经过二叔家并没有打住，而是径直朝寨外驶去了。

二叔望着车屁股直翘大拇指，说，宝马能干！你小子将来要是牵上这匹马儿入洞房，你娘闭着眼睛也会笑的！

杨三淡然一笑，说，你得赶紧把那炮楼子拆了，不然我娘会死不瞑目的。

二叔尴尬地说，其实修成这个样子也不能全怪我。当时建议你重修二老的墓，我只是想替你把它修得体面些，岂料那帮狗日的泥匠看戏不怕台高，说杨三反正有的是钱，干脆修一座塔陵，一来老人可以住进去享享仙福，二来也显你杨三有本事，还是个大孝子。直到塔陵完工，我才知道上当了。接着，二叔紧瞅杨三，心有不甘地问，当真拆？杨三迟疑了一下，说，二叔你看这样行不？干脆把姥姥请进去，然后给咱爹娘重修一个——不过，可别再搞得那么高大上了。

二叔眉开眼笑：这主意不错！

不过，杨三还是有些顾虑，担心德贵叔不会同意。二叔一口笃定地说，量他德贵不敢放个屁！咱姥姥是谁？姥姥可是打鬼子的巾帼英雄，连新四军大首长都称她是“杨门女将”——她老人家有资格享受这份待遇！再说，姥姥的墓早该重新修了！去年有人还提议要给姥姥修个纪念碑呢，只可惜没人拿得出那个钱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杨三长长地舒了口气，那个盘桓在心里的噩梦仿佛一下子就这样吐出来了。他望了望身边的寨子，又看了看脚下的土路，目光最后落在寨外的田野上，说，我该走了

——不过，我还会回来的……

路上，马葆说了她跟德贵谈判的过程。

起初，老人也是不睬她。于是她亮明“身份”，说她是省文物局的，专程来找那口酱缸。那缸可是革命文物，如果私藏不交，一旦弄坏或是搞丢了，那可就是犯罪！老人当即就吓坏了，说刚才还有人拿钱来买，幸亏没给他。她问是不是那个土豪杨三？老人连连点头，说是他是他，险些又给那狗日的坑了。老人一愣，忽然又狐疑起来，问她怎认识杨三？她哈哈一笑，说他杨三算个啥东西！她才不要认识他呢，只是听人讲过他钻缸的糗事，才知道有这么个奇葩。老人恨恨地说，狗日的，真是无可救药，不定哪天又得钻缸！

杨三感觉脸被两个巴掌扇来扇去的，青一阵紫一阵地变换着色彩。杨三猛地刹车，问她骂够了没？马葆咧嘴笑道，还有呢！老人见了钱，活像怕烫手似的，硬是不接。她不耐烦了，将钱啪地砸进老人怀里，说他保护革命文物有功，这是政府奖赏，必须得

要！老人攥着钱，手在颤抖，浑身都在哆嗦，冷不丁哐地一声跪在缸前，嘶哑地叫了声：姥姥——

此时，杨三鼻子一酸，不经意地也喊了声姥姥，眼前顿时一片模糊。他哽咽地说，马葆，你先开一程吧，我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了。

马葆一愣，问他刚才怎叫她的？杨三却闭着眼，一言不发了。

马葆驱车行驶在金色的原野，鼻子也是酸酸的，想哭，嘴里说，姥姥，我才不是宝马呢——我是马葆！我就是那口缸，酿过酱，也腌过鬼——那么，谁是鬼呢？杨三吗？嗯，就是他！他杨三如果不娶我，他就不是人，是个鬼！

马葆咬了咬嘴唇，决定回去就跟杨三摊牌：如果他再不娶她，她就不再跟他干了，从此分道扬镳——她也想去找缸，找一口既能腌出人味，又能酿出小人儿的酱缸来……

责任编辑：召唤

## 小小说二题

杨志艳

### 善良不会冷却

车窗外瓢泼大雨。

车窗内坐着一对愁眉苦脸的夫妻外加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眼见天色已晚，此时车内的年轻少妇正在埋怨着开车的男司机。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让你不要回老家你偏要回来，敢情现在好了，害我们一家三口困在这荒山野岭。

男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车内压抑的环境让他不禁想抽支烟来缓解此时烦躁的情绪，可刚按燃了火机他又随手摁灭了，他想起了抽烟对孩子成长不利，再说下这么大的雨他又不能下车去抽，即使不考虑孩子的因素他也是不能抽的，在车内抽烟他可受不了妻子言语上的狂风暴雨，于是悻悻然作罢，微微发福的身子趴在方向盘上默不吭声。现在的他仿若是只夹在风箱里的老鼠，生怕呼吸声大了引起妻子的不满从而引发更多的喋喋不休，男人心想：现在女权高涨，男的真憋，有时候连大气都不敢喘，感觉越来越怂，他妈的连呼吸都成了原罪。

车外的正前方装载机正在忙碌着清除水毁塌方，这泥石流加土石不知何时才能铲

清。说来也巧，他如果早上路十分钟现在就不至于滞留在这里，这会儿也许就到家了。虽然堵在这里了，但眼前的雨越下越大，即使是熟悉路况的老师傅也会选择呆在家里悠哉乐哉，哪个会出来受罪？但同时他也很庆幸把车子停在视线开阔的安全地带，至少不用担心山上的落石砸到或者是刮擦到他的车子，看来他们一家三口只能在这里继续等待了。

中断交通的地方周围没什么人家，算是鸟不拉屎的地儿，再说这年月为了小孩子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好些乡镇墟里的老百姓都搬到了城里抢占优势教育资源，使得乡下原本就不多的人口更加人丁罕至。可是他的父母从小在乡下待习惯了，就是不愿去过一进家就把门关上的寂寞生活，无奈之下他只好每两周回去看望父母，顺便给他们买点儿生活必需品或者是药品什么之类的小物件。今天回家因单位有事耽误了些许时间，想到父母的翘首期盼，外加母亲在来电中说疑似患有感冒症状，于是他买好药顾不上大雨纷飞，一股脑儿就把妻儿老小捎带回家。

公路正前方一个身着橘红色工装的男人和装载机司机还在忙碌着，过了一会儿只见那个身着橘红色工装的男人径自走了过来，

用手轻轻地敲了敲窗，他放下玻璃。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就能半边通车，你们不要着急，我们尽量把活儿朝前赶，让你们早点儿通行。说完那位工人又忙着用铲子去疏通边沟里的积水去了。

车内的孩子似乎没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他是个饿了就吃，吃了就睡的小家伙。现在估计正到了吃奶的时间点，于是他用哭声抗议着车内的两个大人。男人的妻子只备了奶瓶却没有携带现成的热水，想着老家不远没必要带热水，可眼下没有热水就冲不成牛奶，两个大人只能心急火燎的去安抚孩子，可那孩子才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依然哭他的。

这时又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前来敲窗，男人刚按下玻璃就迎来一句关切的询问：孩子怎么了？是不是饿了？

男人的妻子说车里只有奶瓶与奶粉却没有热水，吃不成牛奶所以孩子就饿得嗷嗷大哭。

那个中年妇女却说这有什么难的，我家里有现成的热水，我带你们前去，步行三百米就到了。

不去。车内男人心怀戒备，回答得很干脆，倒是她妻子显得通情达理一些，很委婉地再次谢绝了人家的好意，说是雨下的这么大，还是不给你添麻烦了。

女人见状继续热情地说，我看不但是小孩子饿了，你们大人恐怕也是饥肠辘辘，不如我给你们两个人各下碗肉丝面吃。

话音刚落，男人和女人异口同声地回道，不用……不用……他们觉得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前来敲窗的女人一定是想把面条卖个高价，把他们狠狠得讹上一回。

见他们果断拒绝，那个女人就不再坚持，走上前跟身着橘红色工装的男子说着闲话，雨势也渐渐的弱了下来。

小孩子对母亲的哄睡不买账，哭声似乎更大得飘向了远方。

远处那位身穿橘红色工装的男子与刚才

敲窗的女人再次走到车前，这次那个工人率先开了口。

现在雨势小了，我看娃子饿了，你们小两口到下湾这位嫂子家给娃儿冲瓶奶喝，你放心我天天在这儿养路，跟这个嫂子是老相识了。

有了国家工人背书，那位男人与他妻子很快地下了车，他们三个大人一路呵护着孩子很快到了下湾那个女人的家里。

女人拿过男人妻子递过来的奶瓶，麻利地去冲洗了好几遍，利索地用热水冲好了牛奶，然后娴熟地用手背试了试温度，见温度适宜后就顺势递给孩子的母亲。

孩子的母亲还没拿稳就被她怀里的小可爱一把夺了过来美滋滋地吸吮起来，吃饱后又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

我去给你们下碗面吃，女主人热心地说。

不用了，我看你客厅里放的有大碗面，正好有热水，我们两个泡碗面吃。男人边说边朝放大碗面的纸箱方向走去。

吃完面，雨更没有先前逞强了，索性变成了牛毛细雨，交通中断处已被装载机铲除了障碍，路上滞留的车也没了踪迹。那家女主人把他们送到了车前才挥手告别。

临走男人摸摸索索地从荷包里掏出了50元钱去酬谢那家女主人，没成想那个女主人没要，于是男人就没再坚持，开动引擎朝老家的方向奔去。

事后，男人与他妻子谈及到那位好心的女人既感动也非常惭愧。于是隔了些时日，他们共同决定回老家的路上专门抽空去看望那个好心的女人，想对自己的行为说声抱歉，同时也要道声感谢。

很快，这对夫妻没怎么费周折就找到了当天赠水赠面的好心人，她对再次登门致谢的夫妻俩的到来感到有些意外。

只见她毫不在意地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呢！我丈夫常年出门打工，十年前也是在路上不小心把钱给弄丢，幸亏碰到一位好心



人帮他买吃买喝，并且还热情地帮他买了车票专门送他上车，临走时他连恩人的姓名住址都忘了问，比起他来我做的这点芝麻绿豆的小事算个啥？

男人再次要付那天的两碗面钱，女人推开他递过来的钱，继续说：那箱面是扶贫工作队留下的，放那儿都放忘记了，我也没花钱，你们需要不就正好派上用场嘛！

那位妇人对十年前的事犹记在心没齿难忘，由此印证了善良是可以传染的。印度有一句古谚语：予人玫瑰，手有余香。那位善良的妇人抛却麻木与冷眼，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助人为快乐之本。

与人为善是可以传递下去的，愿它像驿路梨花处处盛开。惟愿这世上所有的善良都不会遭到猜疑与误解，愿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善良，善良也永远不会冷却。

## 出息

陈凯林在高中有两位关系最铁的兄弟，一位兄弟的父亲是局长，另一位父亲则在本市从事某知名品牌服装经营，总之是人见人羡、家境优渥的孩子。

陈凯林的父亲是位采石场的队长，长年累月与众多工人们聚集在深山老区的矿山采料中，穿得也是灰不拉叽的衣裤，论其相貌则如同那些裸露在场地里粗砺的碎石料。陈凯林的父亲见人点头哈腰，活脱脱就像影视剧中的小日本，天生一副谨小慎微没出息的样儿，从心底里他对卑微如尘的父亲很是鄙视，比起哥们儿的父亲，感觉如同湮没在羞辱的大水里，跌入了天上人间的落差。

再说陈凯林的父亲也是位苦出身，从小生长在一个兄弟姊妹众多的家庭里，其父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靠老天爷赏饭吃的农民，遇上收成不好还得忍饥挨饿。为了活命他父亲去挖过煤，后来又找到建筑工地上干粗

活，没想到的是他父亲从小工到大工再到队长一路扶摇直上，工资水涨船高节节飙升。要说陈凯林的父亲也很会“来事儿”，一方面老板觉得把活儿交到他手上很放心，即使是老板本人不到场，他总会竭尽全力把活儿干得漂亮，免去了老板的后顾之忧；而另一方面工友们也很信任他，但凡老板拖欠克扣了工友们的工资，陈凯林的父亲总能想方设法地帮工友们讨回工钱。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地过着，直到有一日放学，刚踏进家门陈凯林就听到母亲嚷嚷个不停，大意是说放着安稳日子不过，非要贷款买设备，并且还要一贷就300万……眼见父母争吵他无力劝架，可又觉得听着嫌烦，父亲太爱折腾了，300万巨款哪个猴年马月才能还清？于是陈凯林生气得咣当一声就把门儿给关上了。

母亲拗不过父亲，兵败如山倒般渐渐微如蚊蝇，含糊不清的声音渐渐消退了。可陈凯林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在心里发誓从明天起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将来远走高飞摆脱生存现状。此后，他憋着一口气，不但是“三剑客”中最用功学习的孩子，而且也是全校起得最早的学生。俗话说父债子还，他怕他到时候没那个能耐帮助担惊受怕的母亲。

陈凯林成绩突飞猛进，一路高歌，成了一枚妥妥的“学霸”，读研读博风生水起，由此获得了去美国交流的机会，等到手续办好，在他将要启程去国外的空隙时间里陈凯林选择回了趟家。

到了家门，母亲端出可口的饭菜，父亲见儿子回来破天荒地喝了两杯，红光满面地说：“俺儿子比俺强，比俺有文化，你放心，出国用钱的地方多，这些年你爹也攒了不少钱，保证你在国外衣食无忧。”

陈凯林把目光狐疑地投向了母亲，母亲点了点头，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眼里噙满了点点泪花，母亲老了，从她看儿子迷茫的

神色以及喃喃的自语中，大概她也搞不懂为何在光阴的罅隙中人会生了变化，何日何时虎头虎脑的儿子长了一双高飞的翅膀？

陈凯林挂念俩兄弟，于是昔日最铁的“三剑客”相聚了。几杯酒下肚三人话题就放开了，那位家里从事服装生意的同学子承父业，可现在的生意已大不如从前，竞争激烈每况愈下，他也是举步维艰地经营着，勉强能糊个口食，早就没有了前些年的风光。而另一位官二代的兄弟，由于父亲受贿东窗事发，平日里对他点头哈腰的同事立马换了嘴脸，他现在虽然在体制内旱涝保收，但其实早已被单位边缘化，这次陈凯林给他提前预约他才好不容易请假回来。

说来也巧，他施工的地方正好是陈凯林的老家，他还告诉陈凯林，别看你爸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他捐起钱来真大方，你们村里有座桥还是他捐钱修建的呢！村里人把这座桥取成了他的名字，你说你爸牛不牛？

陈凯林好些年以学业繁忙为借口不愿陪

父亲回老家看望那边的乡亲们，他跟他父亲不同，对故乡没什么具体印象，远没有他父亲那么眷恋，而他父亲在爷爷奶奶病故后依然年年回去看望修葺老宅。套用他父亲常说的一句老话：做人不能忘本也不能没根，更不能忘了在饥寒岁月里那些救济过自己的乡亲们。

回到家里，陈凯林主动告诉父亲，他愿意陪父亲前往老家，父亲听后饱经风霜的脸上顿时乐开了花，像个孩子般手舞足蹈，嘴里还不停地絮叨：“俺也是教授的老子了！这次回去得好好祭祖。”

那个有点儿迷信的老陈此时两鬓斑白，穿得依旧是灰不溜秋的，看着这个羸瘦的小老头儿陈凯林不禁笑了，年轻时他吃了豹子胆，敢领着一帮兄弟去贷款买设备，披星戴月加工石料铺筑沥青碎石路面，还敢为人先贷款买门面，富裕后又为家乡出钱出力，可是自己却蒙在鼓里，一直都不曾好好了解过他。

责任编辑：召唤



## 十步之泽

王太生

十步之泽，必有香草。

——汉·刘向《说苑·谈丛》

### 菰

“菰雨生凉”，这四个字，有烟水气。我见到时，字悬在木匾上，是在江南古镇同里的退思园里。

退思，让人望而思其义，这个人不再大红大紫、大富大贵，他已从热闹处转过身来，从喧闹转向寂静。

寂静的住所，自然是门前冷落鞍马稀。

园主人坐在亭子里，下棋、打瞌睡。或是暑伏溽热，午后刚下了一场雨，他坐在亭子里感到凉意，该披一件丝绸薄衣。

我倒愿意承认是后一种，在四周长满野菰、荷叶、蒲草的亭子里，亭子近水，群鱼

浮头，午后闷热，主人坐在亭子里喝茶、扇扇，雨说来就来，雨来时风满亭，下过雨的亭子里，水雾缭绕，生氤氲凉气，翠色与烟老。

文人喜欢与菰相伴。天地植物，有水则有灵气。清代扬州文人焦循，构一小楼，名“雕菰楼”。楼虽丈许二层小屋，然名气极大。四面开窗，近观书塾外，曲水湾环，春草夏蒲、秋苒冬苇。焦循自己也在诗中说：“开窗但杨柳，坐久身不知。鹭起人烟尽，牛鸣即涧迟。闲心变书史，病骨识天时。昔日张公子，犹有千首诗。”现在那座小楼没有了，一座房子荡然无存，但有一丛野菰醒在文字中，依然窸窣作声，引为天籁。

菰，茭白。生于浅水的草本植物，叶似芦苇，根茎可食。秋天结实，皮黑褐色，状如米故称菰米，亦名雕胡米。

关于雕胡米，《西京杂记》有个故事。西

汉时，有一个叫顾翱的绍兴人，从小失去父亲，他侍奉老母，非常孝顺。母亲喜食雕菰饭，顾翱经常带着子女去采摘。还疏导水流亲自种植，大有收获。他家住太湖边，后来湖中只长雕菰，也没有别的草，虫和鸟从不来扰。

一碗雕米饭，宋人林洪《山家清供》里说，“曝干砻洗，造饭既香而滑。”不知米香如何？滑爽几许？反正林洪的食堂里，有许多这样散发植物清香的饮食，且得林木水泽之气。

毕竟不是多数人知道雕胡米，茭白才是寻常物。

茭白这东西，从前水乡人不吃，见外面的人吃，也跟着吃了，就像抓到螃蟹的人，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以茭白入菜，通常切丝炒肉，油光浸润，二味渗透，才是好吃。至于《随园食单》所提茭白另一做法，“切整段，酱醋炙之，尤佳”，则完全是一派山川清雅的素食主义。

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就很有意思，茭白叫茭白似乎有些俗，称它为“菰”，就显得雅，易入诗入画。

在我的家乡，茭白被称为高瓜，长在水泽里。我一直觉得水有植物的清香，蒲、苇、菱、苕菜……当然也有菰。这些水生的植物，让水体有一种独特的淡淡香味，释放出水流相送的生命活力。

当然，还是回到“菰雨生凉”，雨水落在植物上，则植物变凉，并播撒开去。青浮萍铺底，美豆娘嘤嘤盘桓其间。暑热散去，凉风既起，则有虫儿开始窸窣鸣吟……

其实，水生植物，也并非只有“菰雨生凉”，一场雨后，天色向晚，荷雨会生凉，蒲雨也生凉，只是没有“菰雨”来得雅致。

暑天，清凉饮食亦可解暑。从前我跟着外婆大伏天喝糝儿粥。菰米能做饭，也一定可煮粥。

我要是早生一百年，大概会在一场雨后拜访这座江南老宅子。

虽然林洪把菰米饭说得米粒香滑，我倒想着园主人家中用柴火熬着一锅菰米粥。

暑意消退的园子里，菰米粥大概是不错的饭食，当然再配上一盘茭白炒肉丝，该是最好好了。

## 蒲

青蒲，河流旺盛的毛发。那些纤纤草，像青墨的胡须，收割了一茬茬，仍一丛丛、一簇簇，从膏泥中钻出，叶茎细长，在漫散时光里，随风，呈奔涌的流泻状，远远地传来窸窣的声响。

蒲逐水，一寸一寸地长，一寸一寸地浸濡。

有蒲的地方，就有菰蒲人家。幼年，我到乡间去，那个离海不远的小村庄，就在水的中央。散落的几户人家，青蒲是它们的邻居，门是敞开的，来者都是客，客中，数鸟儿最多，有走错门的，在房梁间扑腾，终于找到亮光，使劲一掠而过，低低地扑向外面的蒲塘。

青蒲，有很大的遮闭性，寂寥水泽，碧草漫天，河流有河流的秘密。彼时，天青色，有青蒲做衬托，一个少年适宜读诗。

《孔雀东南飞》中，“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北宋词人秦少游有“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的诗句。

从《乐府诗集》中，走来羞涩少女，与情郎去五湖拔蒲。草色青青，清风絮语，少女低着头，默默不语，流露出一女儿的满心欢喜。一丛青蒲，在江南初夏的清风中摇曳。

当然，蒲可观赏，亦可亲近。夏天，我喜欢睡蒲席。这样一种柔软的草，编织的席，经纬的缝隙间，散发淡淡草的清香，与

我的肌肤是那样熨帖。一天的大汗淋漓，才如此真实，有草的味道。

蒲席上有不同的人生睡姿，或仰，或卧，怡然自得。清人高桐杆《十乐》里说，“高卧每到三伏大热天，白天不宜作功课，枕着竹枕，铺上蒲席，在北窗下高卧，和风吹来，五脏生凉，闭目养神，养精蓄锐正是此时，这也是劳累之人的一大快乐。”

是谁穿蒲鞋，纷至沓来，踩得草岸露珠纷纷滑落？唐代诗人刘章的《咏蒲鞋》，描写一群袅娜的江南女子到江边采青蒲，美人们穿着轻薄罗衫，裙袂飘飘，长发高高挽起，低头，伸出莲藕般嫩手，细细挑选新鲜的蒲草，江风习习。这些刚长出来的柔软洁白的草，在纤细如玉的手指间，扭曲，缠绕，甫一成型，便套在穿着罗袜的脚上。柔软的草，编成鞋，踩在脚上光滑细腻，有着农耕时代的轻巧质地。

一种植物，一种味道。《西游记》中，吴承恩用苏北方言烹制了一桌野菜宴，“油炒乌英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茭儿菜，四般近水实清华。”

蒲根菜，青蒲根部初生的茎芽，可以食用，有嫩笋之味。明代顾达曾作《病中乡思》“一箸脆思蒲菜嫩，满盘鲜忆鲤鱼香。”也许蒲是故乡一味草药，叨念老家蒲菜的味道，可以治病。

汪曾祺《异秉》里提到一种“蒲包肉”的熏烧食品，“是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汪的“蒲包肉”，肯定也少不了青蒲清香，渗入肌理。

“蒲包肉”到底有多好吃？有天晚上，我和诗人老何在微信上聊天，老何说，他在杭州吃过荷叶粉蒸肉，却没吃过蒲包肉。我告诉老何，吃蒲包肉，要去汪曾祺老家附近的水乡小镇。老何说，好啊，好啊，反正离得

近，我们明天开车就去。说这话时，我的鼻息，掠一丝青蒲的草香。

青蒲生浅水，一种植物，一种青，在水湄匍匐，或者摇曳。河岸有打鱼人和远去的采蒲的女子，青蒲便成了一条河流的插图。

## 苇

水做的植物，风一拨弄，即发出窸窣的天籁。这便是苇，青苇。

城市里看不到苇，往乡野走，夏日芦苇深处，一滴水汽凝结的露珠，像一滴汗珠，从光洁的苇叶上跌落。

那一年，三碗从乡下来。三碗是外婆的内侄，从小就没有了爹，想在城里落脚，外婆收留了他。三碗在城里待了十天，不习惯，要回到乡下。

三碗带我去乡下。那个靠近黄海边上的小村庄，四周是大片大片的青苇。三碗的家，房顶是用苇片盖的，床上是用苇席铺的，门沿挂的是遮阳、挡蚊虫的苇帘，从里屋往外看，筛下稀疏的光影。就是从那时起，青苇便摇曳着我的童年。以至于，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常梦见青苇，梦见我和三碗，划着船，在荷叶田田的芦苇荡里穿梭。

芦苇的青，是一种兀自的青。攥一把，一滴一滴的青汁，沁在手心，有一种香。不知是谁说过，每个人都是一株思想的芦苇，立在风中梳理自己，我想起一些人，他们曾站在水边。

一株是孙犁，荷花淀里的那些芦苇，纵使被割倒了，被捋成一片片，也会在那些水生女人們的怀里跳跃，不一会儿工夫，“就编成了一大片。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在孙犁笔下，苇是一种韧劲，一种柔美。“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

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碱；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假皮织篮捉鱼用。”采浦台的苇，如果贴上标签，制成凉席，摆到今天的商场、超市里去卖，指不定有不少“苇丝”。

一株是汪曾祺，《沙家浜》里的苇叶，在春来茶馆的窗后忽隐忽现。其实在写《受戒》时，汪曾祺借小和尚明子和农家少女小英子划船经过的芦苇荡，“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许！哗——许！’”汨汨水声，似曾相识。等到若干年后，贾平凹到常熟一游，不禁感慨唏嘘：“记住了这片可能是中国最干净的水，和水中浩浩荡荡的芦苇。”

还有一株是德富芦花。名字中嵌入苇的影子，“带有泥巴的芦根处有小螃蟹在爬着。在满潮的时候，一望无垠的芦花在水上映出倒影”：“芦间不仅是鲇鱼、虎鱼、虾等愿意栖息的地方，就是苍鹭、鹈鸟等也在这里当做隐身之所。”德富芦花的文字，隔着纸页，是扑面入怀的自然和乡野气息。

像青苇一样，秉性高洁的文人，擅长白描，峰岫尽头是白云，笔力穷尽，平淡是真。

有时候，摇曳的苇岸，还是一片爱情处女地。早先看琼瑶剧《在水一方》，“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漫天芦花飞絮中，两个相爱的人，追风嬉戏。当时不免痴想，哪一天，与一个人在苇丛里携手而行？终不过是一场苇荡春梦。

夏日苇荡有一种遮蔽性，它契合少年的心思。乘一叶小舟，穿行在密密的苇丛中，隐韧的青苇，被船头挤倒，又爬起，一个人的恣肆，只在他的内心汨汨流淌。

那年秋天，从乡下回来。三碗的来信，接踵而至，我念给外婆听：“在我最苦闷、彷徨的时候，是您给了我帮助……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邻村的一个胖姑娘……冬天，要到海边去打苇，挣些钱，把房子修了，把亲订了，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三碗就像

《人生》中的高加林，又像他家房前屋后的一株青苇，一个回乡知青，不向命运低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许多人是苇，浸淫在自己的水边。有的人，跻身密匝匝的芦荡深处，绿浪翻滚，涛声回荡着大欣喜；有的人，只是孑然一丛，站在浅浅的水边，那里面，也有鸟儿栖息、做窝带来的简单快乐。

以天空为背景，勾画着旺盛生长姿势。我仿佛看到，青苇的根，鹰爪般四下里张开，紧攫膏泥。

那年的夏天，我的记忆，满是风中摇曳的青苇。

## 二

仲夏观古画，观苇，隔着几个尘世。宋人画《溪芦野鸭图》，溪边芦苇、茨菰丛生，枝叶疏俊，野趣天然。雄鸭在岸边单足站立小憩；雌鸭于水中回首梳羽，姿态闲适，气度雍雅。画面左中部为芦苇所荫蔽，给人依附安全之感，若无苇，则显得单调；右上方留出一片水面，开阔延伸，撩人遐思。古画色彩虽已黯旧，尚可想见当年摇曳滴翠，野趣生机，嗅乡野味。

观古画时，遥见古代数丛苇，从容温和，天气不凉不热，不湿不燥，窗外忽阴忽明。

苇叶，被称为粽箬。小时候外婆用锅中沸水将粽箬焯过，包红豆粽子、枣粽子、豆瓣粽子。

古来写苇诗句颇多，喜欢“数家芦苇中”一句。苇是众多植物中我喜欢的一种，不单纯是因为包粽子，与我的童年暗合。

外婆的老家，那个村庄，就在芦苇荡中央。我初次见到苇，便喜欢，有植物和水汽混合的青涩气息。

村庄与外面相通是一条洋坝。洋，是这个地方对苇荡的俗称。坝，并不是全封闭的，它留一个缺口，让两边大河的水交流，

鱼从缺口处游过、船从缺口处行过，船走远了，缺口处用一块长长的木跳板架接。

木跳板架在一条清澈见底的水面，自然是软的，人走在上面有一股弹劲。我那时不敢走木跳板，生怕被弹到河里。那时在我眼中，一座村庄，一大片苇，耳鬓厮磨，还有一道河湾，被苇隔开的世界是安静的。苇塘禽鸣，鸟在苇梢做窝，我喜欢鸟窝粗糙、柔軟的构造，有毛茸茸的质感。

有一次，我在大湖边上的一餐厅吃饭，窗外是湖，水淹芦苇，几丛疏疏清影隔着白玻璃，向里张望，探头探脑，它们是苇，童年的青苇，在这湖光水影，遇见故交，来看我了。

去离城十里的郊外雨声村访友。朋友领我，背着手，在村中闲逛，过一旧桥，站在桥上，身下有浩荡大水，桥下有一打鱼人，用电动葫芦扳一过河罾，水边有苇丛一块，鸟栖其中，网起鱼跳，苇丛中鸟时来争啄。我对朋友说，有水、有苇，风动苇摇，这地方真好！

苇这种植物，浅水里丛生，俯仰起合，绿意盈盈，沾着烟水气，以至于多少年过去了，我在任何一处野渡、河湾见到它，心底里就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对那份叶片与叶片之间竦竦野响，密密匝匝青苇，枝上立翠鸟的生命姿态，抱有好感。

坐船在长江上航行，见江中心有苇滩。那些苇丛处，多浅滩。如果有人划一条船靠近，摘苇，这样长在江中心的苇叶包粽子，苇叶该卖多少钱一斤？

我所在的城，郊外有湿地。湿地最典型的植物是苇和蒲草。有一次，我和诗人陈老大住在湿地景区的一个酒店里参加一个活动。前一天晚上陈老大喝醉了，我早晨起床不见了陈老大的踪影，就去寻，走到酒店后面，一大片青苇匝匝，蒲草密密的水边，陈老大站在空无一人的栈桥上，背着手，摇头晃脑在念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

我到江边闲逛，采回江滩上的苇。江边苇，细而长，包一只粽子要用四五片，完全没有超市卖里那种粽子，只用一两片苇。现在很少有人到江滩上采苇，我纯粹是在江边闲逛顺便采几片带回来。老婆用它包粽子，煮熟的粽子比从菜市上买来的清香四溢——那是江水浸泡的野苇。

### 三

芦苇是属于乡村的，这不光是它们能净化水质，苇叶可以包粽子，更因为它们是安静的，适宜在寂寞中生长。

傍晚我在老城河边散步，意外地发现那些浅草坡岸，长着青青的苇。

城市的芦苇，在水边欢愉生长，云烟与空翠，呈现出良好的生命状态，有一种江河流转迁徙的漂泊之感。芦花浅水，可能意外地构成了一座城市的景观，如果还原到五六百年前，就是两个古人隔水观苇，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城外，四周一片荒草蔓烟的苍凉。

其实，用上帝的视角，另一只眼睛去观察，芦苇们呈现在水湄恣肆铺排的生命姿势，它们采聚、扎堆、翻滚，腰肢柔软，有着惊人的韧性。随风起伏时，芦苇荡被鼓荡成一道道波浪，在城市轻盈舞蹈，找不到一丝荒凉，更看不到一丝慌张。

“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我不禁琢磨，生长在城市的芦苇，与生长在乡间的芦苇，有何区别？

乡村的芦苇，遮蔽、隐逸、荒凉；生长在城市的芦苇，更有一种时间概念上的地老天荒。

生长在城市的芦苇，它们天然生长在城市的河流边，为城市的背景做衬托，青涩或枯黄中，表达一种生长力量和岁月温暖。

生长在城市的芦苇，就像那些成千上万进城打工的人，在城市找到栖息地，能够生存扎根的地方。

在中国的许多城市，或能见到芦苇的身影。苇秆与叶，散发一股湿漉漉的荒野气息。

汉口江滩有一片芦苇荡，此前只在长江二桥下，这些水生的高大禾草，不断向上下游扩展，如今已有一千八百多亩。每年芦花观赏期，这里会吸引十多万游客前来拍照、观赏，成为城市秋色的颜值担当，绵延数公里的江滩芦苇荡，白茫茫的一片，站在观苇栈道上，视野开阔，远看近观，有延绵之美。

吾乡那些长在城河边的芦苇，细看那些绒须根部，水质清澈，有小鱼苗在游来游去。这是一条流向长江的支流，芦苇饱吸江水清流，其间有鲤鱼打水花，从而风姿绰约。

生长在城市的芦苇，它们莫不是闯进城市的马或驴？栓在城市一隅，被噪音和尾气惊恐得瞪大眼睛。而芦苇不是，它们整齐列队，气宇轩昂，站在城市河流一角，脚下有浩大的水流，穿城而过。

生长在城市的芦苇，带来了它们的乡下朋友，那些翩翩翻飞的白鹭、灰鹭、白头翁、红头山雀、暗绿绣眼鸟……时不时登门拜访。

生长在城市的芦苇，设想在它们旁边贴身搭建一条木栈道，让一个诗人去读自己的诗，读《诗经》或《楚辞》，正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城市生长芦苇，也是生长诗与远方。自从发现护城河边有野生的芦苇，友人常老大

经常到那儿钓鱼。常老大在苇边吹风晒太阳，一时眼花，误以为这些成群结队来到城里的芦苇，是他儿时乡下的玩伴，隔着时间，穿越空间，来看望他了。

常老大望着这些高低错落的芦苇，对我说，他想用小铲锹从老苇的根部分出一枝，栽到小水缸，放置到阳台上去养。别人种花，他养芦苇，芦荻清风，也可观赏，不知行不行？

我也跟常老大一样，对芦苇有着天然的好感。虽然出生在城里，可自从六岁时随外婆去乡下老家住过一段时间，便喜欢上了苇，那样一种乡野水汽丰沛的芦苇。我的第一本书——《人如青苇》，书名跟芦苇有关，喜欢青苇站立的庞大阵势，取其“青”是修饰苇，凸出色彩、视觉，旺盛生长的力量，以及它们带着湿润气息的一呼一吸，有着纯天然的氧气与养分，人间清新的质朴思想。

我的前世有可能是一株乡下的芦苇，如今生根在城市了。对我而言，生长在城市的芦苇，不仅是水边的青绿植物，也是一种乡愁。

生长在城市的芦苇，我想为它们定格在城市高楼天际线之间的温馨画面：光泽闪烁的一排一排芦苇，它们齐刷刷地站在城市的水边。不远处，泊一叶小舟相依——那是遥想的船。

责任编辑：黄薇





## 梅村之恨

许国华

—

苏州的邓尉素以“探梅”闻名。可惜我去时，梅花已经谢了，未能看到清代诗人沈德潜所描写的“香雪海边日欲曛，花光湖影杳难分”的那种盛况。

其实，我此番去邓尉，应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探梅”，探访的不是“疏影暗香”的梅花，而是探寻一位名号带有“梅”字的诗人。

他已经长眠在这片以梅闻名的土地上三百三十多年了。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一曲《圆圆曲》，便是他留下的千古绝唱。当

年“冲冠一怒”的吴三桂，惧怕诗句流传而落下千古骂名，愿意出重金，买断“版权”，将此诗消失在诗人的诗集中。然而，这位诗人并没有屈服于吴藩王，权势熏天与金钱炙手双双在诗歌面前一文不值。

他就是吴梅村。他的名字名骚海内。他是享誉明末清初文坛的大诗人，“江左三大家”之一。

梅村则是他的号。他，姓吴，名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江南太仓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公元1609年），卒于清康熙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就像苏轼以他居住的“东坡”为号一样，吴梅村也以他家乡太仓居住的私邸别墅“梅村”为号。同样也像东坡一样，梅村也以

号著称。“枳篱茅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梅村》），便是他居住的梅村，他在里面“门窗听雨摊书卷，独树看云上啸台”。

一个爱梅、植梅、吟梅、画梅的诗人、画家，生前以梅为友，住梅村，号梅村，身后又以梅为伴，长眠于梅林丛中。“辜负故国梅树好，南枝开放北枝寒”（《临清大雪》），我吟咏着梅村的咏梅诗句，在邓尉石壁山脚下，在一簇簇梅林丛中，艰难而又固执地寻找梅村的最后归宿之地。

梅村，你究竟在哪里呢？

## 二

梅村的墓，很难找，问了几个当地人，走了几段冤枉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邓尉太湖之畔、石崂石壁之间，一片梅林丛中，找到了他的墓地。

墓地不算壮观，但很幽静，更有几分冷僻。圆石墓碑上刻着七个大字——“诗人吴梅村之墓”。这正是按他的遗嘱所书刻的。梅村临终时，向家人交代后事：“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

我伫立墓前，静静地看着这块圆石墓碑。

我曾在苏州横塘，拜谒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墓地。令我不解的是，那位风流才子虽然高中江南乡试第一名的解元，却因“科场案”革去功名，谪为小吏，从此谢绝科举，放荡江湖。高中解元，不但没有给唐伯虎带来锦绣人生，反而造成了他辛酸放诞、自暴自弃的一生悲剧。他纵酒押妓，放歌高哭，生前被功名所累，身后还要套上功名的枷锁。后人在他墓碑上，刻着不伦不类的六个大字——“明唐解元之墓”。

在科举这条路上，梅村要比那位风流才子唐解元幸运得多。

在历史上，大凡荣幸地考上状元、榜

眼、探花“三鼎甲”的，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大家；大凡文学大家，又往往在科举中败北。历史总是这样无情与无奈，鱼与熊掌往往“不可兼得”。而梅村则不然，既赢得了科举盛名，又在诗坛上独树一帜，创立了“梅村体”，堪称清二百多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诗有别才。大凡历史上的知名诗人大多早慧。梅村也不例外。出身书香世家、浸透儒雅之风的吴梅村，从小聪颖好学，天赋非凡。梅村七岁始读家塾，十四岁能属文、通三史，“下笔顷刻数千言”，世人皆称“幼有异质”。同为太仓人的复社领袖、文坛巨匠张溥，见到梅村的少年之作，大为惊叹：“文章正印，其在子矣！”遂招梅村为入室弟子。

“名师出高徒”，一个聪颖早慧、好学不倦的好苗子，一旦得到名师的悉心指点与精心传授，便一飞冲天：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高中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二（榜眼），两榜联捷，让天下士子为之刮目。崇祯皇帝也在梅村的殿试卷上朱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以示夸奖。少年高第的梅村不无自负地评价自己：“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

“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是科举时代人生的两大喜事，也是追求的目标。然而，又有几位能享受到这样的快乐呢？梅村荣登榜眼后，授翰林院编修。那时的梅村尚未成婚，崇祯皇帝特旨恩准他锦衣还乡，举办婚事。“钦赐归娶，天下荣之”，有明一代近三百年间，在“金榜题名时”，被大明天子赐假归里完婚，欢度“洞房花烛夜”的，据说只有两人，一个是洪武朝探花花纶，另一个便是崇祯朝榜眼吴梅村。

“大登科后小登科”、“天下好事皆归子”（张溥《送吴骏公归娶诗》），无疑梅村是荣幸的，士人梦寐以求的“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在他身上演绎着传奇般的完美无憾。

会试会元、殿试榜眼，梅村的功名远比那位风流才子唐解元来得辉煌荣耀，而梅村

的墓石一反常态，既不刻功名，更不刻官衔，独以“诗人”标榜。“苦被人呼吴祭酒，自题圆石作诗人”（宗源瀚《题梅村先生写照》），墓石一不刻功名，二不刻官衔，梅村有难言之隐、衔恨之痛。

因为梅村是“贰臣”，被《清史列传》列入《贰臣传》的“贰臣”。他既无颜署明朝官衔，又不愿署清朝官衔。

### 三

“贰臣”是压在梅村头上的一座山，横在心里的一把刀，长在骨髓的一根刺，使他抬不起头，挺不直腰，心如刀割，痛不欲生。

当时名噪一时的“江左三大家”，钱谦益、龚鼎孳、吴梅村，无一幸免地成了仕清的“贰臣”，又无一例外地与“秦淮八艳”缠缠绵绵。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横波、吴梅村与卞玉京，一边是风流倜傥的才子，一边是风尘烟花的佳人，本身就极具风流浪漫的传奇色彩。

依仗陈寅恪大师的《柳如是别传》，“背”了三百余年的钱谦益，这几年时来运转，重新风光起来，被乾隆皇帝下令销毁的钱氏著作《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也从故纸陈堆中复活起来，一版再版。当多铎的大清铁骑滚滚而来，兵临金陵城下，爱妾柳如是力劝夫君钱谦益蹈水殉国，保全大节，钱谦益却嫌“水太冷，不能下”而颯颜迎降，成了新朝的新贵，反倒是柳如是不惜一死，“奋身欲沉池水中”，却被钱谦益死死拉住。这位堂堂“四海宗盟五十年”的东林党魁、文坛领袖，在国破城亡的关键时刻，民族气节还不如昔日倚门卖笑的歌妓。

钱谦益从“颯颜迎降”到“称疾乞归”，时间不过是短短的一年零一个月，仕清也仅做了半年的贰臣。尽管他后来以两度入狱仍不改反清复明之心，持续二十年资助他的两个门生弟子郑成功、瞿式耜反清义举，但仍

无法洗刷他曾经迎降仕清的污点。士人辱骂他“大节有亏”，世人讥讽他“两朝领袖”，他两面不是人，死后也不得安宁，百余年后，乾隆皇帝还不忘再踢他一脚，一边下诏嘲笑他是“有才无形之人”，一边作诗羞辱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从此，钱氏著作被乾隆下令禁止、销毁，打入“死牢”。

相对于钱谦益“两姓事君王”而言，同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易其主，心甘情愿地“一臣侍三君”。“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闯王攻下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自缢，这位“天才宏肆，千言立就”（《清史稿·文苑一》）的龚大才子附逆，做了李闯王的北城直指使。可好景不长，“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龚大才子又摇身一变，做了清朝的吏科给事中，后来在康熙朝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

别看龚鼎孳官做得挺大，其实当时人压根儿就瞧不起他这个“三姓家奴”。此人不愧是大才子，博学多才，翻出个唐朝的典故，以魏征归顺唐太宗自解，为他“一臣侍三君”粉饰。原来魏征先依附瓦岗军李密，李密失败后降唐，后又被窦建德所获，窦建德失败后，入唐为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不厌前嫌，重用魏征，魏征如鱼得水，辅助唐太宗开创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可惜龚鼎孳终究不是魏征，这番厚颜无耻的表现，结果连大清睿亲王多尔衮也看不下去，讥笑他：“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闯贼拟太宗！”

无论是钱谦益、龚鼎孳之流主动降清，还是吴梅村被迫仕清，在当时均被士人所不耻。据清人刘献庭《广阳杂记》记载：顺治年间，一代宗师吴梅村召集三吴士大夫举行虎丘大会，一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尽管虎丘大会开得还算隆重，但吴梅村已今非昔

比，号召力已大打折扣。就在这次大会上，有一个少年投书一封给梅村：

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

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

面对这首小诗，梅村默然无语。显然，这首小诗深深地刺痛了梅村，鞭打、叩问着他的灵魂，“贰臣”已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 四

梅村的性格是懦弱胆怯，患得患失，活得很窝囊，也很郁闷。

甲申事变，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深受崇祯隆恩的梅村，为保君恩与名节，在家中曾“号痛欲自缢”，但无奈个性软弱，受家人牵累，而“草间偷活”。他既没有能力像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一样坚持抗战，也没有勇气自杀殉国，但更不愿媚颜事敌，而准备隐居做个前朝遗民，以诗存史，感慨兴亡，眷恋故国故君，用此来表达对异族政权的不满与不合作。

“千古哀怨托骚人，一代兴亡入诗史”（陈文述《读吴梅村诗集，因题长句》），作为明朝臣民，梅村对故国故君难以忘怀。在传承唐代元稹《连昌宫词》、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歌行风格的基础上，梅村诗锋一转，以时事历史为题材，写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状故国怆怀、身世荣辱的苍凉悲愤，天然浑成地构筑了一部明清易代的“编年诗史”。

这便是梅村最著名的七言歌行，世称“梅村体”。

可以说，“梅村体”歌行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全景式史诗，也是一部哀伤欲绝的血诗。“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赵翼《瓠北诗话》），其最著名的是被后人称之为“一词三曲”的《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圆圆曲》。蔚为大观的梅村体歌行，洋洋洒洒，多达一百余首。从

“有司奏削将军俸，贵人冷落宫车梦”（《永和宫词》）的田妃失宠，到“莫奏霓裳天宝曲，景阳宫井落秋槐”（《永和宫词》）的弘光偏安；从“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圆圆曲》）的吴三桂引兵入关，到“卖珠易米返柴门，贵主凄凉向谁说”（《萧史青门曲》）的宁德公主沦入柴门……这些歌行以宫廷、明清战争和农民起义斗争为线索，通过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记述，引出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寄托了梅村对故家园的眷念之情。

梅村承上启下，把古代叙事诗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受“梅村体”影响，无论当时吴兆骞的《榆关老翁行》、《白头宫女行》，还是清末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樊增祥的《彩云曲》、杨圻的《天山曲》、王国维的《颐和园词》等，都是与“梅村体”诗歌一脉相承的，“可备一代诗史”。

与杜少陵“三吏”、“三别”有同工之妙，梅村的“三行”（《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更是揭露清初苛政，反映异族入侵给江南人民带来的无尽苦难，满纸皆是故国覆亡的深悲巨痛。梅村痛心疾首，血泪交迸：

樵苏犹到钟山去，军中日日烧陵树。

（《芦洲行》）

宁莖雕胡供伏枥，不堪园寝草萧萧。

（《马草行》）

在易朝换代后，故国故都被践踏、蹂躏，前朝无比神圣的钟山皇陵，如今沦为清人的猎场、樵所，倍受亵渎。

怎不使梅村心如刀割，啼血而泣呢？

#### 五

在隐居了八年之后，面对清廷的高压，

梅村虽心有不甘却又万般无奈，在经历了灵与肉、道德操守与生命保全的考验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屈节仕清，苟全性命，做了“贰臣”。从此，他堕入失节辱志的痛苦深渊，陷入无法排遣的精神痛苦之中，自怨自艾，不能自拔。在十分矛盾复杂的思想中，梅村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与良知，以诗自赎，悲叹失节，悔恨身仕二姓，诗歌便成了他心灵的寄托与归宿。

如果说南唐李后主的词是血词的话，那梅村的诗便是血诗。“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同样，梅村的诗，真可谓“以血书者”。

翻开《南唐二主词》中的李后主词，真正能传唱千古，被后人称道的，还不是“仓皇辞庙”后，“垂泪对宫娥”填的几阙“离别歌”。无论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亡国之痛，“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的“胭脂泪”，还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的“别是一般滋味”，无不浸透了椎心泣血的亡国之痛、山河破碎的离愁别恨。说也奇怪，从情感上，同样是骄奢淫逸的风流帝王、“一旦归为臣虏”的亡国之君，我却把这位“几曾识干戈”的李后主，与其他的亡国之君区分开来，哀其误生帝王家。

清寂夜晚，翻读《梅村家藏稿》，触目尽是缠绵悱恻的悔恨、哀婉凄凉的悲怆：

剖却心肝今置地，问华陀解我肠千结。  
追往恨，倍凄咽。

（《贺新郎·病中有感》）

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自叹》）

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

我是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过淮阴有感》）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

受恩欠债须填补，纵比鸿毛也不如。

（《临终诗》其一）

痛失名节的悲吟，自赎灵魂的悲歌，读来格外沉重。梅村死前曾说：“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寄托良苦，后世读吾诗而知吾心，则吾不死矣。”他长歌当哭，借诗自悔，痛哭自己失节之恨。

“一失足成千古恨”，性格软弱的梅村，没有像同时代不少士大夫那样坚守志节，如孙奇逢、陈洪绶、黄宗羲、朱舜水、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朱耆，或坚决不仕，或归隐山林，或削发为僧，或反清复明，保持完整的人格。梅村至死都无法原谅自己的失节之恨，只好带着无穷的愧恨与忏悔之心，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丈夫遭际须身受，留取轩渠付后生。

（《临终诗》其二）

块垒怎消医怎识，惟将痛苦付决澜。

（《临终诗》其三）

## 六

生前居梅村，身后葬梅林。经年陪伴诗人的，除了这里的一方青山绿水，还有漫山遍野孤傲冷峭的梅树。

梅，冰清玉洁，矢志不渝，虽历经风雨坎坷，依然清香如故。梅村虽屈节仕清，大节有亏，但勇于自我解剖，没有逃避灵魂的审判，在苟且偷活之际，不作“老僧何处作营生”的粉饰，忏悔自赎，以血诗还债。

此时此地，我在诗人的墓地，吟咏自撰的一首《春过邓尉访吴梅村墓》绝句，凭吊梅村：

遍寻凄壁吊梅村，劫难圆石幸尚存。

我愿暗香终不谢，孤标冷傲伴诗魂。

责任编辑：黄薇



## 观自在

徐玉向

### 一

午饭后我带着酒意溜出了农民公寓，江南的春已过了大半。我在院子外面竹篱边站了一小会，几根伸出篱笆的豌豆须撩向我的裤脚。

这是一处农舍前的自留地，料主人无心打理。南面是一小段篱笆隔着水泥路，那篱笆仅有膝盖高，东面北面西面都敞开，任人及鸡鸭牛羊进出。篱笆边上一株株豌豆秧伸着纤细的脖子，每两片蝴蝶形状的叶片必定簇拥着一枝花蔓，每一枝花蔓必定撑着一朵素雅的花儿，整株豌豆秧的最高处则是细细的须。这须是豌豆的触角，是它的攀援茎蔓，也是它的全部希望。须能攀到什么，攀得多高，直接决定了豌豆生长及传承之路。

这一排豌豆已高过篱笆，每一株都开着花朵，每一株又育着数个花蕾。每一朵豌豆

花都尽力撑开，如少女披着白纱婷婷而立。碧绿的花萼之上是两大片如白蝶羽翼一般向外展开的花瓣，嫩黄的叶脉隐布其上。中间的两片花瓣略小，却又向内拢成环状，把花蕊裹在中间，使得整朵花又呈现出将开未开意犹未尽之态。

距篱笆稍远一些的豌豆秧看起来有些乱，它们的须有些攀在细竹做的架子上，有些勾在树枝做的架子上，细竹与树枝高度大小全不相同。豌豆秧有向上伸的，也有横着侧着展的，大大小小的叶，粗细不一的茎蔓，全都混在一处，如一张无序的网，自成了一个混沌世界。

最让人心痛的是那些豌豆花，或开或萎，或隐于叶下，或倚于须边，或展于蔓上，少数荡于风中亦左右留连。远远望去，一片青芜之际，点点白花散落，我却以为是酒多眼花的缘故。

菜花开过蚕豆花将萎，谷雨过后便是春

天谢幕。赶不上这个百花盛开的季节，这一年怕是完全没了指望。豌豆慌张地撑开一个个花蕾，任游人的目光在春风中缠绕。

## 二

在无人管理的荒野里繁殖，在无人浇灌的季节里疯狂，劳豆秧似乎从一出生就不受人待见。

同样是豌豆，因为自给自足野生野长，人们便赋予一个“野”字，继而沦为牛羊的果腹之物。而豌豆不但养在肥沃的菜畦，更能堂而皇之登上人们的餐桌。相对于人们赋予“野豌豆”的称号，它更喜欢劳豆秧或其它名字。

劳豆秧从出生那天起就有自己的打算。它那卵状椭圆形的叶片轻轻荡在温情的春风里，仿佛一管羽毛般轻盈。叶片大的有半扎长，小的仅一公分，叶子的背面布着一层绒毛。有些叶片还没全展开，似一把纸折的小小扇子。它的茎非常纤弱，仿佛没有骨头的蚂蟥，终日软搭搭地伏着。幸好还有触须，外形像蛇信，似钢叉，却又细又嫩，不能捉身上的虫子，也不能阻挡牛羊的舌头。过不了多久，那触须又卷曲起来，似害羞一般，又或是它内心时刻在纠缠着。

正是有了这些触须，劳豆秧悄悄地向四周织起一张大网。它没有正眼瞧过坝埂草、马齿菜和猪耳朵稞子，也没有认真看过蒲公英和狗尾巴草，但它从没有放过任何灌木及高大草本植物。它的触须搭上了垂下来的稗草的叶子，于是用力箍紧，整株稗草都被它扯得斜着身子。茅草那尖利的叶子也常被它揽在腋下。葎草茎叶号称锯齿边锋，但是一挨上劳豆秧的触须，仍摆脱不了束手就擒的命运。树上掉落的枯枝和低矮的灌木同样躲不过劳豆秧那看似柔弱的触须魔爪。有时它们也会紧紧地挽着同伴们伸过来的手。四面八方，全部网在劳豆秧的纠缠里，全部成了

它攀援的支点。它一天一个高度，茎叶逐渐粗壮起来，花苞也从触须另一侧伸出的茎上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膨胀起来。

终于有一天，一场雨后，劳豆秧的花露出了笑脸。

## 三

小时候老家的方瓜就是一种可以当粮食的瓜。

方瓜自小便展现出非凡。别的菜籽播进田里时，须睡足十天半月才肯醒来，而方瓜则等不到一周就趁着一场风雨拱出嫩芽儿来。两三片稍大些的叶子，叶片边缘披着一层细密的白毛，叶表上的绿色有些粗犷，仿佛是经历风沙磨砺一般，灰白的叶脉紧紧巴在上面。每一片叶子就是一只张开的手掌，贪婪地抓向太阳的光热。几片初生的叶子密实地卷在中间，仅仅露出一点点毛绒绒的尖儿。

自从方瓜秧探出了瓜蔓之后，叶片后面陆续伸出细细柔柔的触须。瓜蔓稍稍伸展，骨节之上又分蘖出新的叶片和瓜蔓、触须。那瓜蔓如洪荒之物，不辨方向任意伸去，触须攀住西红柿架子就往架子上窜，揪住高大草茎就向草那边挤，再不济，抓牢田埂上的泥土尽力爬去。节上生蔓，蔓上蘖须，没有哪一截蔓是直的，也分不清哪一节才是主蔓，这些瓜蔓蔓在宽大的方瓜叶掩藏下，在温热多雨的夏季，就这么铺天盖地地疯狂掠夺着身边每一寸生存空间。栽在菜地边缘的方瓜，不但挤占三分之一的菜园，还越过邻居家的整条土埂，压倒一片辣椒秧。

新长出的瓜蔓、触须不断向前延伸，后面的瓜蔓次第绽开一枚枚花蕾。每一朵方瓜花将开之时似筒钟，完全展开如喇叭，合拢时又似绸扇子。条形的花冠裂片上也披着一层绒毛。桔黄色的方瓜花，任由藤蔓驮着，直至它们能到达的每一个角落。

方瓜总在不经意间由青到黄，从花萼后的一丁点突起，像气球膨胀起来结出一个浑圆敦厚的果实来。有的结成枕头状，有的如一个不规则的葫芦，表面无一不布满深深的纹理，朴素的如一个寻常乡下的老汉。

待我们采摘时才发现，成熟的方瓜或隐于叶下，或枕于埂上，或挂于架上，更多的就那么直裸裸、无拘无束地仰在天地之间。

#### 四

我停下脚步，贪婪地猛吸了一口饱含着梨花香的空气。站在梨园举目四望，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片荒坡啊！山野中到处是一团团雪堆云涌，微风拂过，花枝应风而动，远看宛如一位圣洁的仙子，玉骨冰肌，素洁淡雅，周身全无一点红尘中的气息。梨花没有牡丹的娇贵和海棠的妩媚，它所呈现的灿烂仅仅是最朴素最纯真的美。也正因为梨花的这种美，所以得到了历代高雅之士的喜爱和赞美。

我几步便跨到最近的一株梨花下，仰首细品时却惊讶地发现一个个细小的枝头竟挤着好几朵怒放的梨花，而每一朵的姿势又全都不同。翠绿的花萼托着五片洁白的花瓣，浅黄色的花蕊赫然从中间伸了出来。蕊丝娇嫩无比，似一根根富有弹力的水晶软管。蕊丝的顶上是鹅黄色花药。蕊丝顶着花药如同梨花的触手，迎着春风微微颤动。椭圆形的花瓣雨伞一般张开，每一片花瓣似白玉一般晶莹无暇。

最动人的要数梨花那羞涩含苞的花蕾了。每一株花蕾便是一个圣洁的处子，每一株花蕾都蕴含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它娇嫩的身子微微从花萼中探出，任风吹来，雨淋过，它就静静地立在枝头。任前后左右同伴或绽放，或睁开睡眼伸出两三瓣儿，它一点也不着急，就那么静静地立着。

此时，从寒冬里苏醒来的不仅仅是五片

小小花瓣，而是整个荒坡。它的根扎在荒坡的脉搏上，它吮着荒坡的血和乳，它也最明白荒坡的心思。它们一定要等到最生机盎然的那一刻才会成片成片地吐出骨子里的冰清玉洁。梨的花蕾全部绽开之日，便是荒坡一年中最美之时。

#### 五

故乡老宅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自我记事起，它的树干已粗过我的腰围。槐树仅高过厢房，险险遮在院子南面堂的瓦房顶上。一层又一层的树杈撑起一张巨大的树冠。树冠约有一间房子大小，堂伯家的一大群鸽子倒是常在里面栖身。更多的时候是从树上掉下洋拉子，那是芦花鸡的美餐，却也是我们小孩儿的恶梦。黑黝黝的槐树皮，皱开时如猫猴子的嘴一般狰狞。我总是怀疑，丑陋无比的槐树怎么会开出如此素雅的花来。每逢天色暗下来，槐树底下便是一片漆黑，从墙角猛然窜出的黄鼠狼会让人直打激灵，于是耸着汗毛大声喊着往堂屋里跑。

槐花开在每年的四五月间。起初仅是一颗颗碎玉般乳白色的小花蕾，整齐地隐在翠叶中间。一场雨后，洁白的花蕾渐渐舒展开来，透出层层叠叠的绿叶，在阳光下在清风中轻轻摆动，惹得蜜蜂来回奔忙。整个院子便一改往日的沉寂，焕发出勃勃生机。

找一根长竹竿，绑上铁钩，再搬一把椅子，便可尽情收割快乐。在物质生活较为贫乏的童年，槐花算是不错的美味了。常常等不到槐花饭熟，早已把刚摘下的新鲜槐花填饱了肚子。

从村子到中学，一路上伴着无数的槐树，每天看着数不尽的槐花进入教室。这槐树也真是厉害，什么地方都能存活。房前屋后，田边地头，连荒凉的黄泥山上也到处都是，遇到土就把根狠狠扎进去，无论风霜雪夜，日晒雨淋，向上，向上，向着太阳挺起



胸膛茁壮成长。

槐花开时，站在村口可以看到山坡上琼花林立。站在山坡上又可以望见整个村子宛如人间仙境，那层层叠叠的槐花紧紧包裹着村落，密得没有一丝缝隙，于红墙灰瓦绿树间白得那么晶莹、那么庄严。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山顶可以远眺淮河。眼前被槐花拥抱着村落、远处茫茫奔流的淮河，这是多么奇妙壮观的一幅景色啊。

## 六

老宅的那丛石榴树是何人栽下的呢，也许是父亲，也许是祖父，我不得而知。我只记得每年初夏，碎石砌成的花台上，怒放的石榴花让整座院子生机勃勃。

翠叶丛中的石榴花如夜空中闪烁的星星，一点点，一串串，大大小小参差不齐，无一不向外喷放着火苗，这使得整丛石榴有些火树银花的味道。唐代白居易在他的《题山石榴花》诗中写道“一丛千朵压阑干，翦碎红绡却作团”。待你走近时，每一朵石榴花都如一位西部奔放的红衣女郎，含着露珠，闪着金光，在风中起舞。有三四个花苞连成一体，恰似同宗姐妹，花挨花，心连心。单株的石榴花，便占住枝顶或叶腋，独放异彩。肉质钟形的花萼光滑得仿佛涂了一层腊，它的前端有六个裂片分向四周。一朵石榴花的花瓣大约在七八片左右，嫩黄的花蕊掩在其中。

桃花的红，是明艳美丽；玫瑰的红，是透彻无垢；而石榴花的红，是富贵热情。也有人说石榴花象征多子多福，儿孙满堂。

祖父去世后，老宅的院子里仍然很热闹。每日清早，一群鸡从圈里扑腾出来，吃尽祖母洒下的稻糠之后就奔到石榴树下转上一圈，看看有没有夜不归宿的虫子。日头稍热后，它们再从院子外面跑到石榴树下，奋力挠一个浅坑，轻松地张着膀子卧下。

家里的牛偷跑到院子，啃掉花坛里的蝴蝶兰后盯着石榴树突然不动，接着猛用角顶向树干。待牛被牵回，空留了一地落花。

我在石榴树的东面圈了个小小园子，里面种了两棵辣椒，并挖了一个半尺深的洞。从北塘底下捉了只大红钳子塞到洞里，再浇了水。第二天去看时，大红钳子竟然不知去向，难道土遁不成？

## 七

每当挨近故乡的村子，心中定会生出莫名的自豪感。谁能想到我们少年时代亲手栽下的树苗已绿树成荫了呢。

记得念三四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植树。全校师生分成几批流水作业。沿村子四围乡村路两侧以石灰划线，一批挖树坑，一批搬运树苗，一批栽树，一批浇水和覆土。挖树坑是高年级男生的专利，搬树苗由各班责任人员负责，栽树多是由我们中年级来操作，而浇水和覆土一般女生就可以胜任。农村出来的孩子对土地和绿色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切感，谁也没有想过若干年后这一排排小树苗会成长什么样子，最多把植树当做给自家菜园多栽的一株青菜罢了。

植树时同学之间还比赛拼进度，整条路上热火朝天，到处回荡着红领巾的欢声笑语。有一位男同学在搬树苗时虎口被树杈刮开一条口子，手掌心都是血。老师帮着处理伤口，我分明看到他的眉毛拧成一只小刷把，却硬撑着没吭一声。老师要他先回家休息，他接过毛巾往手上一裹，学着电影里的战斗英雄一手挎在腰间，一手举过头顶用力一挥喊：“少先队员轻伤不下火线！”惹得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疲劳亦随之散尽，于是又发起新一轮的冲锋。村西的植树任务完成后，我们又陆续在村子南面、北面、东面三条主要乡道作业。

十六岁那年，我外出求学时，小树苗已渐渐展现出新的气象来。春天，回归的鸟儿在树丛中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夏天，往来的村民和牛儿在树下悠闲走着，不再受烈日暴晒；秋天，金黄的落叶铺了一地，充满诗意；冬天，像哨兵一样挺立的杨树，让那无处栖身的鸟儿们多一些庇护。

十九岁开始我独自在外谋生，也因此有机会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有机会近距离走进和观察不同的村落，我发现但凡有人有村落的地方，必定会有树，无论是东海之滨还是天山之南。

这些树未必高大，亦未必茂盛，或缘人手栽种，或因攀根而发，或借飞禽之力，静静地立在扎根之处，就着阳光雨水，向上，向上！不为路人的眼光，不为绿荫下的牛羊，亦不为栖居其间的飞鸟，它将磅礴的生命之印深深刻在心底，完成一个又一个时间轮回。

因为这些村子边上的树，不仅让它周围的一切生物得享福惠，更成为远行者的坐标。这些树便是村落，便是故乡，便是生命之挽留、无尽践行之追求。

责任编辑：黄薇



## 遥望一座山

赖柯羽

傍晚去做核酸，天气阴冷，排队等待的时候，习惯性的抬头去看远处的山，去看我目之所及最高处的那个山尖，山尖上那个银灰色的铁塔，它笼罩在乳白色的云雾当中，连同整座山的顶端，都在云雾中隐退，还有雾气向山腰缓缓游荡。山下眺望大雾笼罩的山顶，仿佛从海面浮现出的乳白色岛屿。

大概此时的山上，正在静静的下着一场雨吧。

雨水浸润之处是大片安静的树林，它们高大茂密，每一片树叶都被云雾沾染过，又被雨水冲刷着而显得格外的厚重明亮。

树林里有厚厚的落叶层，湿润的土地上，菌类、草茎、细密的野花在往上窜，越安静的地方越有蓬勃生长的力量。于静处，生长的力量更强大，而喧哗就像一道道屏障

阻隔了想往上生长的触角。

在心里看到一整座山，一整座山里的每一个细微的事物都被雾气浸润，是湿润又安静的能量。雾和雨水不一样，雨水是要深入到地底，去更幽暗的地方，而雾气，在树叶上，在花瓣上，在草籽上，轻轻巧巧地附着，是无声无息的乖巧，也是无声无息的庞大，它让整座山林都躲不开，让整座山林在湿漉漉的水气当中呈现出梦幻般的静谧。雾气好像是灵动的过滤器，将所有正在舒展的声音都过滤掉，被过滤之后的安静，就会沉甸甸地散于树林无处不在。

眼前做核酸的队伍在慢慢地蠕动，一旁的马路上车声喧嚣，身体所在的环境是有序但嘈杂的。可是心里有一个小环境在和自己连接。那云雾袅袅之处，有自己的足迹留下。

去到那座山上，山路上有盛开的铁线莲，它们盘踞在半空的电线上，仿佛悬挂的白色瀑布，花色绿白，细细密密，如果花有声，它们应该如雀鸟一般的叽叽喳喳。那座山上有像巨鳞头的大石，仿佛一个巨大的符，以邪恶的形象来护佑山之神形，路过，会有敬畏。那座山上，渐渐的在进入秋天，山杨木的黄叶片片洒落林间，与土地重逢，与季节重叠。

独自走在静谧的树林中，想象着自己也是一株植物，被无数高大的树木庇护着，我隐藏其间，觉得安心。无法与它们的根系交谈，那就抬头仰望，在这样的时候习得谦卑的力量。

这座山上有形状奇特的石头，有的嶙峋空洞，仿佛远古烙下的痕迹；有的小巧圆润，

如裸露的鱼背，硬生生的呐喊：这里曾经是海，它们依然是鱼；有的密密麻麻排列成阵，一直伸向远处蔚然的森林。那时正午，阳光正好，云朵没入林间。我们坐在乱石中的山楂树下，还能聊什么呢，不过是云、山、树、水，在这座大山里，话题是绕不出大山的，绕不出沉静与缓慢的。

此刻，身在城市与大山遥遥相望，不知不觉间，将山中那一股静的力量牵引到了当下，抚平了排队的焦躁，甚至有了几分欣喜，我想此刻，我与山是在交流的。

我知道，入夜雾气散去之后，山之顶那座银灰色的尖塔，会亮起银色的灯，就像一把指向天空的利剑，仿佛一个高处的指引，不辜负每一个有意无意的抬头仰望。

责任编辑：黄薇

· 诗人频道 ·

## 雪花如寄 (组诗)

舟自横



### 怀乡

大雪仍在持续  
街旁的柳树  
像路人，安详地望着  
沉睡的天地  
望着美，在高处落叶缤纷  
此刻一定有人  
走动，或者与我对视  
我们的沉默  
和梦境，越陷越深  
仿佛是远方的河流  
把浪花抱住  
这样的时刻，没有睡意  
远离家乡的炉火  
我的诗篇，失去寒冬  
温暖的雀斑  
孤独的风吹拂  
呼吸的羽毛  
也有些凌乱  
雪花如寄，白茫茫的怀想  
从窗外，一点点落到内心

### 大雪

写到大雪

我的故乡便跃然纸上  
被季节掠夺一空的大地  
白色的植物，随风摇曳  
渐渐丰茂与饱满  
视线漂浮起来  
炊烟，是挤出寒冬的暖  
是房舍抽出的  
若有若无的嫩叶  
炉火不舍昼夜  
恍若唯一滔滔不绝的人  
红红的脸庞，掩映着  
农事的鼾声  
安详，是如此空旷  
村路与犬吠，埋得很深  
一只低飞的麻雀  
落在树枝，轻轻  
弹响冬天的古琴  
而我的遥望，持久而急切  
像风雪夜归人

### 雪野

在北方  
雪野上的阳光  
像亿万只耀眼的  
蜜蜂在嗡鸣

我静静地走着  
影子落下来，是一棵  
悄悄发芽的树  
五十知天命。我知道  
阳光仍然崭新如初  
擦拭我灵魂的铁锈  
身体里，还要像根那样  
贮存泉水和雪花  
从冬天出发  
再一次走向青春  
沉寂的冬天  
封冻不住阳光和小鸟的翅膀  
我看见春天在打开门缝  
万籁俱寂的道路  
也仿佛，抬起头

## 雪夜

琐碎的光  
是我的注视  
照亮不了遥远的事物  
此刻，分辨不清  
大雪与夜色  
是哪个，在厚厚覆盖  
我像白天的街道  
隐藏了那么多言辞  
坐在室内，不想睡觉  
抬起头，看见的  
是玻璃的反光  
还有自己的  
影子，像纷扬的寂静  
一次次把沉默  
层层裹住。其实  
有那么多的爱无需说出  
不如让它成为  
土地里的种子  
倾听自己身子里  
在深处泛起水声

## 夜行

漫无边际地行走  
雪野见证记忆锈蚀的部分  
陷入土里  
另一部分继续抽芽  
这些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高天幽深，一群星辰  
尾随我一个人  
我也在闪烁  
是对它们的呼应  
一切生命都已仿佛复活  
白狐起伏，等待  
远方递来的灯火  
雪野中央，那棵高大榆树  
胡须挂满了霜花  
其实雪野是一面镜子  
照见所有的事物  
像走散的炊烟缭绕  
靠近村庄和一些姓氏

## 等待

一场大雪  
带来几个哥们  
还有木材或煤炭的火焰  
我记忆里的事物都来了  
我早逝的父母  
还有迷茫的天光  
一片雪是柔软的  
两三片也是轻的  
可大雪还在下  
洁白的大雪堆成了沉夜  
大地的腰嘎嘎地响  
雪花是我母亲的头巾  
是我妻子的头巾  
一场大雪过后  
我仍然等待下一场大雪  
躲在越来越多的高楼后  
张望天空，一朵云飘过

再也没有第二朵  
为我今生飘落下来

### 暖意

透过雪花遥望故乡  
我喜欢的暖，是靠近和围拢  
更是低低的，像溪水流淌  
像秋后的庄稼匍匐  
我和父母静坐在屋内  
黑夜和雪花  
纷落。我们看不见的光线密集  
我们穿着粗布棉袄  
不说一句话

燃烧！炉火敞开嗓子声音嘹亮  
飞出的光如落到墙上的蝴蝶  
让乡村的冬夜开出花朵  
我的暖，是烤熟的土豆  
滚烫而软糯。我的暖  
来自于露珠升起  
小麦扬花，金色田野  
和炊烟的腰肢  
如今，父母沉睡进土地  
没有他们的影子，熊熊炉火  
看着我冰霜般的面孔  
噤若寒蝉

## 静下来的美（短诗14首）

王海云



### 静下来的美

比如沸腾的水，倒入冰块之后  
比如奔逃的羚羊，逃脱狼群之后  
比如婴儿降生，产妇抓着被褥的双手，  
慢慢松开之后  
比如被病痛苦苦折磨的亲人，合上双眼  
之后

### 猪

养猪的人，从来不问猪去了哪里  
杀猪的人，从来不管猪来自何方

吃肉的人，从来只关心锅中的肉香  
而猪们，直到刀子插进脖子，才挣扎着  
发出最后几声惨叫

### 死亡

蚂蚁的追求和大象的追求  
是不可比拟的  
但是它们的死亡，却是一样的

### 花和树

人生就像一株草  
有人只希望它开成花

有人却企望它长成树

花，被喜爱它的人折走，插在花瓶里  
树，被需要它的人砍掉，倒在血泊中

### 扫雪

雪，不会无缘无故落下来  
而我们，总是急于将雪清扫掉  
殊不知，大地是扫不干净的  
今天是扫不干净的  
雪下的冰冷，是扫不干净的

### 灯

一盏灯亮着，是灯，灭了，也是灯  
但只有亮着时  
人们才会看到你，是灯

### 伤口

他走出院子好远了  
回头望着没有关上的院门  
犹豫了好久，终究没有返回去

门一直敞开着  
仿佛一个等待着缝合的伤口

### 登山

我小心翼翼上山  
不惊扰路旁的花朵

我向每一块石头学习孤独，一言不发

### 仇恨

锤子和钉子本没有仇恨  
它们都是胸怀铁骨的同族兄弟  
只是被险恶的人利用了

### 松树的公平论

向阳坡的松树迎着阳光，却长得矮小

瘦弱

背阴坡的松树见不到阳光，却长得郁郁葱葱

佛说：对于万物，大自然是最公平的  
我说：一点也不公平  
佛说：你就是那棵向阳坡的松树

### 刀

都必须锋利  
都必须被人握在手里

它们离开厨房或者手术室  
都可杀人

### 微妙

女孩离开时  
回头看着他，又看了看墙上的表  
他转头看表时  
女孩低着头，看自己的脚

### 孤独

如果孤独是一块石头  
从山上掉下来，会喊疼吗？  
你听说过一块石头碎裂的声音吗？  
孤独一定是碎裂的石头中，最先裂开的那块

### 和解

很多夜黑得没有道理  
总是让一盏灯心有余悸  
如果让夜晚做一个敦厚的老者  
如果夜晚只是一个黑得其所的夜晚  
所有的灯一定可以和所有的星光，达成和解



## 速写与速记（组诗）

木 易



### 在巴朗山垭口

这一刻静极了，水只是水  
 风也只是风，万物都离死亡很远  
 离城市几百公里的山路，离山顶却只有一炷香的距离，安静的雨和雾组成了一部小说结局一样的风景  
 没有对白，却让我对那些展开的鸟类着迷  
 那些高原的生灵，他们没有经历  
 尘世里应该拥有的忧伤和防备  
 站在画一样静立的山峰，我望见雪，它们急速上升  
 缓慢降落，它们注视人间  
 仿佛看到归途，那是怎样的一种白色  
 让牦牛不再惧怕屠杀，让孤独的植物们也不再眷恋温暖，当我的心脏拔高五千米时  
 风就可以停止，可以安静地吹拂  
 这广阔无垠，这淡然的云海  
 这冰雪盛开的日子，阳光的脚步缓慢  
 静静覆盖着停在垭口的寺庙

### 海滩速记

天边重重的乌云，那些巨人的大手

与点缀在画布右下角的岛屿同时在黄昏中

燃烧，沙滩上偶然聚集的人潮  
 洋溢上帝赐予的欢笑  
 大海，一次又一次伸出它的舌头  
 在那片暗淡的沙滩，匍匐前进的理想  
 被海水的玻璃粉碎  
 这画面没有注释，失去的永远  
 似潮水之中的羽毛，散落更深的大地  
 无限拉伸的故土、故人，全都复活  
 昼夜不停地撞击我虚弱的，悲伤  
 乐观被遗忘挥霍，撕破  
 好比我无法忘记珊瑚  
 彩色的天空被打开  
 然后，被逐步淡化的夜晚  
 再次伤害

### 秋日速写

应该是在成都，秋天到来的那个下午  
 他在一碗盛开的茶水里伫立，怀念一片  
 落叶  
 把秋天描述为想象中的样子，描述成那个女孩  
 一脸无知的懵懂

他不需要树林，那些舒缓和静寂  
他要啤酒，在城市的底层  
人们奔波着，流淌的汗水交织着无法  
满足  
的欲，压抑的天空压低了人的底线

### 城南速记

那些消失的气球，任谁也带不走的狂欢  
肆意妄为漫天飞舞的纸屑，那妩媚的  
眼神  
带刺的余光，终于模糊于凌晨疲惫的  
剑南大道贯穿南北的高架，贯通最后的  
春天  
横跨半空的道路似夸张的手臂，像一个  
巨大的  
误会，令整个黑夜悲叹，无数积压已久  
的欲  
在成都以南蔓延，那些高楼紧紧挨着  
高楼  
像酒瓶紧紧挨着酒瓶，过期的一夜情  
在无数掏空灵肉的夜晚，渐渐模糊的  
指尖  
陌生的体温，陷入狂热的肌肤  
滚烫的发梢，还有不计成本的深情  
统统被更深的黑夜掩埋，被更为庞大的  
建筑忽略

### 午夜速记

我仍然在黑暗里找寻你的舌头  
想起少年时，在黄昏的森林里迷途知返  
你走来，拉着我的手，夕阳里的身影  
好长，你说一起回家吧  
那时，地上满是腐败的枯叶和蘑菇  
多年之后的一天  
我在一座北方城市里废弃的小巷穿行

高德导航无法为我指路，一抹老去的  
阳光  
刺透孤独蔓延的那座斑驳旧楼，我才  
发现  
我再也想不起你了，还有你手心里的  
汗珠  
和清晨的头发，就像时至今日  
我仍然无从知晓，何年何月何日  
才是我们的忌日

### 办公楼外速写

多么突然的阴天，言语曾在五颜六色中  
穿插  
凡云与凡雨汇集一体，窗外偌大的空旷  
包裹无数沉默的高楼，横加于内心那  
巨大漫长的空洞，袭击我片刻不停的  
脆弱  
它们和我一样，初始的物质，从未停滞  
生长，与毁灭的朦胧，熔炼于城市的  
春风  
忽得片刻安静，身旁的手机没有响声  
不再释放惯有的嘈杂，世界关闭了窗户  
相信我，我曾经见过悲伤，像那老牛的  
眼睛  
办公桌上摆放的茶杯和亲人的遗照，画  
面上  
故乡静止的阳光，被切片的时空慢慢地  
混入眼前窗外多边形的世界，对面书  
架上  
整齐排列的书籍，被构建、屠戮的断  
代史  
科技、商业、权术与哲学，都曾在窗外  
的城  
展开。也终于将要返回。

## 胡中华的诗

胡中华



### 远行人

包袱，卸下了吗，远行人  
今夜，所有的星子降落人间  
挂在城市高楼的窗前

一场疾雨之后，天空高远了许多  
一阵狂风过后，大地干净了许多  
竹席升起的凉，推开雾霾  
推开隐约起伏的远山和天际线

被我怀揣了多年的那把弯刀  
被我用体温磨得寒光初露的弯刀  
在这个秋夜，兀自高悬

穿古装，着绣鞋  
远行人，我将砍下满院的桂树  
让残留的芳香，铺上你的温床

梦吧，梦那柄断梳子滑过你的长发  
想吧，想那块破镜子照见你的半边脸  
看吧，看秋月随着树影缓慢偏移的方向  
刀起刀落，满地银霜

远行人，丫头，或者公主  
弹古琴，骑骏马。柳叶如眉的女子  
你和过量的茶多酚一起活跃

秋月似刀，含悲欢，分离合  
入梦令，天既白  
只剩红豆一颗，清露两滴

### 双龙湖之夜

湖水慢慢变暗  
而我，不能将你明亮地遗忘  
这群山里  
应该安排两张紧邻的床  
白蝴蝶伏在红芍药的唇上，蓝衬衣  
盖住乌黑的光  
一种值得回忆的痴迷与宁静  
是我用诗歌还你的春分  
虽然，现在夜已深  
但忧伤犹浅  
啊！双龙湖失眠了  
既有狂澜翻腾又有微波荡漾

### 秋天

一棵枫树，老僧似的站立  
在二佛寺门外  
在云水间，在若有若无的惆怅里  
他的金色袈裟  
被风吹得像渠江的波涛，哗哗作响  
落下一地铁锈红  
飘飞的枫叶上，有他瘦削的面庞

叶脉间隐藏着皱纹  
夕阳映照，仿佛刻就的经文  
噢！一只白鸟飞过  
暮鼓振翅，群山空寂

## 落花

飞坠的落花不是跌碎的往事  
这些小花瓣  
被香气看得很重，它们的内心  
还有着许许多多的等待  
要迎风盛开  
它们不相信花苞生来就是坟墓  
伤痛会跟随一生  
它们花心的蝴蝶也不是奢侈的小快活  
而绝对是冰消雪融后的大温暖  
也是一种意料中的奇迹——落花之处  
黑夜变成黎明

## 在墓地

青山的姿态依然挺拔沉默  
土墙村和新作坊的古往今来  
蓦然肃静  
我不拂去身上的杨柳风  
杏花雨  
好多胡姓人家  
在土墙村，在大屋基和小屋基  
出生然后埋葬  
漫山的野花是我摆出的祭品  
庄稼地生长着他们不灭的魂灵  
母亲啊，高姓人家的闺秀  
从桑叶蚕丝之地被拐进山野  
柴方水便的烟火让你尝尽了  
苦涩和屈辱  
而今，你坟头的胡豆花开满了蝴蝶  
青葱的高粱还在拔节  
阳光如血啊  
在这清明时节

在这阳雀的欢鸣里，我终将  
成为你们  
墓碑的一部分

## 新作坊

新作坊，早就没有了作坊。  
那个在时间里塌陷的  
院子，是湖广填四川，我的祖辈  
落户，留纸的地方。

他们在山脚，有缓坡的地方，  
以木头为柱子，作脊梁，用稻草和竹篾  
扎起生活的篱笆。  
他们砍柴，烧碳，卖柴火  
他们垦荒，种庄稼，生儿育女。

他们像我在识字课本里一样，  
认识山、石、田、土。当然，  
他们也认识，比我童年更惨烈的饥荒。  
不过，就算在青黄不接的早春二月，  
他们也能在那个名叫土墙村的地方，  
找到延续生命的希望。

新作坊，在留完纸之后，  
在她被我的同辈兄弟  
以钻木取火的方式挖掘煤炭，  
掏空山地胸腹之后……  
山泉和小溪，不再喂养田地，  
不再喂养新作坊的子孙。

他们进城，到小镇。  
日光的力，压得屋瓦黢黑，破碎  
无声的苔藓爬上落寞的阶沿……  
没有了竹林掩映的新作坊，和我父辈的  
最后一个胡姓老人，  
安静地，消逝在巨大的阴影里

· 诗海拾贝 ·

## 有风掠过旷野

李 冰

我从远方赶来  
看望你和故乡  
时间的每一寸  
都在两鬓荒芜  
往日春天里的那棵青草  
我依旧没能找到

晴天，为一朵野花鼓掌  
落雨，和泥土一起忧伤  
青梅竹马，秦砖汉瓦  
一场场红白喜事  
千万条归乡之路  
和掉队的蜂蝶一起  
在内心深处繁忙

而雪又开始下  
落在渝州，康定，锦官城  
春秋动荡  
我的唇齿间又响起  
你的名字

### 山丘

这是傍晚的时辰  
我们云淡风轻地走在街上  
一边打量下一个路口  
一边清扫走过的路  
记下那些困守边城的日子  
还有今晚的月光

与山丘相比  
我们更加心无旁骛

风在山那边  
我们在山这边  
但山丘知道我们的一生  
知道我们所有的甜蜜  
和劫数

壬寅年，乙巳月，己未日  
一只鸟飞来又飞走  
几盏灯亮了起来  
我们用酒杯燃起一堆篝火  
我们都喝醉了

### 将进酒

桃李盛开的日子  
喝酒是对的  
我们可以趁机忘掉自己  
和整个世界  
一醉方休

今夜这空气氤氲着酒香  
今夜我们举杯，隔空相望  
你布下琉璃钟  
我笑言杯莫停  
碗底的最后一滴酒  
像极了爱情  
和我们最痛恨的  
那个人

那个在木棉花下烂醉的人  
那个打旧梦里醒来的人  
那个嫣然一笑不倾城的人

那个忍不住悲伤  
循着茶马古道  
回到故乡的人

## 春分

这个春天，来得很急  
一树又一树桃花  
抢占了方圆几十里内  
所有的山头  
我一边擦拭着堂屋里  
先人的灵位  
一边想起了童年  
母亲站在屋檐下

离我很近，也很远

大名府的桃花  
白驼山的桃花  
你的头发  
都在十分疲倦地飘动  
一把刀的寒光  
将春天一分为二  
一千个啸聚山林的响马  
簇拥着一千个你

在这剩下的半个春天里  
你还想劫走些什么呢

## 光阴的补丁 (组诗)

楚天舒

### 一座城的魂灵

这座城市属于你的，只有黑夜  
你的懦弱，虚无，会在白日里曝晒  
渺小如蝼蚁，擦身而过  
没有言语与肢体的交集

而黑夜包容了一切。它把万物  
淡化，模糊。此一处即彼一处  
我们行走，示爱，从  
众多的呼吸中取出火焰

### 秋天词

我会在秋天里长久失眠  
我没能为你带来饱满的谷粒和坚果

只带给你空洞，和枯竭的河流  
我知道。你仍会一如既往地容纳我  
容纳我的无地自容，和愈发  
深重的罪恶之感  
我无处可去，只能走向你，像  
足可依附的一堆柴火，并藉此度过  
寒冬。故乡啊

### 光阴的补丁

有幸和你穿过沼泽之地。  
天空缘此打开窗口，溪水各自奔流  
成长是一节疼痛的骨头。赋予  
盐分。也让我们困囿于柴米油盐，困囿于  
白昼那些虚浮的旗帜……乃至  
提笔忘字

夜晚有时是另一种迷局，横空而出的  
枝丫划破隐疾。醒来的指尖之上  
一片，臣服的空白

### 鸟飞到了时间上面

颓墙固然是老旧之物。在可  
预见的，或连老旧之物也将一去不返  
你循着记忆之门，去仔细  
临摹地窖、仓廩、石缸……  
慢慢原谅存在的偏差，心怀一种  
劫后的唏嘘。  
——这是九月，天空被无限举高，辗转  
流浪，也无法清除血液里  
黄色泥浆的故乡。  
一群灰色斑鸠飞落单薄枯枝，如群聚  
一截颤颤巍巍的光阴  
之上。啾啾而鸣  
而我亦在愈来愈浓的暮色里生长  
羽翼，渐渐融为其中一员

### 露

一颗晨露就是一面镜子  
立于枝叶之上  
这天生的强迫症患者  
滤去尘埃，呈献给你梦幻的王国  
绿林，蓝湖，金色镶边柔光……  
它让万物沉淀、安静，保留

善和美好

### 青柳青

阳光收藏过的影子是有温度的  
适合在冬夜里释放  
你着实该庆幸，这不是  
一部容量只有120分钟的电影，它更有  
空间来展示一些细微的枝节，也有时间  
来剪掉一些违和的画面。  
譬如此刻。我加进一节长长的  
柳堤，青翠的基调笼罩了  
整部剧情的走向

### 土陶

于逐渐喑哑的光阴里，藏敛起  
自身锋芒。  
跟巴茅草一样，这些乡下随处可见的  
土陶。用它盛柴米油盐。也  
盛水，饮用，洗浴。  
一生没有几件或什么  
拿得出手的炫耀，且羞于展示。  
问急了。顶多笑回一句：  
“哦，从前啦。”  
它们只以自己的方式  
爱这片土地。也深知源于土，最终  
要回到土里去。

## 以一棵树的名字命名一座城（外一首）

王振策

古老和高大撑起了一座以一棵树的名字  
命名的阳光花城  
花是一座城，记忆中的那是图腾一样  
的树  
城是一朵花，眼前的城是一朵耀眼的万  
里长江上游第一城  
金沙江、雅砻江交汇的一座园林城市，  
流年记下了渡口的过往  
江风涌起的回响，把所有的昨天深深地  
记下

在钢城，寻找属于三线的历史，奋斗过  
的地方  
只有辗转的时光才能记住，父辈们的  
辉煌  
如今她的步伐越发铿锵，昂扬的姿态  
和所有人一样跳动的脉搏，和历史同  
频，与时代共振

钒钛之都承载了这座城市的脊梁，不能  
忘记的是责任  
敢于面对的是不屈的未来。日夜流动的  
声音比江河还壮烈  
也以另一种存在告诉了世界，攀枝花正  
以青春的力量  
青春的涌动，青春的创造，见证笑容里

的明天和不远的未来

### 攀枝花树

一棵树成就了一座城，一座城洋溢在了  
一棵棵树的欢乐里  
在上、下坝村，村口永远的止步于历史  
的深层  
而一棵永久灵魂深处的花树，总会以另  
一种精神融入

我想绽放成一棵先开花后结果的树，扮  
美心情  
纷纷的叶子从嫩芽到吐绿，成了一幅属  
于她自己的风景  
花里的梦骄傲地笑着，她的心情是惬意  
和自豪的

所有的花瓣都是幸运的，她的颜色告诉  
了我们

成长是需要代价的。她的挺直的枝干  
以一种向天上伸展的姿态，点缀了两岸

不管初春还是炎夏，每一节点的变化  
都把味道写在了清晨和夜晚。只有幸福  
的人才能感受到



## 攀枝花，花团簇拥的城市

张文冀

请为寻觅配备准星  
去聚焦一丛树潇洒的情影  
请给关注设置走向  
去定位一簇花燃放意境  
请赋予脚步，全程踏青而行  
流连一座城馥郁和刚强的交相辉映

亚热带的丝绸之路，四季如春  
行进的序曲澎湃起火红  
在金沙江和雅砻江的结合部  
推演渡口的奇迹。音符驰骋  
震动英雄跃马险滩的衣襟  
赤色肌肤，吸引桃花的憧憬  
一座象牙微雕钢城  
一束钒钛光华，缤纷升腾  
拥抱山地拥抱整个世界  
拥抱，比天空还要浩大的梦  
即使睡着了，也在聆听  
掩映钢花的七彩号子，铿锵隽永  
多么陶醉的旋律，萦绕  
木棉树阳刚的秉性

桥和桥，楼和楼撰写的坚硬  
把路把街道寓意委婉地修辞  
雅江鱼，爬沙虫，羊肉米线  
摇曳味蕾的黄辣丁  
美味串连，坦然迤邐于  
三角梅三色堇四季海棠一品红  
种植者们的手掌和田  
铁树开花了，缄默地幸庆  
汗水如玫瑰一样闪烁着爱情  
喜雨淋漓，城市渐次把英名结晶

一颗明珠，信步于万花丛中  
初心淬炼出的饱满  
与日月同辉。铮铮钢锭  
携带芬芳将一种精神峥嵘  
而内方外圆，就是规正  
就是攀枝花盛开的阵容  
有声有色地锻造历史  
镌刻未来。金秋染惠风  
送来四面八方的品味  
留念吧，花团簇拥的背景  
会让赏心悦目——情有独钟

本栏责编：沙梦成

## 乐府诗中的“梅”意象

于素香

以植物意象入诗，在中国古代很普遍，《诗经》中就已有大量植物入诗的篇目。《乐府诗集》中也有大量的植物入诗，梅即是其中之一。梅是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产物，它自身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与隽永的审美魅力，素来为诗歌所钟爱。乐府诗中的梅不同于“莲”、“芙蓉”之类的花木意象，“莲”、“芙蓉”等具有鲜明的民歌特色，活泼而多有世间小儿女的“俗”味，“梅”却不是这样，它往往是清雅脱俗的化身，气质高逸、品格高洁。大部分有梅出现的乐府诗出自文人的手笔，属文人乐府诗，据笔者粗略统计，《乐府诗集》中存有“梅”的意象约七十多处，它们有着不同的作用。

一、自然之梅传达出高洁素雅、清香悠长的审美情趣

梅花花开时节一般是在冬春之交。还在寒风凛冽、冰天雪地之时，早梅便傲然怒放了，仿佛在笑冬的末日，迎接春的到来。因此，她在诗中成为报春的天使、坚贞的化身，也正因如此，梅得到了冠绝群芳的清誉。梅花开了就预示着春天来了，梅花早已成为春的标志，越是映着冰雪，越显出梅花的品格来，所以梅花诗多与霜雪有着紧密的联系，使得霜雪这些自然现象生气浮动，梅在霜雪中也更见清雅高洁，它们互相映衬，彼此更增情韵。

腊月正月早惊春，众花未发梅花新。……杨柳条青楼上轻，梅花色白雪中

明。……

（《梅花落》陈·江总）<sup>①</sup>

洁白的梅花，与雪一样纯洁，故常与雪一同出现，如同淡妆素服的美人自皎洁如霜的月光中迎面而来，其气质之雅洁岂是其他艳丽的浮花浪蕊可比？因为梅花的素淡之美既有着不同流俗的山中高士性格，又有着“灯火阑珊处”绝世佳人的寂寞清韵，故明人高启《梅花》诗中有“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一联，后来《红楼梦》中套用此意，用“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来表达宝玉的心境。所以如山中高士的宝钗要姓薛，本是灵河岸上绛珠仙草的世外仙姝——黛玉一定要姓林，到此方悟雪芹之匠心高妙。

只同霜雪一样雅素，还不足以让人如此心动，梅之美还在于它香气清幽，绵远悠长，沁人心脾。芳气袭人也是让人不忍释怀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影桃蹊色，风吹梅迳香。

（《芳树》南朝陈·顾野王）

中庭一树梅，寒多叶未开。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来。

（《梅花落》南朝陈·苏子卿）

梅又常常与其他花木一起合用在诗中，例如，梅常与柳同时出现，互相映衬，更增情韵。有时是因为两种植物象征两个季节，梅与柳共现暗示季节的变换，岁月的更迭；有时只是追求景致的多彩多姿；梅花的红白

与柳叶的翠绿相对照，色彩更鲜明，梅枝的傲然挺立与垂柳的袅娜依人刚柔相济，相得益彰，正符合典型的东方审美标准，共同组成多彩艳丽的完整春景。

乐府诗中并不计较各种花木是否当令，自然中的植物是否能在一个季节开花，这就犹如中国的写意画，可以把梅兰荷菊置于同一幅画中，得其意足矣，不求其形真，不像西方的写实画法，连比例和光影都不容错分毫。

梅始发，柳始青。泛舟舳，齐棹惊。

（《春日行》南朝宋·鲍照）

上林通建章，杂树遍林芳。日影桃蹊色，风吹梅迳香。幽山桂叶落，驰道柳条长。折荣疑路远，用表莫相忘。

（《芳树》南朝陈·顾野王）

在古朴自然中又显类比之妙，梅与柳同处诗境，情境优美，尽显生命的蓬勃气息。

梅花不仅盛开时美丽，梅花凋零也成为春去的标志。梅花凋落的姿态也美，如云如霞，轻轻飞落，更显轻盈飘逸的气韵。如少女的翩翩风姿，轻盈翩然，人物动作体态优雅自如之美跃然而出。

早春的梅令人欢欣鼓舞，落梅寄托着作者或主人公的无奈与惆怅，而晚梅更多时候暗指青春时光的流逝。

倾晖引暮色，孤景流恩颜。梅歇春欲罢，期渡往不还。

（《幽兰》南朝宋·鲍照）

梅花落已尽，柳花随风散。叹我当春年，无人相要唤。

（《子夜四时歌·春歌》南朝·佚名）

梅花已落，寄托的青春时光也将随自然的春光而逝了，春来春去，物是人非，能无感于怀乎？

来时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归途淑气新。剡川今已远，魂梦暗相亲。

（《离别难》唐·佚名）

梅花的开与落成了物候变化的标志，岁月流逝的喟叹。

二、不同情感的梅意象渗透着婉曲复杂的难言心态

相思是咏梅的重要主题之一，它与莲一样成为古乐府诗中表达相思情意的主角。不过梅比莲更具广泛的相思意义。

1、梅意象表达了相思之怨，孤苦离别之情，颇具哀而不伤、绵远悠长的特点。

梁时流行乐府民歌，尤其是描写艳情的民歌，梁武帝本人就创作过这样的诗歌。

兰叶始满地，梅花已落枝。持此可怜意，摘以寄心知。

（《子夜四时歌·春歌》南朝梁·武帝）

作为宫廷诗人的江总，想象边塞生活的诗中也常用到梅，他想象边塞少春，边关荒凉，罕见梅花：

胡地少春来，三年惊落梅。……金铙且莫韵，玉笛幸徘徊。

（《梅花落》南朝陈·江总）

寄托男女相思是梅花常见的内容，梅花种植于多情的南国儿女的乡园中，便见证了南国儿女苦辣酸甜的情感历程。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千里，两小无嫌猜。

（《长干行》唐·李白）

有名的《长干行》中的梅就是起着这样的作用。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

（《西洲曲》）

折梅待佳人，共迎阳春月。

（《春歌》梁·王金珠）

腊月正月早惊春，众花未发梅花新。可怜芬芳临玉台，朝攀晚折还复开。长安少年多轻薄，两两常唱梅花落。满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金谷万株连绮蕙，梅花密处藏娇莺。桃李佳人欲相照，摘叶牵花来并笑。杨柳条青楼上轻，梅花色白雪中明。横笛短箫凄复切，谁知柏梁声不绝。

（《梅花落》南朝陈·江总）

庭中种的是梅，两小无猜时玩的是梅，

美人折的是梅，梅花开时见君，梅花落处曾歌舞，听过的是梅花曲，唱过的《梅花落》，我们的成长、相知、相守、相别、相思、想怨，梅花曾经见证，见梅如见君。

梅花常被用来言闺怨，因为梅花的美丽正与闺中女子有相似之处，梅的高出流俗在于她的高贵、纯洁、优雅，这符合了文人的审美要求和他们的雅趣。梅花开落，标示着春之来去，寂寞庭院纵是芳菲满园，却无人共赏，多好的花也寂寞地自开自落，花之孤寂恰如主人之凄清，更不用说韶华盛极之梅花生命的短促，正与妙龄主人所担心的一致：容颜不在，幸福易逝。

……今日玉庭梅，朝红暮成碧。……赠君泪潺湲，相思无断绝。妾有秦家镜，宝匣装珠玑。鉴来年二八，不记易阴晖。妾无光寂寂，委照影依依。今日特为赠，相识莫相违。

（《定情篇》唐·乔知之）

新岁芳梅树，繁花四面同。春风吹渐落，一夜几枝空。小如今如此，长城恨不穷。莫将辽海雪，来比后庭中。

（《梅花落》唐·刘方平）

以梅来寄托闺怨的乐府诗还有不少，鲍照《行路难十首》、陈后主的《梅花落》、温庭筠《三洲歌》等。但是，梅在相思闺怨诗中虽是主角，却也流于形式，时常作为简单的点缀出现。闺妇的愁思哀怨，似乎是可以抒情的，然而这类诗中所写的情只是诗中人物的情，并未完全融入作者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故尚未能进入物我情景交融的境界。

2、梅意象寄托了游子思乡之情，羁旅行役之叹，颇具深刻的感染力。

梅是家园的象征，在外漂泊的游子，对梅的感情是温馨与悲凉的复杂混合。

来时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归途淑于素香：乐府诗中的“梅”意象气新。剡川今已远，魂梦暗相亲。

（《离别难》唐·佚名）

正因为梅对物候变化感受明显，梅开梅

落，春来春去，年去岁来，游子却不归，漂泊在外的人想家时也先想到了庭前的梅花，因为梅见证了他们的亲情、友情、爱情。梅开时节，他们曾在梅边树下共享良辰，也是在梅下他们执手相看婆娑泪眼，看着他渐行渐远，梅含蕴了多少离愁别绪啊！

朝朝候归信，日日登高台。行人未去植庭梅，别来三见庭花开。庭花开尽复几时，春光骀荡阻佳期。愁来望远烟尘隔，空怜绿鬓风吹白，何当归见远行客。

（《望远曲》唐·孟郊）

梅在故乡记忆中是多么美好的一页啊，它成了思乡之情的寄托。梅花盛开谁与共赏，梅花凋零谁与共伤，梅是思人忧伤情感的见证。

此别难重陈，花深复变人。来时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归途淑气新。剡川今已远，魂梦暗相亲。

（《离别难》唐·佚名）

不只梅花是离人心中温暖家乡的象征，梅实也让行客伤感。青梅的酸涩味道很容易让人想起不幸的命运，更与别离时刻的苦涩心情相似。

伤禽恶弦惊，倦客恶离声。离声断客情，宾御皆涕零。涕零心断绝，将去复还诀。……野风吹草木，行子心肠断。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丝竹徒满座，忧人不解颜。长歌欲自慰，弥起长恨端。

（《东门行》南朝宋·鲍照）

梅花是那么美好，它不仅牵挽着相思的情丝，也常常出现在更多离人的梦里，牵扯着游子的乡情。梅意象往往成为游子们思乡怀国的寄托，不时出现的乡愁如同梅花的淡淡香味，淡而味浓，久而弥笃。生在南国却远在他乡的才子将士们，家乡的园中一定有不少梅花吧，因此梅又常常出现在游子的梦里、吹奏的曲中。这一类诗中，梅被赋予了更新、更深的东西，可以说是向前迈进了一步。

梅与边庭将士的关系尤为紧密，长年戍

边的征人，思乡情切，故乡一景一物都成了他们的牵挂，他们与家乡亲人数着梅花的一次次开落，感春思归，梅与征人的感情是剪不断理还乱的。

征夫从远役，归望绝云端。蓑笠城踰坏，桑落梅初寒。雪夜然烽湿，冰朝饮马难。寂寂长安信，谁念客衣单。

（《成连》隋·辛德源）

塞北江南共一家，何须泪落怨黄沙。春酒半酣千日醉，庭前还有落梅花。

（《太和·第四》唐·佚名）

梅也成为专门曲调，常被用来表达乡关之思，这在《乐府诗集》中很多。寒塞无因见落·梅，胡人吹入笛声来。

（《塞下曲》唐·僧皎然）

从军玉门道，逐虏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

（《从军行》唐·李白）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听唱新翻《杨柳枝》。

（《春莺啭》唐·刘禹锡）

在表现乡愁的诗中，梅的象征性意义有了推进，从中我们能看出作者有意识地运用艺术技巧来写梅，并且将梅作为直接和主要的吟咏对象，较之前人只把它作为烘托或陪衬之景，无疑是一种进步。

3、梅意象传达出颂赞国家太平，物阜民欢的政治含义，成为维护礼乐文明和阶级统治的用品。

可以作为调味品的梅，平常而普通，是古代百姓日常生活的常用品，所以渐渐有了“平民”的含义，成了“社稷”的代表；与祭祀发生关联进一步与庙堂政治联系起来，在《乐府诗集·燕射歌辞》中“梅”具有严肃的政治意义。

礼乐既正，神人所以和。玉帛有序，志欲静干戈。……如和鼎实，有寄于盐梅。君臣一体，可以静氛埃。得人则治，何世无奇才。

（《商调曲》南北朝·庾信）

养身必敬礼食昭，时和岁阜庶物饶。盐梅既济鼎铉调，特以肤腊加臄臄，威仪济济懋皇朝。

（《食举歌》南北朝·庾信）

梅亦用于帝王之家的颂世之作。这类诗一般是奉制而作，旨在颂圣，赞美太平盛世。梅在这种诗中主要起渲染庄严或喜庆气氛的作用，以体现帝王将相与民同乐的和乐气氛。

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大德不官逢道泰，天长地久属年丰。

（《大酺乐》唐·杜审言）

三、用多种描写寄托人格理想，标立高尚纯洁的精神世界

梅花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是因为她超脱凡俗，不与众芳争春的品格。梅是超脱于世俗的逸品，这时她是神仙；梅有着冰魄雪魂，能在冰天雪地傲然吐蕊，这时她是勇士。梅花在诗歌中向来是高洁的象征，它代表了正直的文人鹤立于混沌的尘俗之外，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梅花不畏严寒、卓然独放的内在品格与有着铮铮傲骨的正直文人何其相似，鲍照、吴均就是有着这样品格的诗人。

花落结子，青梅果实特有的酸苦往往和人的悲苦命运有着共同的凄凉意味。鲍照命运不济，常常想到梅子酸苦，他诗中的梅子常常是酸涩的。

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

（《代挽歌》南朝宋·鲍照）

这首诗中的“梅”指的就是梅的果实。梅子青时味道又酸又涩，因此后来当诗中每写世道艰难、生活不如意、命运坎坷之时，青梅就是失意的文人、不遇的寒士坎坷命运的象征。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风飙，徒有霜华无霜质。

（《梅花落》南朝宋·鲍照）

隆冬十二月，寒风西北吹。独有梅花落，飘荡不依枝。流连逐霜彩，散漫下冰澌。何当与春日，共映芙蓉池。

（《梅花落》南朝梁·吴均）

以上两首诗写出了寒士的清高、孤寂，独立不群的峻洁人格，与失意被弃时的辛酸与高傲。

“独有梅花落，飘荡不依枝。”，此时的文人乐府诗已经开始或多或少地把握梅花的品格与整体气质，试图将梅花人格化，但尚未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

“食檠不易食梅难，檠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别之为难，苦在心兮酸在肝。”

（《生别离》唐·白居易）

从“梅酸檠苦”中，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愁肠百结、早生华发的诗人，其才子不遇、英雄末路之悲怆，感人肺腑。

适闻梅作花，花落已成子。杜鹃绕林啼，思从心下起。

（《孟珠》魏晋·佚名）

锦雉双飞梅结子，平春远绿窗中起。……绮户雕楹长若此，韶光岁岁如归来。

（《吴苑行》唐·温庭筠）

梅子黄时的江南常在雨中，因此这时的雨称为“梅雨”，这个季节叫“黄梅时节”或“梅雨季节”。

梅黄雨细麦秋轻，枫树萧萧江水平。

（《四时白纥歌·江都夏》隋·炀帝）

青草湖中万里程，黄梅雨里一人行。愁见滩头夜泊处，风翻暗浪打船声。

（《浪淘沙》唐·白居易）

梅雨时节烟树朦胧，细雨如愁，那凄冷、伤感的美与作者的心绪交织在一起，更添哀伤。

综观《乐府诗集》中的梅意象，数量并不繁盛，多数情况下梅还没有成为咏物诗中的主体，在诗中只是起着衬托、比喻、修饰性的作用，缺乏兴寄，并无特殊意义。尤其

在大多六朝写景诗中，如桃、李、柳等一样，梅只是一种普通的植物。梅真正作为具有生命力的意象被开掘还是在后世诗作中。尤其到了宋代，大量的咏梅诗出现，使人们对于梅花美的认识不断深入，梅花的地位也得到提升。人们的目光不仅停留于梅花外在之美，还更多着眼于其整体的气质与品格，从而使作为意象的梅花越来越具有人格情操和象征意蕴。《乐府诗集》中的梅已初步具有相思、闺怨、思乡、伤别等含义，尤其是梅与边关的联系就是从这时建立的。鲍照、吴均等诗人对咏梅诗的贡献在于他们发现并赋予了梅超出相思闺怨意义之外的深层人格意蕴，他们的托物言志诗虽然只是少量的，但借梅抒怀，咏物言情的现象在这类诗中已初露端倪，使后人得到启示，才有了后来对梅的人格意义的深度开掘，他们的咏梅诗促进了梅的人格化过程，使梅这一意象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步入了文学作品中清高雅韵的盟主地位，从此专门咏梅以抒情寄怀的现象渐渐开始了。

#### [注 释]

①本文所引诗句均出自(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 [参考文献]

[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王运熙.乐府诗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罗根泽.乐府文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归青.论体物潮流对宫体诗成形的影响——宫体诗渊源论之一[J].上海大学学报，2004(4).

责任编辑：管夏平

· 微小说 ·

## 梅绽深山

攀枝花市第三中学高二 二五届六班 陈麒名

那是个山谷中的小镇，“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或许就是这样。但这般的安闲还要从镇子后的青山上说起——只见那绿树婆娑，人影斑驳，孩童嬉笑，传响云霄。

小镇最初也不过是个不太富饶的小镇，里面家家户户只能说是能填饱肚子，别说什么享受了，以至于多数年轻人外出创业，结果便是小镇越来越穷。上一任镇长没有什么大作为——我父亲便调了过来。

起初当然是一筹莫展，正当父亲无计可出时，我结识了一位好友——阿梅，大家都叫她梅姑娘。梅姑娘爱种莓子，经常到后山摘她的树莓。父亲偶然间发现了那片红艳艳的小天地，便下定决心，号召全镇居民来种这种莓子。

小镇青山绿水，这种红树莓又不大挑环境，转眼间屋前房后的青山都多了几点斑驳的红色。有时遇见一些“技术难题”，梅姑娘可有大用场了，转眼就成了小镇有名的树莓种植专家。梅姑娘告诉我，她大学便学的这个，就想回到这片故土来发展，还好我父亲看好她，才使得一身的劲儿使了出来。“我仍觉得，去外面奋斗打拼，是为了帮家乡摆脱贫困，而不是摆脱贫困的家乡。”她如此说道。

四六月，土暴动，伴着葱翠的叶，绯红的宝玉缀于叶中，一眼望去，绿红交错，似油墨泼随手一泼，满山遍野似妙笔；迫而察之，若天倾倒的情谊伏身吻过山头。山里的阳光太烈了，将尘埃扯成雾一般，果山像伏在波浪里，就像那雾海中的海岛；山坡上，不必多言，你且看乡亲们热忱的双眼——几十年，几代人在这片山头

劳作，一年又一年，匆匆过夏天。人们的辛勤劳作，终得报果，风徐徐而过，那晶亮的莓子笑了，那晶亮的眸子弯了，蒙尘的小镇晶晶亮了。

莓子笑得红艳艳，运出大山啦，运去远处啦，一批一批，运回来好东西啦！镇里的人们也笑得红艳艳，笑得大声啊，山谷中好像也有回音啦！阿梅都落泪了，那一滴一滴的，落在莓子上，像神秘的文字一般，像不凋的冬树一般。阿梅说，她太高兴了，多久了啊，多少乡亲都老了，多少姑娘都变成阿婆了，现在，中年的，青年的，甚至孩童们，都来帮忙种莓子，多少人的幻梦啊，终于成了……终于成了……

小镇充满欢声笑语，不曾想，这个小镇曾经是什么样的呢？上代人留下的遗憾，这代人努力的成果，终于在今天，长成了层层叠叠的青翠绿意。

“阿——梅！”我对着山上的她喊着。

她笑着回望我，听着山谷中阵阵的回音。

“吃莓——子啦！”声音传响青云间。

### 点评：

这篇小小说以纯熟的妙笔抒写了深山中的桃源世界：写至美真善的人事，讲述一枝坚韧的新梅如何让念念不忘的故土绽放出遍山的红色；写新苗破土、青叶抽芽、红果挂枝，深山美景如画卷般徐徐铺展。信手拈来的比喻一如红梅缀雪，美不胜收。作者文思敏捷，行文流利，故事至结尾空山传响，余音袅袅。

微型小说的创作难在极短的篇幅之内容纳丰富的内容，如同《核舟记》中的微雕工艺，要精、密、巧、工。在这篇小说中，梅、莓、红莓构成了巧妙的互文，如同织锦的布匹，经纬交错，针脚细密，挂满深山的红莓，也是一朵红梅生命姿态的具像；工，是切题的利落，寥寥数笔即勾勒出小镇面貌，是收束的有力，青云间的声响余韵无穷；巧，是语言的精妙，出神入化的修辞信手拈来，诗意翩跹，句式灵动，不拘一格，令人拍手称叹。

（攀枝花市三中教师 张鑫吉）

· 散文 ·

## 星空露营地真是个好地方啊

攀枝花市花城外国语学校四年级九班 马语含

我的家乡攀枝花冬暖夏凉,非常适合搭帐篷露营,夏天来看星星、冬天来晒太阳。我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么个好地方——星空露营地。

往攀枝花飞机场开车不到半个小时就能达到,下车后能俯瞰整个炳三区。星空露营地很大,有一片人工湖,湖中央有个呐喊喷泉,不管你是快乐地大喊,还是愤怒地嚎叫,只要你声音够大,就喷能出冲天水柱。人工湖旁边还有一条风车长廊,里面栽满了各种各样的多肉植物,有长得像毛毛虫一样的“钱串子”,有像长得像粉珍珠一样的“桃蛋”,还有长得像冬瓜糖一样的“冰玉”,真是让我感觉美丽又“好吃”的样子。

我最喜欢夏天的星空露营地,那里最适合乘凉了。把帐篷好搭后,一边吃着烧烤,一边在草地上看星星,还有美妙动听的演唱会呢。晚上睡觉时还可以躲在帐篷里,听听小动物们在说什么,猜猜小鸟今天飞哪里去玩了,小蚂蚁找到了什么样的食物。

冬天的星空露营地真暖和啊!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绿绿的地草。我和我的朋友们

在草地上打滚、聊天,追赶小狗,晒着太阳,是多么的开心啊!有时,一架飞机从天空划过,还会留下一条云痕,刚好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这么美的地方,难道你们还不想来露营吗?”

### 点评:

小作者善于观察与体验生活,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文章开篇点题,引出下文,文章主体部分行文流畅,结构层次分明,文章结尾处的反问句别出心裁,达到了对读者发出了热情邀请的效果,在同龄人中,已算优秀完整之作。

小学四年级正是初步试作一篇完整作文的阶段,这一时期,突然增加的作文作业,容易让学生为写作而写作,导致写出来的作文视野狭窄,内容空乏,情感虚假;此外,学生们会接触大量的范文,这些范文大都精致、完美,有助于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认知,但也容易导致孩子们刻意仿制,从而失去了儿童应有的纯真。

马语含同学这篇作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亲身经历,以儿童的心态,儿童的视角,儿童的想象结构全文,不论是开篇对星空露营地移步换景式的介绍,还是接下来对夏、冬两季星空露营地不同特征的具体描述,都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而真实的细节描写,又让文章极富感染力,使攀枝花四季变换下的星空露营地姿态各异的美好真实可感、栩栩如生。

(攀枝花市花城外国语学校教师 伍怡橙)

· 诗歌 ·

## 青春

四川省彭州中学高一十三班 张敦奎

烈日下,  
蓝花楹洋洋洒洒,  
眷恋的盛夏,  
早已融入浅紫的梦乡。

叶间罅隙落下一束束  
的光晕,如辰星,  
渺小又耀眼。  
它们属于每一只暂息的  
鸟儿,偌大又辉煌。  
无论晴雨,  
抚动花间的淡雾,  
一朵又一朵,  
在树梢暗影处跳动。



伸手，  
却只留下他方的雨露，  
让我久久抬眸。

### 点评：

烈日下的蓝花楹，如梦如幻，典雅高贵。它，既散发着浪漫热烈的青春气息，也有着忧郁而宁静的清雅之美。这，就是我在阅读张敦奎同学的诗歌《青春》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洋洋洒洒的诗意。

这是一首短小而精美，值得细细品读的好

诗。首先，它的画面感极强，在镜头的推远或拉近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蓝花楹由外及内的“淡雾”、“雨露”以及夏天盛大而蓬勃的青春之美；其次，诗虽短小，但内在的气息却丰沛而绵长，仿佛清澈的溪流带着或欢快，或忧郁的“音乐之声”蜿蜒而去。

多读经典，多写，多推敲文字内在的逻辑是否成立，在收放，在用词的准确性上多下功夫，相信张敦奎同学今后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完美”的好诗来！

（攀枝花市作家 孙其安）

· 诗歌 ·

## 觅

江苏宿迁泗洪姜堰高级中学高三一班 乔镜伊

清晨的黎明带来山际的讯息  
你睁开睡眠  
打着哈欠  
说星河藏在了那边的山巅

午后的繁花挽住炎夏的热烈  
你半闭双眼  
微皱鼻尖  
说清风陷进了热浪的缠绵

傍晚的彩霞染遍落崖旷野  
你微醺双眼  
宁心缱绻  
说夕阳躲入了过往的云烟

夜半的萤火辗转林梢流连  
你轻合倦眼  
感怀思念  
我说新月升起于你的眉间

### 点评：

乔镜伊同学的这首诗，以“觅”字为题，显然，诗中的“你”是在“寻寻觅觅”中向读者走来的。那么，“你”究竟觅到了什么呢？

从“清晨的黎明”到“炎夏”的“午后”，再到“傍晚”与“夜半”，仿佛那个“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或“你”正款款而来。

有些忧郁，有些慵懒，又不乏浪漫的情怀。你是觅到了“热烈”，还是觅到了“缠绵”，又或是觅到了升起于你眉间的“新月”？然而这一切又都在转瞬间成为了“云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不断地得到和失去中成长，又在不断地失去和得到中见证人生。

诗无达诂。那个“你”所要寻觅的或许是另一种不为人知的“言外之意”，一场轰轰烈烈的“高山流水”。

乔镜伊同学的这首诗，条理非常清晰，结构非常完整，正因为如此，我反而读出了某种“暮气”，也就是，太中规中矩了，反而不及那些来得鲜活甚至近乎“野蛮”的言说方式。因为诗歌写作更需要的是一种对于语言的“冒犯”，是对语言边界的不断“扩张”。

（攀枝花市作家 孙其安）

责任编辑：管夏平

## 词三首

### 卜算子·书山

邓明莉

非为揽风情，非为闲无事。过尽千山方知晓，高处书峰伟。  
才邀杜少陵，又遇青莲李，最喜当年润之词，意至河山沸。

### 临江仙·旧友登山

张牛生

岳麓巍巍湘水岸，层层叠叠葱茏。南归候鸟越长空。惜曾伤远别，今又喜相逢。

嗟叹人生犹短暂，清秋几度枫红。霜虽染鬓更情浓。分明诸子梦，依系一亭风。

### 满江红·神墨碑林

(谱依岳飞体，韵依《词林正韵》)

方克逸

雄峙中原，展风采碑林神墨。文明溯，河图初鉴，洛书同识。诗圣忧民敲险韵，娥仙奔月思芳域。举名家珍品聚华堂，今眸拭。

得意醉，忘形极；流水畅，行云惚。恰升平盛世，纵横勾勒。飞鸟游天雷电戏，横舟踏浪身心力。贯钟情浩气更无前，长生色。

责任编辑：管夏平



▲《溪山观瀑》 纸本 96×180cm 伏虎

# 攀枝花文学

PANZHIHUA LITERATURE

主 管：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编 辑：《攀枝花文学》杂志社

本刊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公园路6号

电子信箱：pzhhzazhi@163.com

出版日期：逢单月20日

主 办：攀枝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 印 证：四川省刊内资第05—008号

电话号码：0812—3324435

邮 编：617000

印 刷：攀枝花日报社

(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